

文 牧惠

画 方成

与 纪晓岚 谈古论今

草堂随想



方成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草堂随想

文 牧惠
画 方成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纪晓岚谈古论今——草堂随想 / 牧惠文；方成画.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8
ISBN 7-218-04346-1

I.与... II.①牧... ②方... III.笔记小说 - 文学
评论 - 中国 - 清代 IV.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511 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张永齐 林小玲
版式设计	张永齐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1
字 数	100 000
插 图	66 幅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346-1/I·601
定 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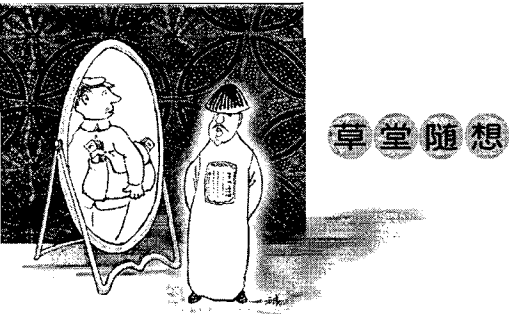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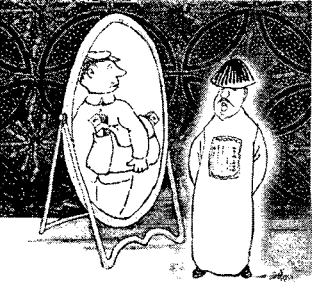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平反难
- 3 三八节新感
- 5 木偶官
- 7 该杀谁?
- 9 “特异功能”
- 11 曲线报仇
- 13 世情
- 15 你骂什么?
- 17 知足常乐
- 19 论因果
- 21 罢工的记录
- 22 死得糊涂
- 24 读原著
- 26 活学活用
- 28 放屁安狗心
- 30 明公案
- 32 谁信谁傻
- 33 龙种由来确杳冥
- 35 执法难公?



- 37 斗,还是不斗?
- 39 不必考证
- 41 另一种逻辑
- 43 人而狐者
- 45 好人难做
- 47 正直与聪明
- 49 说鳖宝
- 51 论株连
- 54 没嘴说自家
- 57 人走茶未必就凉
- 59 礼教吃人
- 61 老道士的是非
- 62 谁害杀“小皇帝”?
- 64 藏书与毁书
- 66 大快人心
- 68 “扩大化”
- 70 八媚九儒十丐
- 72 窃贼种种
- 76 长随的笔记本
- 78 法官的梦
- 80 盗泉可饮

- 82 为盗之“道”
- 84 没人信的寓言
- 86 吹毛求疵
- 88 此盗之道可疑
- 90 王法与人情
- 92 吃斋与放生
- 95 “学问”？
- 97 权威讲假话
- 98 都糊涂
- 99 纪氏论造反有理
- 101 拆穿伪科学
- 102 第廿五孝
- 104 礼法培养出畸人
- 106 刑讯有罪
- 108 谬哉此论
- 109 鬼均居住面积
- 110 又一位麻旦旦
- 112 说诚信
- 114 论谀墓词
- 117 “四陪”小姐
- 119 论微服私访



草堂随想

- 122 谁狗屁不通?
- 124 狐怕狐?
- 126 联想到潘金莲
- 128 两种历史观
- 130 可以闭户?
- 132 对着韩信说党进
- 134 屈死莫告状?
- 136 业镜
- 138 大骗子与小骗子
- 140 盲婚之苦
- 142 级别拜物教
- 144 瞎编
- 145 无异食人生番
- 146 重在表现
- 147 包二奶与妓女
- 149 向苏小小取点经
- 150 批评的效果
- 152 四救四不救
- 154 “官”字两个口
- 156 与盗和平共处
- 158 鬼差的“工作餐”

- 160 臭男人总有理
- 161 奴隶的抗议
- 163 理学家之伪
- 166 怕的是没权监督
- 168 从拨房扯到评奖
- 171 世态炎凉今与昔
- 173 岂止远庖厨
- 175 食文化的“兽化”
- 177 狗的友谊
- 179 沧州老酒今何在?
- 181 阅世
- 184 怪问题
- 187 杨义抬杠
- 189 妙联一束
- 192 小人福君子论
- 194 恶作剧的狐
- 196 人与兽的交流
- 198 勾心斗角
- 200 至理名言
- 202 编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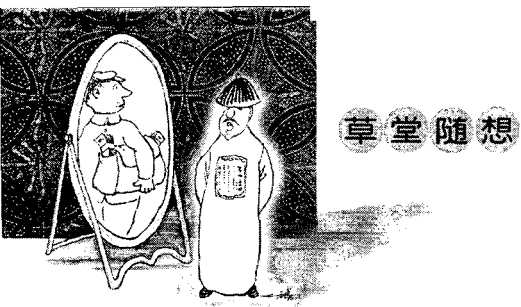
平反难

县令明某,很想平反一桩冤案,但又担心上司不答应。犹豫不决中,他委托同狐仙交上朋友的门生王半仙去找狐仙请教。狐仙说:“当父母官,只能查问老百姓冤不冤,不该考虑上司答应不答应。他不记得总督李卫给他讲的故事了吗?”

直隶总督李卫在没当大官时,曾同一道士一块乘船过江。在船上,一乘客同摆渡的吵得厉害。道士说:“小命即将不保,还为几文钱过渡费跟人吵架!”那乘客果然马上被帆脚绊倒,跌到江里淹死了。李卫很惊异。船到江心,狂风大作,眼看渡船失去控制要翻。道士念了几句咒语,结果风平浪静,平安无事。李卫谢道士救命之恩。道士说:“刚才那位是命该如此,我救不了他。你是贵人命大,我不能不救。不必谢。”接着还对李卫讲了一番为人必须安命,当官后则应首先想到国计民生的利害,不能安命的大道理:《论语》不是对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评价吗?诸葛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情的成败利钝很难预料,希望你明白这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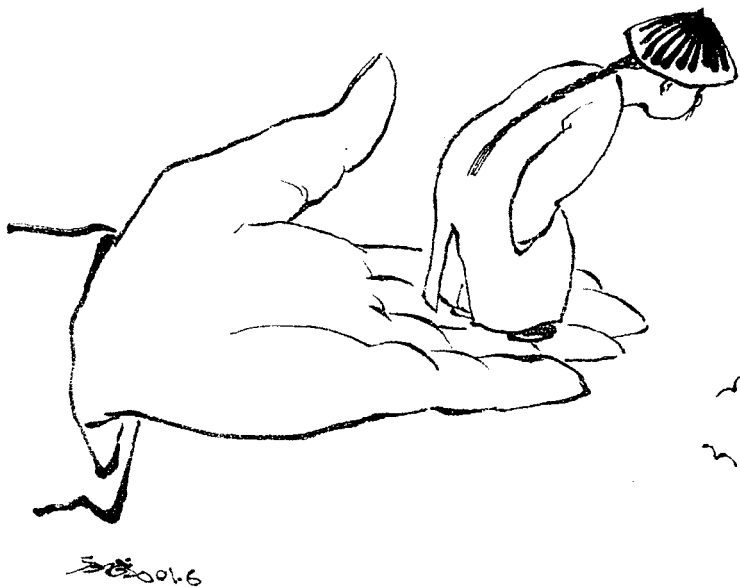
明某曾听李卫说过这段故事。他不明白的是,狐仙从什么渠道知道有这回事?

纪晓岚没有告诉我们,明某是否因此下决心平反那桩冤案,结果如何。以今推古,明某即使果然主持公道,那结果多半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能使他担心上司不答应因而犹豫不决的平反,肯定不是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官司,而是一位官员(很可能是比他官大势力雄厚又拿了“红包”的官员)所



蓄意制造的。只要他下决心着手平反,电话、条子和反对的会纷纷前来反对,几乎把门挤破。阻力何止上司一人?拖上十年八年仍平不了反是平常事。假如他仍坚持,好的结局是调走,更糟的是被“灭”掉。我看,这就是纪晓岚戛然而止不肯说下去的原因。

也就是因此,很多人都敬佩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三八节新感

三八节，刚好又读到草堂主人纪晓岚那段贬损妇女的笔记。

雍正壬子(1731)年，一个婆媳从来没吵过嘴的家庭里，媳妇突然被雷电击毙，她丈夫也被电烤得全身焦黑。丈夫大哭着对女尸说：“我脾气不好，同母亲吵过架；你只不过私下发点牢骚，哭诉郁闷，干吗雷电竞冲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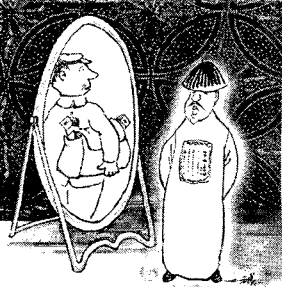
纪晓岚的结论是：这就叫“律重主谋”。言外之意，丈夫同母亲吵架，指使者是发牢骚的媳妇。

鲁迅曾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中国的‘圣人之徒’……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政对待宝玉，便是那时父子关系的典型写照。把鲁迅这段话的“父”字改成“婆”字，“子”字改成“媳”字，完全适用于对纪晓岚认识。在这里，媳妇发的牢骚是对是错，哭诉郁闷是否等于扭着丈夫的耳朵命令他替她出一口气教训教训老虔婆，根本不必查明。

幸亏我们今天已经走出这个时代，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批评纪晓岚。

不幸的是鲁迅这段话还未过时，只是“父子”二字得换成别的字眼。

草堂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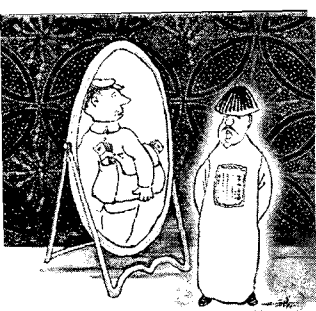


木偶官

讲的是阎王会见一位清官的故事。

一位官员穿着公服，昂然地进阎王殿，对阎王说：“我到哪儿都只饮一杯水，问心无愧。”阎王笑着说：“当官的理当为百姓办事，如果说，不贪财的就是好官，木偶连水也不喝，让它当官，岂不比您更胜一筹？”官辩曰：“我虽无功，也无罪。”阎王一一指出他为了自保而不敢平冤狱等等过失，“无功即有罪矣”！把这位官员抢白得局促不安。阎王又笑着安慰他：“也难怪你这样傲气，平心而论，你还算得上是三四等的好官，下辈子还会有官做。”

不能说阎王此论有什么不公不妥。但是，阎王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除了贪官污吏和无所作为的庸官之外，还有一种老百姓特别害怕、特别讨厌的“有所作为”的官。他们上任伊始，就提出“树大目标，干大事业，做大贡献，上新台阶，大干快上”之类口号。于是在城里花大把大把的钱搞大建筑，搞假古董，以为这就是政绩。更可怕的是，他们在农村里搞的“富民工程”：今年下令种烟种棉花，转身又说种苹果可以发财，然后又变主意改种葡萄，或强令村村办企业，不听令者罚。据说这叫“逼民致富”，那结果统统是劳民伤财，“逼民更穷”。有这种遭遇的农民说，最好上面少管他们的事，越少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主选举，木偶得的票数肯定最多。



草堂随想

纪晓岚把只喝一杯水而不干实事的官评为三四等的好官，可谓公平。那些逼人“大干快上”的官，为了自己的政绩而不惜把老百姓的钱打水漂，他们喝的远远不止一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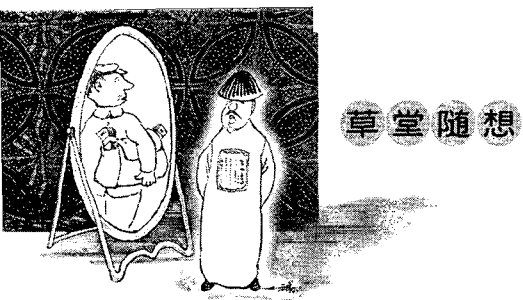


该杀谁？

一位道士在荒山野岭中，把一位漂亮的小姐按在大石块上要挖她的心，小姐大声呼叫救命。正好路过的军官赶上前去把小姐救了。道士说他要杀的是吃人的妖精，埋怨军官不该放走害人精。并说，你怜惜一条猛虎的命，放虎归山，不知丛林深处又有多少麋鹿要遭殃了！

刚刚读完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山西文学》2001年第三期），我于是颇怀疑这位道士是否又在捣鬼。王友琴记录下许许多多被种种手段打死的人，打者无不以革命的名义，其实被打杀者并无一个反革命。前不久报上登出一则未必很新的新闻，一位小姐在发廊静坐，忽然祸从天降，被指为卖淫。“捉奸捉双”，嫖客何在？虽然逼供不成，她这卖淫女当定了。经多方营救，幸亏这位小姐仍保留着处女膜，反复检查两次，医生都证明她仍是处女后，才得死里逃生。假如小姐已经结婚或没了处女膜，她死定了！这是什么禽兽逻辑？“道士”们更无道理仍振振有词地杀人、拘人、打人的事，车载斗量。放虎归山云云，纯属找台阶下的遁词，要说麋鹿，那位小姐就是。军官干的是见义勇为的好事。

纪晓岚解释说，这是一则寓言，用来阐明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道理。那位军官自以为是救人积阴德。有的人也称这种人为忠厚长者。其实他们对被欺凌的老百姓被迫出卖妻子儿女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忠厚”个屁！纪晓岚把这位美丽的小姐比做贪官酷吏，当然



“除恶务尽”有理。试问，假如真的是贪官酷吏，为什么不付诸法律，明正典刑，却在荒山野岭里杀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侠小说之类，全是在法制极不健全甚至“失踪”的情况下，小民们喜欢服用的一种“舒乐安定”。



“特异功能”

纪晓岚小时在外祖父家见过一位术士变戏法：把酒杯放在桌上，用手一拍，杯竟陷进桌里，杯口和桌面一般平，但桌板下却摸不着杯底。过一会儿，术士把酒杯取出来，桌面完整如初。术士又把一碗脍鱼抛向空中，不知去向。大家请他取回。他说不行，因为这碗鱼已进了书室画柜的抽屉里了，劳驾你们去取出来吧。书室放着很多古董，一直锁得很严实；而且那抽屉才二寸高，碗却高三四寸，怎么放得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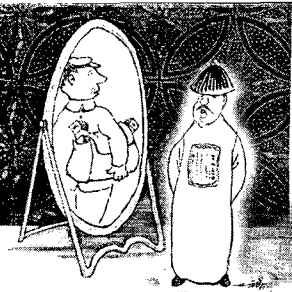
人们姑妄找钥匙打开门查看，只见鱼碗放在桌子上，里面放着五只佛手，而抽屉里原来放佛手的盘却装着脍鱼。

纪晓岚认为这是一种搬运术，从理论上讲不通，却有人能做到，而且这类事还不少见。他是相信狐仙山魅那套迷信邪说的，因此推理说，既然狐仙山魅可以随便偷东西，而术士又能治狐仙山魅，他们当然可以驱使狐仙山魅帮忙干这类事了。这无疑是瞎说。他把魔术当真了。

古人毕竟老实。纪晓岚迷信不假，但没有打出科学旗号惑众。魔术师不告诉大家谜底，纯属职业需要，他却不曾自称拥有什么“特异功能”，借这套把戏赚它几百万，买别墅并且一直骗到外国去。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九斤老太的叹息，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

草堂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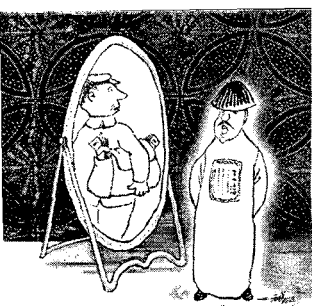


曲线报仇

《阅微草堂笔记》一连讲了两个可称之为“曲线报仇”的故事。

献县有一个常周济穷人的大款胡某。邻村张月坪有位艳丽的女儿，他一眼就看上了；但张月坪生性“固执迂阔”，肯定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当小老婆。于是胡某请张月坪来当家庭教师，对张家关怀备致，干了几件让张月坪很感激的事。一天，张月坪妻子带女儿回娘家，胡某派人将张家父子住房紧锁，纵火烧屋，把张月坪父子四人烧死，然后作震惊状，出钱为张家办丧事。从此，张家母女二人只好依附胡家过日子。不断有人为张女提婚，胡某总是找借口多方阻挠，张女始终嫁不出去。久了，胡某渐渐露出想娶张女为妾的意图。起初，张女坚决不肯，后来梦见父亲对她说：“你不答应嫁给他，我的志愿永远也实现不了！”张女这才答应嫁给胡某，生下儿子胡维华。不久张女病逝。胡维华长大后，聚众造反，失败后全家被杀，胡家从此绝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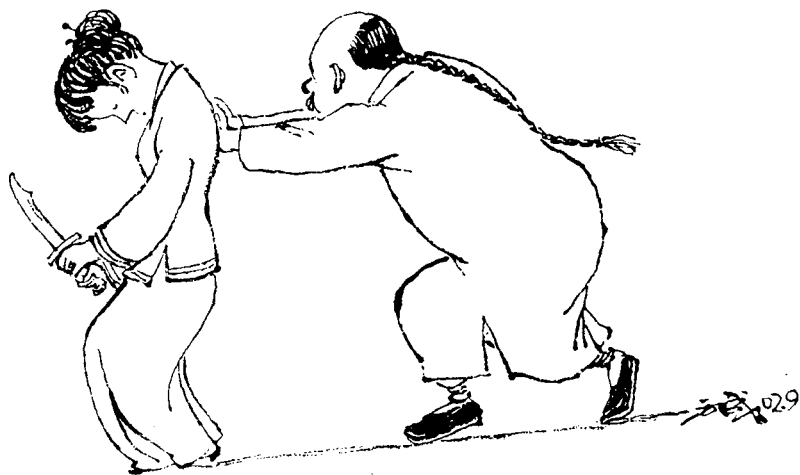
另一家的主人，把仆人夫妇折磨死，还把他们的女儿霸占了。这位女子机智灵巧，被霸占后对主子百依百顺，什么下流淫荡的事，只要主子高兴，她都肯干。人们都在背后骂她没心没肺，忘了报父母被虐杀的大仇。主子被她迷惑得言听计从。她让主子奢侈腐化，花掉家产七八成。她挑拨得主子兄弟反目，还不断地讲《水浒》故事，称赞宋江、柴进是英雄，鼓动主子结交江湖好汉，终于成了杀人犯被判死刑。在行刑那天，女子到父母坟前说：“父母啊，你们总在梦中骂我不争气，如今你们总该明白我的用心了吧！”这时，人们才明白过来。



草堂随想

这种报仇方式，纪晓岚居然叫好。所谓报仇，其前提是女人得别把自己当人，而仅仅是一种报仇的工具。否定《水浒》，混淆被迫害得只好上山当“匪”的良民同作奸犯科的坏人的区别，把造反说成绝对地坏，更不可取。顺便说一句，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轻视妇女的观点表现得很突出很频繁。电视剧里的纪晓岚纯属“戏说”。

今早在地摊上见署名纪晓岚写的对联一副：“池边写字师前辈，座右题铭律后生。”假如如此曲线报仇也算“铭”，那就糟了。对联当然是废品。



世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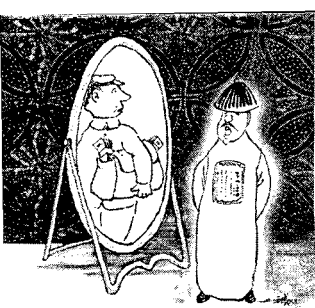
内阁学士永宁得了大病,精神极差。久治不愈,又找来一位医生。这位医生索取上一位医生开的药方,怎么也找不到。永宁认为是小丫环给撂到什么地方忘了,要她们去找,说如再找不到,就给她们一顿鞭子。

闭目养神之时,恍惚有人跪在灯下对他说:大人别责怪小丫头,药帖是我故意藏起来的。我就是你当臬台时平反得生的那个死囚。永宁问他何故把药帖藏起来。这人回答说,同行是冤家。医生往往总故意改用相反的药以显示自己高明。其实大人上回所服的药是对症的,只因为才服用了一剂,药力还不到。如果让这位医生看见上次的药帖,故意改用相反的药,就会耽误大人的病,所以我把药方藏起来了。永宁醒来后,明白这人其实是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于是对医生说药方找不到了,也不记得用的什么药,请他另开新方。这位医生诊病后,用的药果然跟前一药方相似。连服几剂,病就好了。

这是纪晓岚在乌鲁木齐听永宁亲口说的。纪晓岚说,这鬼可谓深明世情。

《红楼梦》里,秦可卿得病找来医生,诊病之后,一口咬定秦可卿的病给“那众位(太医)耽搁了”,吹了一通自己如何药到病除。这也是世情。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要说同行是冤家,当官这一行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把火往往是把过去官员们所做的事否定得七七八八,然后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



草堂随想

见成效”的“新点子”。你号召过种棉花致富，我下令改种烟叶；甚至彻底得把上任官员种下的树也拔掉另种“优良经济林”，不把老百姓折腾得饿肚皮就显不出他的魄力。这“药方”连鬼也无法帮忙藏，活该老百姓倒楣。



你骂什么？

一位艳丽的少妇，跨过邻家的短墙，同那家的年轻人幽会。为了避免事情暴露出丑，她起初瞎编了一个姓名。时间长了，感情深得难解难分，她估量年轻人不会抛弃她，于是说自己是荒菜园里的狐女。年轻人已被她迷住，哪里管她狐不狐。过了一段时间，少妇家忽然有狐仙在屋顶边扔瓦块边骂：“我在菜园里好长时间了，免不了干些抛砖掷石的淘气事惊动邻里，却从来不曾干过用淫荡的手段去勾引年轻人的事，你干吗假冒我、糟践我？”经狐仙那么一闹，这位少妇同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就暴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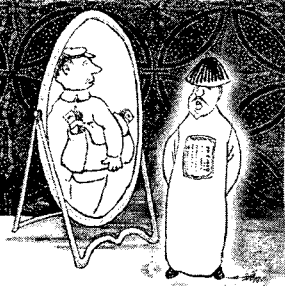
纪晓岚评论说：怪哉！事情往往是狐狸精冒称女人去勾引男人，这位少妇恰好相反，假冒狐狸精去勾引男人。人们把喜欢勾引男人的妇女比为狐狸精，其实狐仙比妇人的贞操强得多。

具体到故事中人，此狐贞于人可以成立；但是，按一般规律（这当然指的是人们传说中的事例，根本就不曾有什么狐狸精）来说，狐狸精的淫荡远远超过一般妇人（当然其中有相当一批对恋人极好、最少是无害的）。正因如此，那位少妇才有冒充狐仙的行动，那位年轻人才会相信她果然是狐仙。

那位骂人的狐狸听着：别人冒充狐固然不对；但是，你们狐类变成人形大干各种坏事，这个事实你总得承认吧？你们的名声早就由你们自己败坏完了，你骂什么！

这番话，不仅仅适用于此狐。

草堂隨想



知足常乐

献县韩老先生，生性刚正，事事都按礼法办。因此，乡里有什么祭祀这类事，大家一致推举他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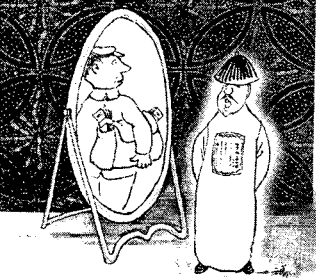
一天，韩老先生得病，昏昏沉沉中见一鬼对他称城隍爷传唤。韩老先生想，大概该死了，抗拒没用处，于是跟着进了一个衙门。神官翻检户籍后说：“因为同名同姓，把你弄来，搞错了。”说罢，把小鬼揍了二十板，让他赶快把韩老先生送回阳间。韩老先生气呼呼地质问道：“人命关天，你怎能派这种昏蛋去办这种事？如果你也糊里糊涂不查，我岂不是白白把命都送掉了？人们都说神灵聪明正直，这怎么解释？”傻冒韩老，似乎非给他赔偿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的精神损失不可。神果然笑着说：“都说你犟，一点不假。天体运行一年还有岁差，何况鬼神呢？有了错误能及时察觉，这就叫聪明，察觉了不文过饰非，这就叫正直。你根本不明白这层道理。考虑到你言行没有什么污点，这回先饶了你，以后千万别再暴躁狂妄了！”

韩老先生这才霍然醒(用的是文言，是苏醒还是醒悟，未明)来。

此神有霸气，下属办了差一点错夺人命的错事，还责备别人态度不好，官气可厌。在他们这种神官看来，人命小事，态度第一，什么人权之类，臭钱不值。但是，能做到“误而即觉”，“觉而不回护”，这种官就很不容易了。一桩冤案让人白坐十年八年乃至几十年牢的事，何止一桩两桩，千桩万桩。终于得到平反的只有送锦旗送牌匾“谢主隆恩”的份，敢像韩老先生那样放肆地发出质问吗？

这就叫“知足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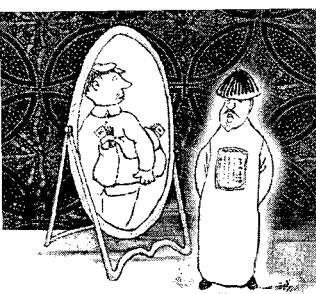
草堂隨想



论 因 果

两个人(纪晓岚为了把故事编得离奇,把其中一人说成是泥塑判官,置之不论)讨论对因果报应的看法。老儒林先生认为,按照圣贤的教导,一个人做好事,不应有要求好报的想法;否则,做好事成了一种人的欲望,就没价值了。佛家认为人积善犹如耕田,最终总会有收获。这种观点,不能为有道德的人所接受。对方说,你这种观点全是儒家的说法。可以用它来要求自己,却不能拿它来强求别人。刑赏制度之所以有,就是驱策人们慕赏而为善,畏刑而为善。如果动不动就责备人们为得到奖赏才做好事,为害怕刑罚而不敢干坏事,行得通吗?芸芸众生中,大部分都是平平凡凡的人,出类拔萃的是极少数。佛家的因果关系论,着重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教他们做善事,不应当用儒家那套理论来反对佛家的因果论。当然,那些和尚尼姑劝人布施,劝人持斋烧香,说这是行善,可以因此得福,否则就会造孽遭报应,当作别论。咱们不能因此否定因果论。

我比较同意后面这位“判官”的见解。曾记得初中毕业时,同学们中流行着纪念册热。买回一本用各种彩色好纸装订的册子,请老师和同学题词留念。其中不少人引用的赠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就同一心行善而别追求什么报应的“高级思想”差不多。办了善事,不图善报的境界颇高。但是,如果耕耘的结果不仅颗粒无收,反而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行善者遭恶报,例如并无想从中捞得什么奖金的举报贪污犯者,竟招来若干年徒刑乃至死于非命的报应,你让人还敢不考虑后果而去干什么善事吗?遗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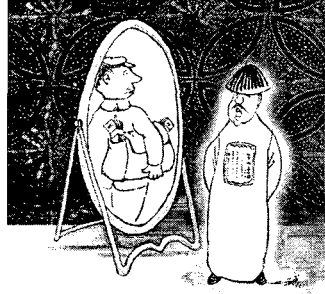
草堂随想

是事情往往如此。海南省海口市商人何海生放下自己的生意不好好管，“像疯子一样反腐”，结果年仅 49 岁便离奇地“突然死亡”，就是最新一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类劝世文，只能给人以暂时的安慰，却未必真的如此。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絮絮叨叨编了许多因果报应的故事，动机也许是好的，其实却根本不解决问题。下决心干大善事，确应有为此而牺牲的思想准备。

这位林老先生的高论，高则高矣，高得不合实际。有一句俗话适用于评价这种高调：吃灯心草，放轻巧屁。

罢工的记录

纪晓岚有一位厨师，给他做了好几年饭，一天忽然卷起铺盖走了，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纪晓岚明白，这位厨师其实是让他找不到人做合口味的好饭好菜，逼他涨工资。对这件事，纪晓岚的同事们都为他抱不平，纪晓岚自己也很愤懑。这时，他想起武强县刘景南当中书舍人时，一位长期跟随他的老家奴因为他家陷入贫窘而要求离去那件事。刘景南不仅让老家奴走，还赋诗一首给他送别。诗云：饥寒迫汝各谋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阶惟叹两三声。纪晓岚觉得应向这位忠厚的刘景南学习，心情于是平静下来。其实这是很难扯在一起的两件事。一个是要求增加工资，并不打算真走；一个是觉得在主人家里过日子难熬要求离去。按照那时的道德标准，不能同主人共患难的家奴不是好人。而作为雇佣工人，厨师如果手艺提高，纪晓岚理当主动为他涨工资。人家以不干表示不满，如果要求合理，应予满足，把厨师挽留下来，很不该摆出主人的架子来发火。按劳付酬，更与忠厚云云无干。但是，在那样一个专制社会里，有权有势的纪晓岚竟承认厨师有罢工权，没有仗势欺人下令揪他到官府揍他一顿，倒是多少有点民主意识，值得肯定。



死得糊涂

乾隆年间，新疆昌吉屯人民起来造反。曾经在那里当过通判、已经从昌吉奉调乌鲁木齐的赫尔喜自告奋勇，要去劝说造反者“弃乱返正”。他认定造反者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人利用，因此可以晓以利害，说服他们。如说 不服，他保证拿反军主帅的脑袋回来。众人劝阻无效，赫尔喜直入叛军营垒 做工作。叛民说：赫大人，你是好官，这件事与你无关。大家把他连推带拉， 送到大路让他回去。赫尔喜于是抽出佩刀同叛民格斗，他杀死了叛民数人， 自己也在格斗中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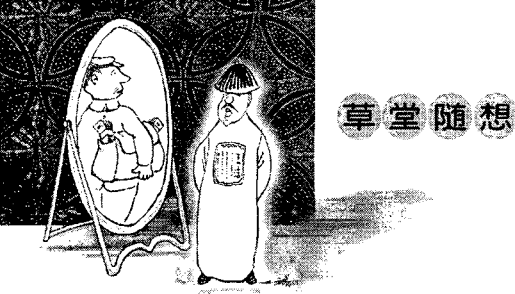
事后，公众舆论认为，赫尔喜已经离职，这里发生的事根本用不着他负责。无论从情理还是从法律上讲，他都大可不必以身殉职。但是，赫尔喜却 坚决地实行了与昌吉城共存亡的誓言，忠烈之志，真可以同颜杲卿、张巡相 媲美。

纪晓岚当然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从叛民们对赫尔喜和屯官的不同 态度可以看出，正确的是叛民而未必是赫尔喜：赫尔喜被起而自卫的叛民 杀死后，他的尸体得以完整无损地运回乌鲁木齐，途中不断地有人祭奠； 而那位屯官的尸体，却被叛民用铡刀铡成一段段，没有一个人肯为他烧掉 哪怕一叠纸钱。这一切说明，谁好谁坏，叛民和老百姓都分得十分清楚。如 果对这场叛乱采取别的做法，例如宣布那个平时欺压屯民又借酒放肆地调 戏屯民妇女的屯官死得活该，不给屯民扣什么“叛乱”的帽子，事情并不难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问题在于，纪晓岚也好，赫尔喜也好，都坚守着一种极荒谬的观念：不管官府有什么过错、什么暴行，当小民的都得逆来顺受忍着，直到清官从天而降那天才可以舒一口气。否则就是叛民，就是死罪。赫尔喜去劝阻，要叛民交出“黑后台”，就是顺着这种逻辑办事。他到死还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其实却是无论对国家对人民都极不利的坏事。把他比颜杲卿、张巡，根本不对题。



读原著

何励庵给纪晓岚讲了一个书生同狐仙交往的故事。这位狐仙是位上千岁的老人，教一群狐狸读《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他发现，这些书都只有经文而没有注释。他问老先生：“没有注释，怎能串讲贯通呢？”老先生说：“我们读书，但求明理。经书并不艰深，稍微解释就能明白，干吗非得注释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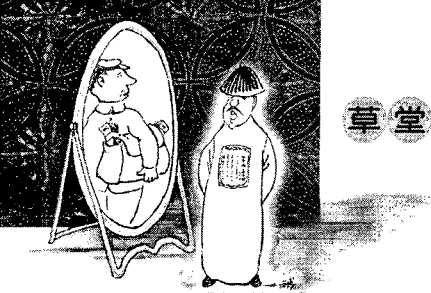
纪晓岚认为何励庵讲的是一则寓言。何先生曾说过：“以讲经来求取科第，其实是用支离破碎的方法敷衍成文。言词越漂亮，经义越荒废。靠讲经来自立门户，各说一套，把经书弄得纷纭庞杂。说得越详细，离经义的本旨越远。”

从纪晓岚的这则笔记可以看出，对于八股的流弊，他看得很清楚。从明朝朱元璋开始，参加八股考试成了知识分子当官的惟一出路。朱元璋规定考试范围是“五经”、“四书”，而“五经”、“四书”又以朱熹的注释为标准课本。再进一步，他和朱棣（永乐皇帝）又对应试文章的格式作出严格的规定即所谓八股。简而言之，你想当官，先得按规定的格式、规定的思想写出一篇为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在这篇文章里，绝不允许有一个“我”在。在这种模型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只不过是一个朱熹注解的经书的传声筒。纪晓岚站在反对以朱熹（或别的哪一人）注释本为标准课本的思想，主张扔掉注解，自己认真领会经书的原意，独立思考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进步。

曾记得,50年代在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学习,校领导不鼓励读辅导材料,主张认真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看来也是符合这种观点的。必要的辅导固然可以有助于理解经典著作的一些难懂的地方;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水平不高的辅导会变成误导,使你永远无法正确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变成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

从充满死板的、不允许有创造性思维的标准答案的复习教材到诸如此类汗牛充栋的辅导材料,除了可能有错误之外,还会杀伐读者的创造性。不是讲素质教育吗?创造性是最重要不过的素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窒息思想的毛病使劲地拉着我们的后腿,使科学与民主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活学活用

巫婆郝氏，狡猾黠谄。她自称狐仙附体，能知人过去未来凶吉祸福。有一孕妇请她告诉将生的是男是女。郝氏说是男的，后来却生了个女儿。孕妇找她算账，责备她一点准头都没有。郝氏反咬一口，怒冲冲地说：你本来应生个儿子；但某月某日，你娘家送你一盒点心，总共二十多块，你只给公公婆婆六块，其余的都偷偷自己吃了，阴曹怪你不孝，把男胎转成女胎了，你还不好好反省？一番话把这位妇女说得又惊又怕，赶紧低头认罪。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郝巫婆在邻近的村落里收买了一批党徒，专门为她打探诸如此类猪生崽狗出月的闲事和隐私，供她使用。那时当然还没有什么 B 超，能透视出胎中是男是女，这位孕妇受骗上当还以为果然神灵报应。

读到纪晓岚这则笔记，不由得想起那个也是迷信职业者，后来成了“地下组织部长”的陈时松。原来这位跳大神的阿太抓住对方的把柄，使贪官污吏像叭儿狗一样听他使唤的那套招术，并不是他无师自通的创造发明，而是对郝巫婆这一套“祖传秘方”的“活学活用”，而且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就事论事，陈时松是个聪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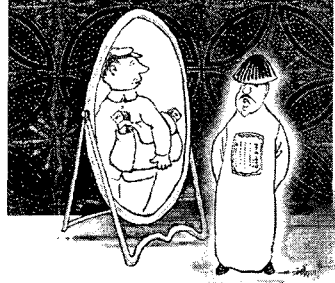
当然，郝巫婆也好，陈时松也好，其目的不外乎是想捞钱。郝巫婆捞的是小钱，不外乎十把枚铜钱或一两升米面；陈时松捞的是大钱，动辄成千上万。除了陈时松之外，听说厦门那个大走私头目赖昌星所使用的盯梢更现代化：偷偷把被请进红楼的官员们同三陪小姐寻欢作乐的实况录像，然后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放给他本人看,使之马上如那位生了个女儿的孕妇那样“惶骇伏罪”,老老实实地听小赖子使唤。其实,这类手段有如一枝枪,关键在于掌握在谁的手上,对准的是什么目标。





放屁安狗心

纪晓岚瞎编了个故事：无赖王秃子，幼年失去父母，生性凶残，搞得村里鸡犬不宁。一天，王秃子同一班哥们从高川镇喝得大醉回村，经过南横子墓地，被一群鬼挡住去路。同伙们吓得趴在地上，只有王秃子一人奋力同群鬼搏斗。一个鬼边打边骂：“秃子，你太无孝心了，我是你爸爸，竟敢同我交手？”秃子从未见过爸爸，听罢不禁半信半疑。这时，另一个鬼也说：“我也是你爸爸，见到我，你竟敢不拜？”众鬼同声说：“王秃子，你从不祭拜母亲，让她流落到这儿，给我们大家当老婆。我们都是你爸爸！”王秃子火极了，挥拳同群鬼搏斗；但是，他所打到的鬼却有如一个个空口袋。如此这般折腾到公鸡打鸣，弄得他精疲力竭，摔倒在草丛中，话也说不出。群鬼嘲笑他：“王秃子，你那股蛮劲哪里去了？我们今天是为受你欺凌的乡亲们出口气。如果你不知改悔，我们还在这里等你！”王秃子不敢再说什么。天亮后，鬼也散了，哥们把他扶回家。从此王秃子过去那种霸气全消。一天夜里，他携妻子逃遁到不知哪里了。

下面是画龙点睛之笔：可见凡是凶残的人总有一天碰到强敌，即使人治不了他，鬼也会出面制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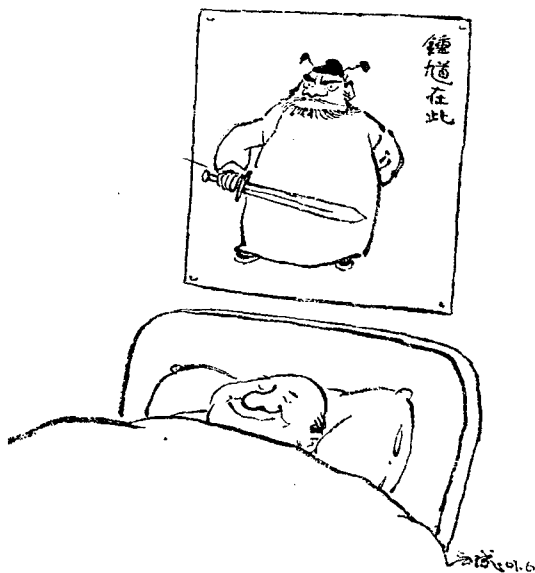
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放屁安狗心。现在狗变成宠物，有的是高级专用点心。从前，人屎却是狗的佳肴。少年时代，大人抱着小孩屙屎毕，只需“喂喂”一叫，附近的狗就会闻声而来，不仅把地上的屎吃掉，而且把小孩的屁股也舔干净，连手纸都省了。而人屁呢，只不过是从小体内排出来的一股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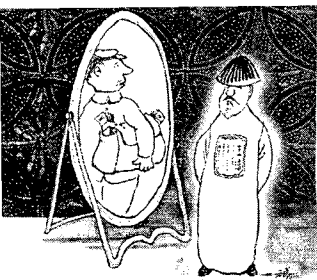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满尿味的空气。有如烤鸭的香味终归不是可以卷在薄饼中解馋的烤鸭，屁只能让狗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纪晓岚许诺鬼将替被欺凌的人报仇雪恨，似乎只要人们不必（主要是也无能力）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只要耐心等待，恶人总有一天得到报应，这不是“放屁安狗心”又是什么？按照他这套逻辑，咱们对贪官污吏也大可不必动什么干戈。

因果论让人老老实实当奴隶，由此可见。





明 公 案

雍正年间，河北献县县令明晟得到报告，城西有村民被雷殛死了。县令亲自去验尸；但是，死者家属已经将死者收殓完毕，装进棺材里了。

半个月后，县令突然下令拘捕一个人，审问他买火药干什么。那人回答说打鸟。县令追问：用火枪打鸟，了不得一天用一两火药，你干吗一次就买了二三十斤？回答说：留着慢慢用。县令说：你买火药到如今不满一个月，最多用掉一两斤，其余的在哪儿？被审问的人答不上来了。再加追问，终于查明，所谓雷殛不是真的，真情是此人同死者妻子通奸并合谋利用火药杀人。

所以破案，功在于这位明县令缜密的调查研究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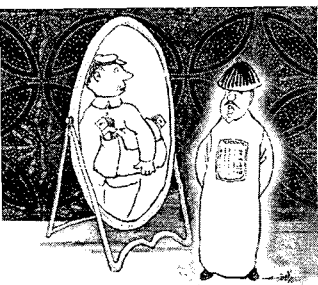
首先他看出“雷殛”的可疑之处：凡是雷电伤人，都是从上而下的。现场却是房梁和屋顶的草都被掀飞了，土炕的炕面也被揭去，可见“雷电”是从下而上的。再者，案发那天虽有雷鸣电闪，但一直盘绕在空中，没有下击的情况。可见人被雷殛而死是假的。然后，他派人进一步调查制造火药和出卖火药的市场情况。从那里发现有一位顾客一次买了二三十斤火药。时当盛夏，不是逢年过节，买那么多火药的人极少，买火药的人更加可疑。根据这些线索，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

读纪晓岚这则笔记，觉得这位县令的破案本领，堪与福尔摩斯媲美，甚至可以说超过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往往带有人造的痕迹，根据破案的需要而故意制造一些细节。而这位县令的破案故事，却是实打实的调查研究。在专制社会，动不动就“大刑侍候”的刑讯逼供制造了不少冤娥；

但是，也不乏献县县令这种不靠刑讯逼供而是靠真凭实据来破案的例子。那众位用刑讯逼供让处女膜完整（可悲的是处女膜竟派上这样的用场）的女青年承认“卖淫”和“嫖娼”的好汉，连专制社会里一位清醒点的官员都不如。

如今的电视剧时兴编“辫子”们的故事，戏说这个，胡编那个。雍正也成了“明君”。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美化暴君，倒不如编一个献县县令破案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





谁信谁傻

庐江人孙起山，到吏部等候分配官职。那时不像今天那样可以报销火车票飞机票，他穷得丁当响，只好沿途雇驴代步。一天他来到河间南门外，雇不到驴，又来骤雨，只好躲在一家屋檐下暂避。这家主人发现后怒斥他：“盖房时你没有出过钱，动工时你没有出过力，凭什么坐在这里？”把他推到大雨中。

就那么巧，到京后，吏部把他分配到河间当县令。上任那天，他被那位屋主认出来了。屋主又怕又悔，准备卖房搬家。孙起山听说后，把他请来，笑着对他说：“我哪会同你们计较这些呢？如今你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干这种错事，这就是个很好的修养身心的途径。”孙起山还给他讲了一个狐仙宽厚待人的故事，“狐仙都可以这样做，我岂能连他们还不如？”但是，孙起山始终无法解除对方的顾虑，那主人仍然逃离得不知去向。

孙起山叹息说：“自己用小人之心来估摸别人，就会认定天下都是小人。”

也许孙起山确是个宽宏大量的君子；但是，有见于许多人即使鼎力帮助过何止挨雨淋的“孙起山”，一旦“孙起山”有权有势时却恩将仇报的例子数不胜数，有谁敢相信这时的孙起山？何况这位确曾把落难者推到大雨中，好粗一条辫子被抓在对方手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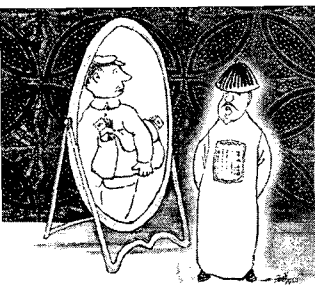
纵观历史，在专制社会“一言堂”的条件下，这类保证，谁信谁傻。

龙种由来确杳冥

反对在研究问题时穿凿附会，要求首先分清历史记载中的真真假假，然后得出恰当的结论，千万不能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广闻而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结论，让别人当作笑柄来谈论。纪晓岚提倡这种治学态度是对的。常见一些人做学问，往往故意弄出一些奇谈怪论来引人注意，甚至不惜抓住一些无踪无影的个别字眼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以博虚名，实在不足为训。

但是，在具体的批评中，纪晓岚却未必全对。

《史记·高祖本纪》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大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于是后人晁以道诗中有“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句，得出结论说刘邦是龙的儿子，不是刘太公的儿子，所以才敢说出“分我一杯羹”这样的话。纪晓岚批评此说荒诞。窃以为，荒诞的不是晁以道，而是为了提高刘邦“龙种”身份，不知由谁制造出《史记》里记下的胡说八道，才接连不断地荒诞下去。吾友柏杨先生有杂文《鬼话连篇集》，把有史以来诸如此类有关皇帝、“猛人”的鬼话连篇一一揭穿，指出“‘正史’把任何有权势的人物，都说的人不像人，虫不像虫，神不像神，鬼不像鬼；一切都是‘天纵英明’，‘乃属天授’，‘非人力也’，写史书的朋友，除了歌颂权势外，别无他念。只要当上了头目，就是放了个屁，瞎了只眼，甚至对小民来一场可怕的屠杀，也都是玉皇大帝、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三位先生联席会议决定的。于是国民上进心和民族灵性，以



草堂随想

及是非标准和判断,全被酱住”。此论极是。晁以道此诗,表面上似乎维护《史记》的说法;但他敢于指出“龙种由来事杳冥”,实际上是对刘邦来自龙种这种谬论的公然否定。此说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要不然,试问纪晓岚,刘邦到底是谁的儿子?不能既是龙又是刘太公下的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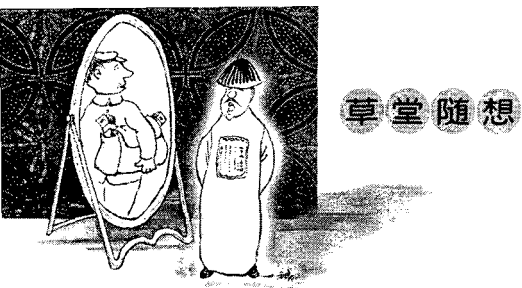
执法难公？

有一位搞长途贩运的张福，因为争路，同当地土豪发生冲突，被土豪指使手下人把他推下石桥。那时河水刚刚解冻，河里全是棱角锋利的冰块，张福被摔得颅骨破裂，奄奄一息。张福晓得官司难打赢，让母亲悄悄地对土豪转达他的话：“让你偿命，对我也没有多大好处。如果你答应在我身后代我养活母亲和小孩，趁我还活着，我愿意向官府承认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土豪满口答应。于是，粗识几个字的张福趴在床上写下了自供状，送到官府。这一来，土豪当然没事了。

张福死后，土豪并没有执行这个约定。张福母亲多次去告状，因为有张福的自供状，官府不予受理。

故事以土豪恶有恶报地骑马夜行摔死桥下画上一个句号。纪晓岚的父亲于是发议论说：处理案子太难了！人命案又特别难。有顶替凶手，甘愿代人受死的；有贪婪钱财出卖自己的亲友而和解的。这个案子，有被害人亲自写出的供状，证明他不是别人杀害的，哪怕是让臬陶那样高明的法官来处理，恐怕也无法治凶手的罪。假如这个土豪不是遭到鬼神的惩罚，他完全可以花钱买回自己这条命。官司案件复杂多变，无奇不有，执法的人怎样判案才好啊？

张福轻信土豪，如此重要的官司竟只凭一个口头协定就私了，确实增加了希望公正执法的官吏的难度。但是，张福这样做，完全出于不得已。纪晓岚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已交代得很清楚：案件发生后，土豪送了贿赂给当



官的,案情对张福极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无权无势无后台的张福才让母亲去找土豪提出私了的条件。一句话,司法不公酿下张福一家的苦果。

从这里读者不难发现,以张福有自供状而不受理张母告状的官员,完全知道其中的猫腻。他们只不过昧着良心为土豪找借口。如果他们公正执法,根本用不着臬陶那样高明的法官也能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奇怪的是纪晓岚父子俩竟把这样重要的情节忽略过去。职业病乎?

当然,不排除案情复杂的种种情况,有的假象确实蒙骗了一些不高明的法官,这里只是就案论案。

至于因果报应之类八股,完全是一种麻醉剂,不去说它了。



斗,还是不斗?

一位老学究借庙里的三间东厢房教书。此前,庙里有狐仙,三天两头抛砖扔瓦地捉弄人。因此,老学究亲自到佛殿里臭骂他们一顿,结果安静下来了。老学究洋洋得意,自信邪不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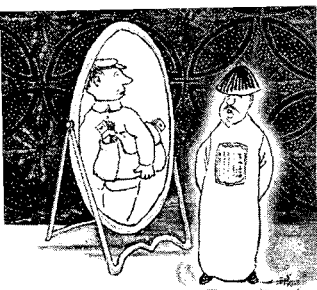
某日,东邻一位老人来串门,两人作揖行礼的时候,忽然从老学究的袖里跌出一卷纸来。人们拣起来一看,竟是一幅春宫图。客人一句话不说,走了。第二天,学生们全都不来上学了。

纪晓岚于是评论,狐仙并没有犯人,人却主动去招狐仙,结果被狐仙算计了。君子对于小人,应当是谨慎地防备他就行了。无缘无故地去触动他,很少有不失败的。

发出这番议论的,竟是日前电视剧里那位同和珅斗来斗去的纪晓岚?反差太大了。

三天两头抛砖扔瓦,不是“犯”,难道是作揖行礼吗?老学究正讲着课,突然一块砖头扔过来,课还上得成吗?半夜三更掉下来一片瓦,老学究还想睡觉吗?难道非得让狐仙掷伤学生之后才能痛斥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斗,斗,斗”固然其害无穷,但是,对小人也采取避之则吉的战略,这个世界也就更难平静了。

这幅春宫图,肯定是狐仙为了破坏老学究的声誉而偷偷塞进他袖子里的。就这个角度来说,批评老学究疏于防范多少有点道理;但是,小人的这种阴谋诡计,防不胜防。你招惹他是这样,你不招惹他还是这样。君子老斗



草堂随想

不过小人,原因在此。

在那时候,身上有一幅“两个妖精打架”的春宫图就遭到被学生“炒鱿鱼”的下场,读过《红楼梦》的人,从傻丫头拾到绣香囊惹起一场大风波的描写中,不难理解。搁现在,三级片随处都可以买到,春宫图也许有点文物价值,对人大概不会再有什么吸引力了。老学究生不逢时,一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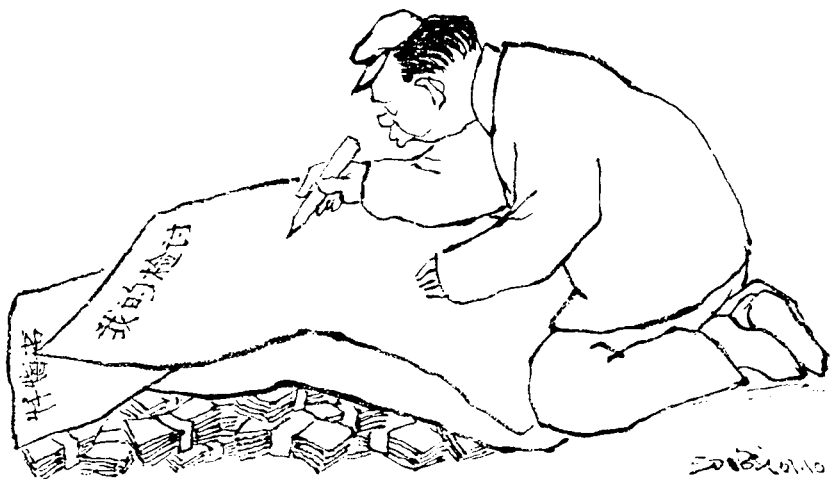
不必考证

樊家扶乩，降坛的神灵是关公。在场的有一位主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只见乩书写道：“某某，你来这儿之前写的那篇忏悔书，吞吞吐吐地极力给自己维护。对神都这样，对人更可想而知了。你知道吗？误伤别人是一种过失，极力维护则已变成罪恶了。上天可以宽宥过失，罪恶必须严惩，哪能听信你油嘴滑舌的狡辩？”某官被骂得趴在地上，喘喘粗气，大汗淋漓。自此之后，精神恍惚，几个月后便死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忏悔书上写了什么。

以今测古，此官的忏悔书其实不难搞清楚。查一查治河工程，他搞的那些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在洪水到来时害死了多少平民百姓，他向包工头收了多少回扣，向卖建筑材料的商人收了多少回扣，便可略知一二；然后再去盘问他衙门里的厨师、账房先生，查查他的食谱，又可略知三四；然后再查他有多少套小别墅，包了多少个“二奶”，多少部豪华小轿车……就可以大体上知道他用在治河工程上的钱到底占治河经费的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给自己维护”云云，出不了给自己找客观找借口之类托词。

奇怪的是，虽然极不真诚，此官毕竟写了忏悔书。由此看来，信神信鬼信因果报应这类唯心主义歪理邪说，也未必绝对是一件于民不利的坏事。

草堂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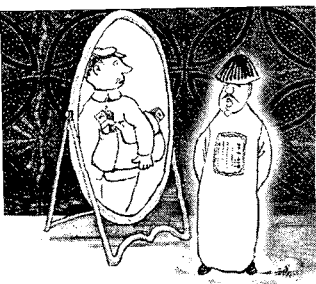


另一种逻辑

嫖妓找来的“三陪”小姐，竟是自己十几年前一次“风流”时播下的种，这类故事听说过。莫泊桑写过一篇小说，让那位当过什么官员的嫖客亲眼看见自己多年前玩弄女人后留下的私生子，此人丑陋、愚蠢而且残疾，干着下贱的活，使他良心受到极严厉的谴责。这更是对资产阶级的深刻批判和讨伐。

纪晓岚却站在嫖客的立场，编了（记下了）一个既风流又不必惭愧的故事：赵某在河北定县北部的清风店酒家里玩“三陪”小姐。谈话中说起，他三十年前路过这里，找了个小姐来陪睡了两晚，并说出她的名字。小姐听后非常吃惊，对赵说：“那是我婆婆。”于是带他回家中见婆婆。这位婆婆见到赵某，亲热得问寒问暖。谈话之间，小姐的祖婆婆也从里屋出来见客人，马上大惊说：“这位不是东光县的赵先生吗？三十多年不见，你头发都白了，但相貌声音还认得出来。”原来这位祖婆婆也是赵某玩过的妓女。于是，三代人同一个嫖客一起吃喝玩乐，一点避忌都没有。

纪晓岚才不会像莫泊桑那么傻，他给这位嫖了人家一家三代的赵某人找到这样做的堂正理由。原来，这位祖奶奶也是东光人，她丈夫曾是赵家的门客。他在赵家老太爷同别人打官司时，受了仇家的贿赂，当了别人的内奸，使得老太爷败诉。阴谋败露后，这位门客待不下去，举家逃离东光，到了定县。冤有头债有主，于是这门客的三代都沦为妓女，



草堂随想

又都让赵家的子孙玩过，上天让她们用这种方式来偿还这位门客欠下赵家的旧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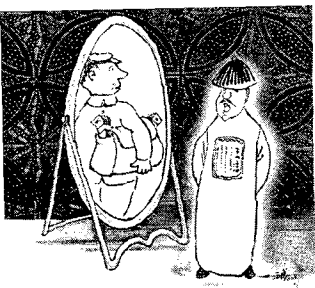
读者朋友们，请比较一下莫泊桑同纪晓岚所编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存在可怕的病毒呢？

人而狐者

蒲松龄在《聊斋》里写过不少禽兽成精之后比人还要善良的故事，纪晓岚也写有。

一人同天狐交上朋友。这位天狐本领高强，有本事把人送到千里之外，凡是名山胜境，想到哪儿玩都行。狐仙说：“只有圣贤居住的地方和神灵所在之处不能去，其余的地方，你打开地图，翻开古籍，想到哪儿都行。”这人求狐友说：“你既然能把我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能把我送进他人的闺阁中吗？”原来他在一位经常来往的朋友家中，看中了朋友的一位小老婆；两人虽眉目传情，彼此有意，却只能限于在公开的场合见面。他希望狐仙能把他送进这位爱妾的闺房中同她幽会。狐仙听他道出真情后，沉思良久，终于答应帮忙。这天，此人打探好朋友今晚不在那位爱妾房里过夜，便请狐友帮助他实现计划。天狐马上拽着他飞行到一个地方，说就是这儿了。此人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听不见人声，双手接触到的全是书画卷轴，明白这是朋友的书房，这才晓得自己被狐友捉弄了。惊惶失措之间，碰倒一个几案，上面陈列着的古器珍玩砰嘭跌碎。守夜人于是大呼有贼，此人当场落网，搞得朋友家的人大吃一惊。这人一向狡猾善辩，谎言说自己得罪了狐友，被他耍弄到这儿了。主人素来知道此人同天狐交友，半开玩笑地说：“天狐恶作剧，想我狠揍你一顿。这一顿饶了你，但得马上逐出。”然后派家奴送他回家。

过些日子，此人对他的亲密好友骂狐：“这家伙果然不是人！同我相交十几年，仍然出卖我。”密友听他这么一说，反而怒斥他：“你同那位朋友的



草堂随想

交情不止十几年，仍想搞他的爱妾，到底谁不是人呀？天狐虽然讨厌你不仁不义，却只用戏弄的办法来警告你，给你留下一条退身的路。他比你忠厚多了。假如他把你送到主人的床上，你还有什么言词可以消解？由此看来，他虽是狐却有人的品格，你虽是人却具有狐一般奸狡的德性。你为什么还省悟不过来？”

此人被说得羞愧沮丧而去。从此，狐仙再也不来找他，亲朋好友也同他断绝了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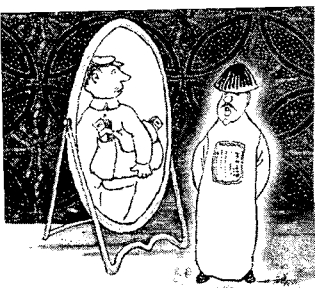
“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此话说得好极了！可惜这只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这种惩治披着人皮的畜生、让他狼狈出丑的狐仙。“人而狐者”，我们见得还少吗？

好人难做

老学究刘泰宇，是个私塾老师。有一位浙江籍的医生，带着一个孩子，流落到刘泰宇那个村子。两人很友好，比邻而居。医生的孩子聪明俊秀，讨人喜欢。医生让孩子尊刘泰宇为老师，在他教导下读书。不久，别无亲友的医生一病不起，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刘泰宇。医生去世后，刘泰宇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待，冬天两人共盖一床被。无赖杨甲于是造谣说，刘泰宇把别人的孩子当成变童来玩弄。刘泰宇有口难辩，又气又恨。刘泰宇从孩子那里得知，他有一叔叔在某一运粮船上，为押船的旗丁当差。于是，他带着孩子到沧州卫河边，凡有运粮船过，就打听有没有某先生。经过好几天，终于找到孩子的叔叔，把侄儿交到他手里。当叔叔的流着泪说：夜间曾梦见哥哥对他说，“侄儿即将回到你身边”，因此天天坐在舵楼上张望。做哥哥的还说：“那个杨甲造谣的事，我定要同他论个曲直。”

后面就是杨甲终于遭到报应的记载，无稽得很，不说也罢。纪晓岚按他写笔记的习惯，说此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是什么人说的，似乎确有其事。看来，前半截的记载很可能真有其事，后半截的鬼神报应肯定属于虚构用以劝世的文章。这个故事无非叹世人想做好事也并不容易。确实如此，不止纪晓岚生活那个时代会发生这种事，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以德治国的今天，仍会发生这种事。

于是，后半截的虚构，便成了好心得不到好报的善良人的一种祈望，



草堂随想

只是多半落空的祈望。为了干了好事不致被诬陷，救人前要求被救者按手印写下保证书的事情也发生了。此例可叹可悲！

到底是谁的过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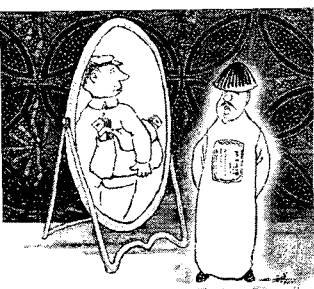
正直与聪明

宁津人苏子庾讲了件人们可以姑妄听之的怪事：张姓婆媳二人在田里收割麦子，把收割好的堆在一起，突然从西北刮来一阵大旋风，把麦堆吹得四处星散。那媳妇愤怒得把镰刀向旋风砍去，地上留下几滴血。婆媳俩正在忙着拣回被刮跑的麦子，媳妇突然觉得一阵头晕，便靠着树坐了下来。

媳妇的灵魂被押送到一座神庙里。神仙一见她就大声怒斥说：“胆大的泼妇，竟敢伤害我的下属，给我狠狠地打！”妇人历来刚正，她抗辩说：“穷人家种几亩麦子，全靠它活命。我们婆媳在烈日下收割，辛苦得很，麦子却被旋风吹散了。我以为是邪祟，这才挥镰砍去，没想到伤的竟是大王的下属。差人来往有官路可走，不明白为什么偏要经过老百姓的田地，糟蹋平民的庄稼。如果凭这个要责罚我，我不服气。”神仙听了她的申辩，点头说：“她说得有道理，放了她吧！”妇人醒过来了。那旋风又再刮回来，把散乱了的麦子收拢在一堆。

听完故事后，在座的王仁趾说：“这神不知是哪一路神仙，他不徇私情，不袒护自己的下属，可谓正直；但他一开头竟要责打农妇，这谈不上聪明。”戈荔田说：“妇人一旦把她的冤屈讲清楚，神能听得下去，应当说够聪明的了。如果尽管妇人哀苦地申诉，他却昏愦得听不进，你又有什么办法？”苏子庾评论说：“仁趾兄责人过严，要求太高；还是荔田兄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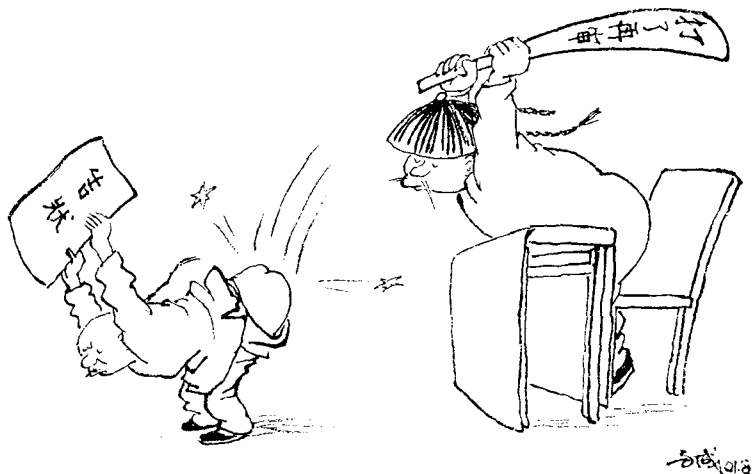
纪晓岚记下这段评论，未置可否。看来他是站在苏子庾一边的。按这番高论说来，虽然不明真相就气得叫打叫杀，但只要能耐心听完小民的申辩



草堂随想

而且能分辨是非,就是好官了。试想一下,如果被申斥的不是这位刚正能辩的妇女,而是见官就筛糠磕头的木讷小民,岂不是非被狠揍不可?完全是一派官必有理的立场。王仁趾一分为二,肯定神灵正直而批评他有欠聪明,可谓确切。他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当官的别偏听偏信,先入为主,要搞清是非后才发布惩罚小民的命令,这还过高?现实生活告诉人们,那种文过饰非,把自己的过错推到小民头上的差吏有的是。

当然,那些死不认错,发现骂错人后仍然狠打正确者,甚至表面认错然后玩个花招把对方“灭”掉的,专制主义的官场里大大的有,而且没完没了,更是小民们的心腹大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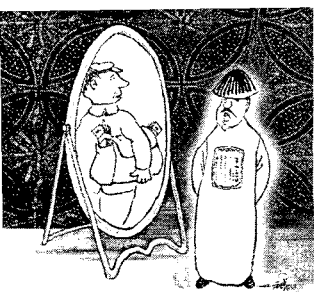
说 鳖 宝

纪晓岚转述了据说他母亲小时候目睹的一桩奇闻。

母亲舅娘喜欢吃鳖羹。一次，厨房的大师傅买到一只大鳖，刚剥掉鳖头，从鳖脖子里竟钻出一个四五寸长的小人来。他绕鳖走了几圈，把厨师吓晕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大师傅救醒，小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等到剖开肚子，才发现那小人已经死在鳖肚子里。当时，舅舅张家有一位私塾岑先生说，这个小人叫做“鳖宝”，如果能捉住活的，可以在自己胳膊那里开个口子把他塞进体内，“鳖宝”在人臂中靠吃人血生活，而那人却从此得到一种可以看见埋在地下金银珠宝的特异功能，于是可以发大财成大款。但是，血被“鳖宝”吃光后，那人就死了。他的后代抓住时机，剖开死人的臂膀取出“鳖宝”，又塞进自己的胳膊里，就可以继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都当大富豪。大师傅听岑先生这么一说，十分懊悔，一想起就忍不住自打耳光，结果忧郁成病，恨恨而死。

纪晓岚的外祖母曹太夫人说：“照岑先生这种说法，不外乎用性命作代价去发财。连命都可以不要，发财的途径多着，何必割臂膀塞‘鳖宝’呢？！”

曹太夫人这番话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俗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发财而不惜搏命的，当然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但是，设身处地为他们设想：当强盗的除了怕军警剿灭之外，有时还免不了因分赃不匀而火拼；当贪官的万一被揪出来，小命没了，财产也难保……更休说做生意的、炒房地产的有赚有赔，还得外加搞行贿这类风险同样不小的投资。



草堂随想

“鳖宝”帮忙只他一人能看透地皮，果实可以独吞，又不犯法。咱只要金银珠宝，地下文物上缴国家，还可以捞回一个爱国的好名声。更妙的是，有如移山的那位愚公所说，老子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不都归他一家才怪！

可惜的是，大鳖越来越少，而且纪晓岚母亲小时见过以后，从未见任何有关鳖宝的记载，于是人们想用命来换鳖宝也没地方好找。



石成 01.8

论株连

纪晓岚高祖诗集中有《快哉行》一首，诗曰：“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珰，王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复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台柳。巧哉造化心，此罚胜枷杻。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淳挥醉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

诗中表明，这首诗写于崇祯十年（丁丑）。纪晓岚说，这首诗是有感许显纯众多姬妾流落青楼当妓女而写的，诗中“因果信非偶”句，指的乃是许显纯做的坏事太多，因此招来他家姬妾沦落卖笑的报应。

许显纯何许人？明末太监魏忠贤的得力走狗之一是也。帮助魏忠贤杀害东林党人的走狗，时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许显纯是“五彪”之一。《明史》说“显纯略晓文墨，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炼，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他奉魏忠贤命审汪文言，曾刑逼汪文言，让汪把杨涟、左光斗等人都攀扯到熊廷弼案中。说他们都受了熊廷弼的贿，所以才帮他说话，替他讳败为胜，欺骗朝廷。无奈汪文言虽遭酷刑，却坚决不肯胡说八道。许显纯眼看咬他不进，干脆把文书找来，二人合伙私造了一份汪文言的“口供”，把所有他们想加害的人，一个不落地全编了进去，诬陷以劾过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杨涟为首的一批人，分别受贿二万、一万五千、八千、六千、三千两银子……并勒令他们“退赃”。这些人穷得拿不出钱来，于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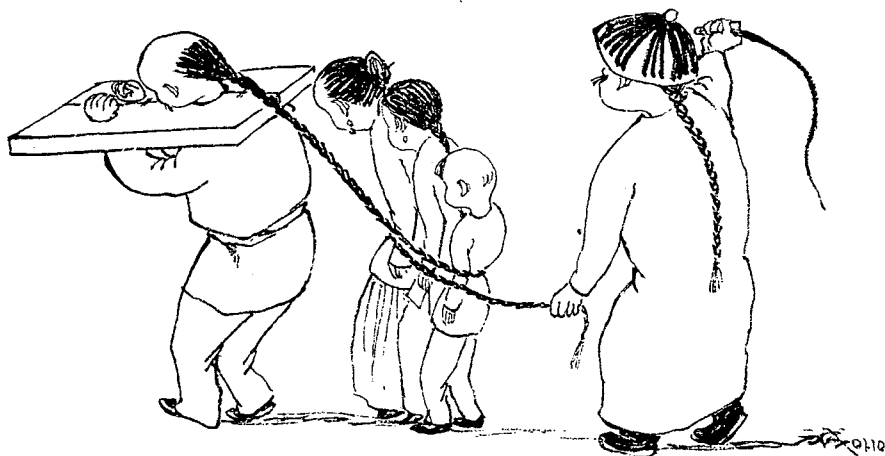
不断地“杖比”(即杖责)中被折磨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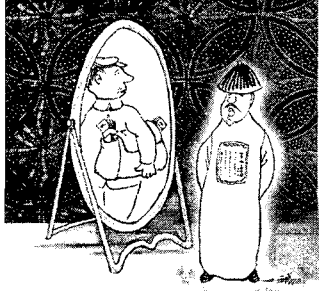
崇祯上台后,严惩魏党。许显纯是崇祯元年六月伏法的。纪晓岚说,许显纯伏诛后,他的姬妾们被发配去当妓女。其中有企图以死相拒的,夜间梦见许显纯浑身是血地对她们说:“我死有余辜,所以上天拿你们来显示对我的惩罚。你们如果不从,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后来,那些当了妓女的姬妾常常把这一段告诉嫖客。崇祯十年,纪晓岚高祖等六人参观了这家妓院,写出了这首《快哉行》。

鬼神迷信之类,懒得去驳斥他。流氓气十足的朱家皇朝动不动就搞株连,动不动就把“犯人”(其实是政敌)的妻女送去妓院卖淫,简直连一点人性、人道都不讲,是最可恶最兽性的专制暴行。许显纯攀附上魏忠贤,罪该万死。他家姬妾跟着荣华富贵,在许显纯完蛋后得吃点苦,也理所当然。但是,许显纯所干的坏事,姬妾们说不上有什么责任,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却要受株连遭惩罚,其实极不合情理。可怜纪晓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仍认为这就是所谓因果报应。更可恶的是,这类一人有罪(且不说真罪假罪)全家遭殃的“风俗”,仍不止于纪晓岚。当这类替罪羊的,往往都是妇女;妇人作恶而牵连丈夫受迫害的几乎没见过,更是岂有此理。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没嘴说自家

纪晓岚就刊刻《元诗选》的顾侠君家有几百位绅士模样的鬼向他跪拜这一传说发表了一通高论说,那些发掘保存古代文化、搜罗亡佚诗文的人,能使人感恩于黄泉之下,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利用文字来互相宣扬,互相吹捧,大印无聊书籍,误人子弟的人,例如元朝初年的月泉吟社那一伙人,就不怎样。等等。

此说当然正确;但是,不知纪晓岚对他当总编辑的《四库全书》功过如何看?他在发这段议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陈登原《国史旧闻·四库全书十疵》根据有力的材料,指出这套书的毛病在于:选本不精,任意割裂,有意篡改,进退未当,党同伐异,菲视文艺,妄自抽删,因人废言,妄施褒贬,工事草率。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奉旨出于政治考虑的故意删改。乾隆很讨厌钱谦益、屈大钧、吕留良,他们的书籍当然不能收入,他们散见在其他书籍中的文字,也得删掉。更荒谬的是,有的书文提到钱谦益,四库本竟把“钱谦益”这几个字改成“近人”、“选家”,甚至改成“钱遵王”。于是,这些删改过的书就成了残本或曰伪本。1933年8月16日《时事新报》孟森文章指出,四库成书正当文网森严之日,每因忌讳而多改动,如“夷”之改“彝”,“狄”之改“敌”之类。又因为当时提倡程朱理学,于是也根据需要改,如宋本《楼钥攻媿集》中,“改嫁之妇”,库本竟全改为“贞孀”。谢肃《密庵集》,明刻本共十卷,库本只存八卷;刘因《四书讲义精要》,库本只二十八卷,缺后八卷;朱存《白云

集》实际上是八卷，而库本只有五卷。如此等等。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官书错误》节谈到《四库全书》的不可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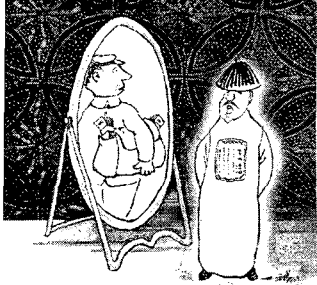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高宗谓辽、金、元史地名人名，译音皆失其真，因诏馆臣重加改定。然武英殿本全史，刊于乾隆四年者，尚未暇追改也。道光初，乃诏军机章京重复校正，剗改旧板，而其中有绝可笑者。《金史·地理志》有“金复海盖”一语，乃总金州、复州及盖平、海域两县而言之，今官牍中尚有此语。乃校者误以海盖为人名，而改为哈噶。又《元史·睿宗传》，有“饮酒乐甚，顾谓左右曰”两语，校者误以“甚顾”二字为人名，而改为萨赖。若此之类甚之，殊堪喷饭。且其本地名人名者，则又不遵钦定三史国语解，而以意更换，移步换形，遂令人莫知为何人何地矣。官书之不可信，大抵如此。

这是无知而妄改的一例。

还有一类是更荒唐的错：抄写的馆员故意在首页写错头一个字，其目的是让乾隆审读时改正过来，“以示圣明之天纵”；但是，乾隆却未必本本都认真看过，有时这些错字就漏了网。既然经过“御览”，那就成了标准本，谁也无权更不敢改正过来，只好让它一直错下去。

此外，工作态度不认真，不严肃，遗留下的问题也不少。《莼楚斋续笔》说：“《四库全书》共写七分，惟留京之一分校对详细。至于分藏他处之六分，则以写官厌倦，无人督率，至多删改。”“甚至每部全帙，只钞外面数行之字。”乾隆也发现过“有连篇累页，空白未填，实为草率之极”的《黄庭坚诗集

草堂随想



注》。这就迹近胡来了。

看来，纪晓岚正应了那句民谚：有嘴说人家，没嘴说自家。如果真有鬼神，草堂外肯定有不少鬼在那儿静坐抗议。



人走茶未必就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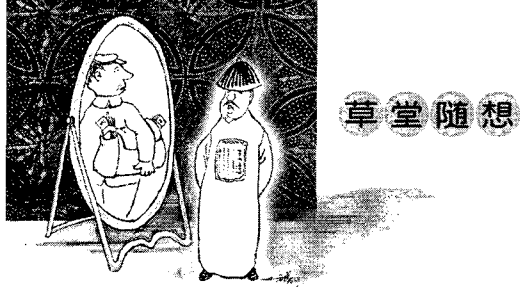
一位病人，昏昏沉沉之中，觉得灵魂随风飘荡到一个官衙，仔细往里瞧，都是或鬼或神（人与鬼神区别何在？皆属纪晓岚的鬼话连篇，且不计较），知道自己是到达阴曹地府了。他跟随着“人”（原文如此，可见人鬼难分）流从侧门进去，没有人禁止；又随众坐廊下，也没有人干涉他。往大堂上看，只见那里人来人往，阎王爷左手拿着生死簿，右手执笔办案。有的案子三言两语就了结了，有的得讲几十句乃至几百句话才结得案，同人世间办案的做法没多大差别。

这时，他看见前辈某公一身官服登上堂来，阎王爷起身请他坐下，问他告谁。这位前辈说，他要告那些忘恩负义的学生政吏，然后一连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言语中十分忿慨。

阎王耐心听完，很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些人走官跑官，互相排挤，勾心斗角，诡计多端，他们罪责难逃。但是，这些人只能由神来惩处，却由不得你来惩罚。常言说得好，种桃李的收获果子，种蒺藜的收获刺。你当年赏识的，大都是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你下台了，没权没势了，然后才用道义的标准去责备他们，这不是有如凿冰求火，万万行不通的吗？你当初做得太过分了，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埋怨别人！

这位前辈听后默默无言，坐了好一会儿才讪讪地告辞。

他理应默默无言，因为这位阎王讲的是真理，也因为他事到临头才想起会有人忘恩负义，智商其实偏低。时下有的人常有人走茶凉之叹。这得看



草堂随想

是如何以及为何“凉”了下来的。你离退休了，难道人们还得像你在职那样事事向你请示汇报？还得照样拿在职时的职务工资和奖金？还得三天两头去给你请安送礼品？……这道“茶”难道不该凉一点？这种凉是正常的。而那种在位时重用坏人、打击好人的官员，走后茶凉更是人人称快。有一种官员智商却不那么低，他们早就有了人走茶凉的后顾之忧。为了防止别人“忘恩负义”，他处心积虑地给自己猛留后路。一方面排斥掉那些坚持原则的干部，把那些虽无才无德但肯定紧跟死跟的人提拔重用接他的班，而且让他们感到彼此命运相联，荣辱与共。这样一来，他人虽走了，代理人仍在，笃定地当上个无冕的太上皇。这一类人才不会有什么人走茶凉之叹，更没有必要到阎王那儿发这种低级牢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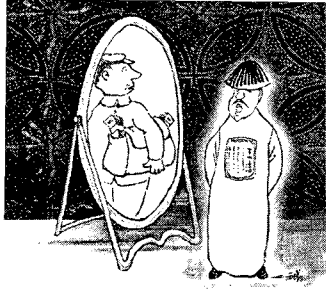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阎王爷那番话虽有一定道理，却又不曾把世情看透。种桃李的收获果子，种蒺藜的收获刺，此话不假；但是，人家早就培养了一批专为他拔蒺藜、贡桃李的“后起之秀”，吃亏的只是那些水平太低的笨鸟。

阎王爷这番话，实际上是纪晓岚给他编的，可见纪晓岚虽然在官场上混得不错也混的日子不短，却未必全懂官场的游戏规则。

礼教吃人

许南金对纪晓岚讲了一个见鬼的故事。一次他在路途中休息打盹，恍惚间见到一位妇人对他报了姓名，然后向他诉不平：她在这儿遇上强盗，被他们用暴力奸污，她拼命反抗，于是被杀。官府虽然把罪犯追捕归案，处了死刑，却又因为她的身体已受玷污，竟不给她旌表。“我是一个来自异乡的穷人，一个人孤独艰难地在荒郊旷野里走，突然遇到三个强壮的男人，他们把我绑在树上，然后肆意奸淫。我除了怒骂呼号以求速死之外，实在无路可走。我确是力不从心，而不是不顾节操啊！那些断案的官员们却抓住这一点苛责不已，不是太冤枉人了吗？看样子先生是位有学识有地位的人，求你去替我摆摆这个理。”许南金醒来后，问遍县里的士大夫阶层，又找一些县里的老官吏打听，他们都说记不得有这回事，更查不到有关档案了。

旌表之类，本来就具有诱骗妇人为“贞节”而毫无价值地死去的成分，这一层且不去说它。就事论事而言，这位妇人竟因被奸污过而不予旌表实在没有道理。但是，中国的这类礼法，往往都确是对妇人、对老实人特别严格，严格得简直不把人当人。此风遗传至今，仍常常发生诸如此类的咄咄怪事。某人拼死勇斗歹徒，救助被歹徒凌辱的妇女，本来应当表扬；可是，被救的妇女中，有一位是他的家人，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他只不过是保护家人而搏斗，说不上见义勇为。一位银行职员，在报警器失灵的情况下，机智地只交出一万余元而保护了25万元现金，仍被狠批为叛徒、胆小鬼并被开除，更谈不上什么旌表了。昨天读报，一渔船见海中一船有难，奔赴救



草堂随想

助,不幸全船被风浪卷走,船主和七名船员失踪。这样见义勇为的牺牲,却硬不被官方承认!船主的妻子为了帮助七名船员的家属度日而负债十几万元!

那位妇人的冤案永远不得平反。其实又何止她一位?这就是“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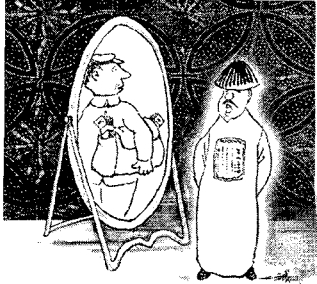
老道士的是非

乌鲁木齐八蜡祠一位八十多岁的道士，把盛有七千钱的布口袋放在褥子下，然后躺在上面死去。人们以为，这七千钱是道士为自己准备好的茔葬费用。正在准备这样做时，主持茔葬的夜得一梦。道士对他说：“我是为公家看守庙宇，我的丧葬费应当由公家出。七千钱是我的积蓄，求你把它们放在棺材里，让我下辈子取用。”

包括纪晓岚在内的众人都不以为然：死了还舍不得这七千钱。这样做还不是放在棺材里等人来刨坟掘墓？

此说不能认为不对，但是，道士的公私分明也未可厚非。曾记得，广东潮汕地区一位女县长，什么都贪，连平日买菜的钱都得由公家出，案发被捕后仍“四两腊鸭长把嘴”，声称：我出来为人民服务，花这些钱都是应该的！如果她是男的，玩“三陪”小姐的费用当然更应由公款开支才合乎天理。同她一比，道士更是绝对正确。

纪晓岚只见过老道士，未见过女县长，所以才正儿八经写文章来评老道士的是非。



谁害杀“小皇帝”？

张二酉、张三辰亲兄弟，二酉早死，三辰把侄儿抚养长大，为侄儿置田产、完婚配，尽心竭力。侄儿得病，他东奔西跑，请医买药，废寝忘食。侄儿不治去世，他悲惨凄凉，精神恍惚。人们都以为，张三辰可称得当兄弟的楷模了。

可是，一次张三辰病中昏迷，到了阴曹地府，他哥却告他杀害儿子，断了他的后嗣。起初他想不通，经过哥哥的数落，才终于大悟：“孩子本来可以教育好的。我死亡后，你就和他的父亲相差无几；但是，你只知道娇惯他却并不抓紧教育他，放任他为所欲为，眠花宿柳，招来一身恶疮，直到送命。不怪你害死了他，我怨谁？”张三辰被说得以手捶胸，悔恨而死。

纪晓岚认为，用世俗标准衡量，张三辰这个当叔叔的很不错了；但是，张二酉的批评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此说很对，应当让那些把儿女当“小皇帝”侍候着的父母听听。

但是，更应当让那些利用“小皇帝”思想从中捞好处的人也听听。我不止一次在附近的胡同里看见，仅仅为了取得干吃面中的画片，小学生从小食店买回面后马上拆包取出画片，然后把未动过一口的面饼扔在地上蹂碎！诸如此类从“小皇帝”口袋中大赚特赚的，又何止一包干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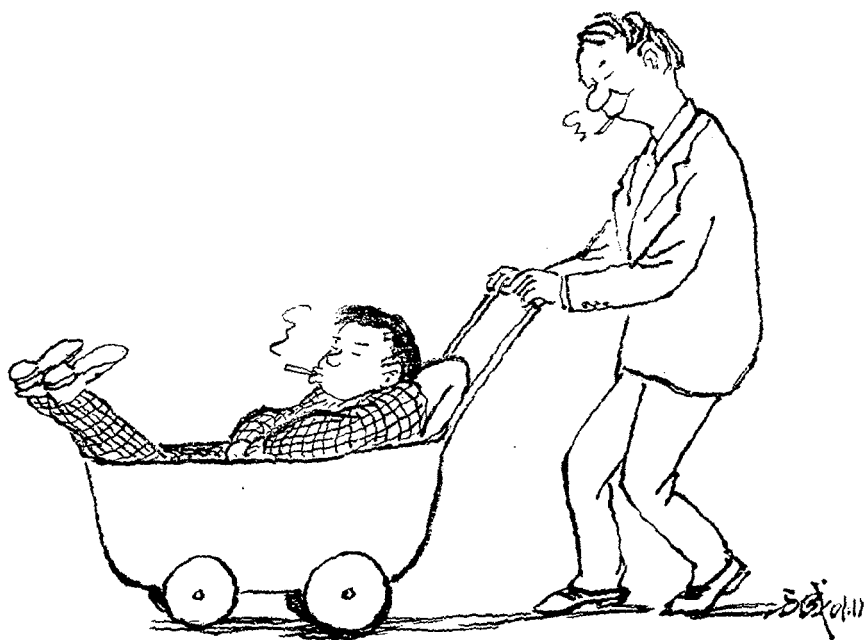
最近又曝高考丑闻：山东曹县一些教师，竟为他们的学生找替考。职司“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传的什么道？能教出什么人才来？这比张三辰纵容侄子胡闹严重不知多少倍。也许被替考者不会得什么性病，但从此他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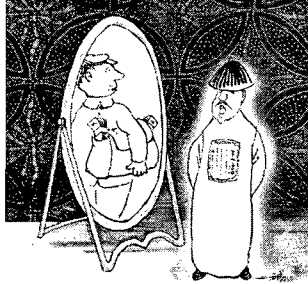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是一个更糟糕的两面人。

张二酉们,请站出来控诉吧!





藏书与毁书

读书人的一块心病是，自己的藏书，在死后可能被不肖子孙变卖，从此流失。不止一个人在书上盖图章，规定子孙不得变卖，甚至在扉页上写下责备卖书者不孝的文字。但是，说归说，流失照样流失。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有一则笔记说，明代藏书家赵清常死后，子孙把书全卖了。因此，埋葬着赵清常的武康山中，白天能听见鬼哭声。

纪晓岚比较想得开。他认为，在他去世之后，他所收藏的书法绘画、珍本图书、古董珍玩，能失散在他人手上，供文物鉴赏家们摩挲欣赏说：“这不就是当年纪晓岚收藏的东西吗？”也是佳话一段，又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

董曲江听了纪晓岚这番话后说：“可见你仍然有想留下名字的心理。我把这些玩物全当成茶余饭后消遣的东西。我死了，管它虫吃鼠咬，水浸土埋！所以我的图书从来不加印记，石砚不镌刻碑文。”

纪晓岚认为董曲江比自己超俗洒脱，我却不以为然。作为文化积累物，书籍文物，理应物尽其用，焉能任由它们毁灭？师友当中，如吴祖光、胡绳、方成，都先后把自己家藏的珍贵文物、书籍捐献出来，这就是一种很值得效法的做法。至于是不是在那上面盖图章、做记号，全是细枝末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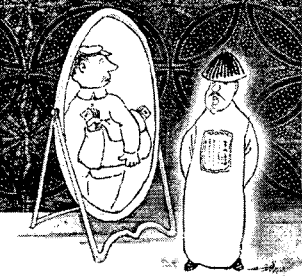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想到二千多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又特别是三十年前那一场场毁灭文物书籍的战乱，心头一阵抽紧。母校贺县中学的图书馆，是我受益最多的地方。听说那里所有的藏书，都因“封、资、修”罪全部被毁掉，仅是其中小小一例。如果真的有鬼，那哭声该有多大？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藏书与金石



大快人心

沧州有一个太学生，住在卫河边上。一天晚上，有一官吏手持名片来敲门，说是新任太守路过此地，听说你是本地方的名人，请你到官船来叙谈叙谈。此时，太学生刚好外出参加亲戚家的葬礼。门房赶紧拿着名片跑了十多里路去告诉主人。太学生马上赶回家来；但是，太守的官船已经没踪影了。太学生急忙备车，带上礼品，沿河岸一路追赶。昼夜兼程追了二百多里地，已经到了山东德州地面。他逢人打听官船的行踪，得到的回答竟是，不但没有见到这艘官船，也根本没有听说新太守上任。他只好狼狈而归，一连好几天都很不痛快。

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纷纷猜测。

一说是，太学生家里很有钱，估计是盗贼计划把他引诱出来绑票，幸亏他不在家，才免了这一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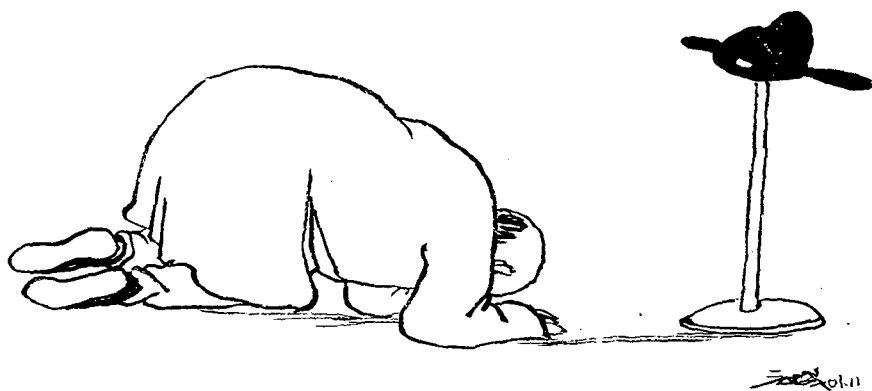
一说是，太学生平时架子十足，看不起穷亲友，却又不惜花大钱巴结权贵，狐仙特别厌恶他，于是把他耍弄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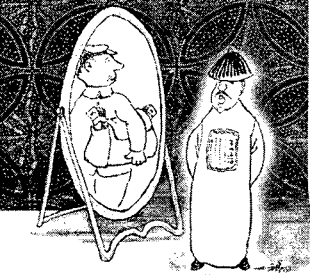
纪晓岚外祖父张雪峰认为，不是狐仙不是鬼，也不是强盗，就是那伙穷亲友干的。

纪晓岚说，他外祖父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此说确实不差。但是，不论哪一种说法，只要是事实，都大快人心。这种趋炎附势之徒，使我宁愿迷信存在狐仙鬼神，做到人们不一定能够做得成的事。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扩大化”

没完没了讲鬼狐故事的纪晓岚，记下从一位门馆先生那里听来的故事：富户家一小女奴，因为母亲虽沿街乞讨仍几天吃不上东西，眼看就要饿死，她偷了主人家三千钱去救母亲的命。事情暴露后，小女奴被打得哇哇叫。

富户家空楼上历来有狐仙借住，但从来不兴妖作祟。这天，楼下小女奴挨打，楼上却哭声动天。打人的主人向楼上问：“她偷了钱，理当狠揍，你们哭什么？”楼上的狐仙回答说：“我们虽然是狐，但却有人心。可怜这不到十岁的女孩，为了救母亲一命而被打得那么惨，忍不住哭出声来，真不好意思。”主人被这番话说得把鞭子扔在地上，好几天脸上仍无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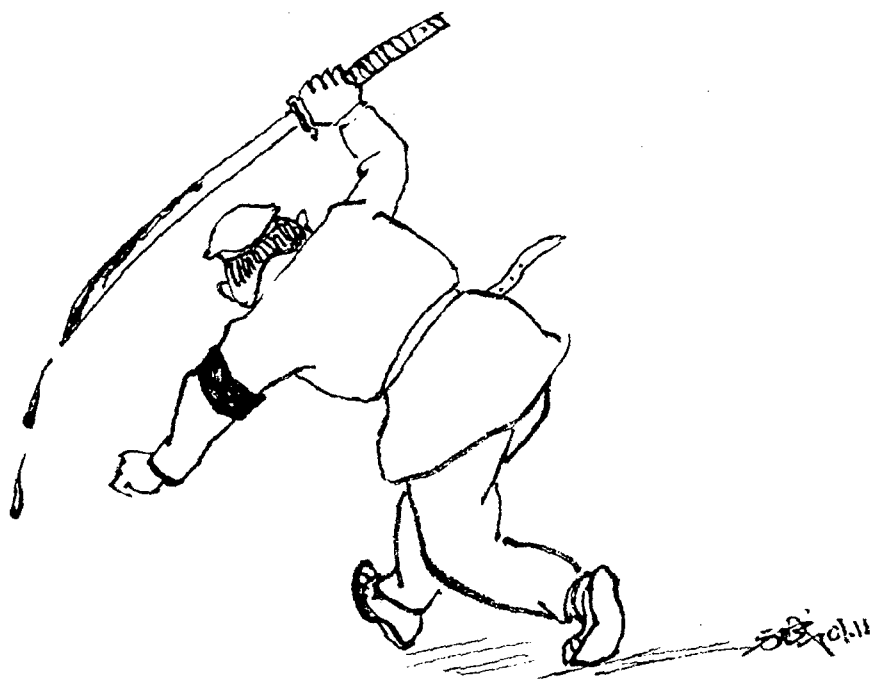
读至此处，回想到刚读到王友琴等当年的北京学生回忆红卫兵们如何打人、杀人的文章，被杀的，最小的出生才一个多月。突发异想：狐仙这时跑到哪儿去了？她们如在，会不会让打手们放下鞭子，面无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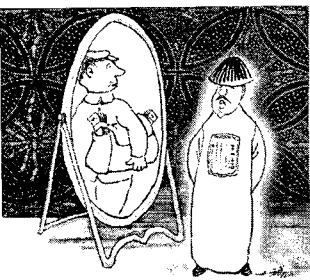
一位朋友告诉我，从一本专门教人“解读×××”的书，可以听到如此的回音：哈哈，扩大化了。反“右派”扩大化，反“右倾机会主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也是扩大化！此论乃“顶峰”无疑。这些人才不会像那位主人那样，被狐仙一番话说得面有愧色。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八娼九儒十丐

两个老九在卖书法绘画的地方看见一轴用正楷大字书写的条幅，上面写的是：“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童儿捉柳花。”落款是“山谷道人”。两人正在那里议论这是不是黄庭坚（山谷）的手笔。他们旁边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冷笑一声说：“黄鲁直竟然写出杨诚斋的诗来，真是天下奇闻！”

杨万里生于黄庭坚死后二十二年，黄庭坚写杨万里的诗，堪称又一本“宋版康熙字典”。两个老九听乞丐那么一说，十分惊讶。一位说：“能说出那么有水平的话来，为什么会沦为乞丐呢？”另一位说：“能说出这番话的，又怎么不当乞丐呢！”

纪晓岚认为此说未免偏激。他说，有的读书人往往恃才傲物，异于世俗而显得悖谬乖张，使人不敢接近，于是穷困潦倒，当了叫化子。有的人虽有文才，但品行不好，名声极坏，也会当叫化子。不能说此说毫无根据；但是，他完全站在官方立场说话，所以只能看到有毛病的知识分子当乞丐的主观原因，却回避了一个更加严重的事实：

在雍正、乾隆这样一些大搞文字狱，把知识分子当成假想敌的专制者统治下，有水平而当乞丐的，就不仅仅（而且主要不是）本身有缺点的知识分子。许多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有水平，提出一些忧国忧民的见解，也往往因此招来当乞丐或比乞丐还不如的贱民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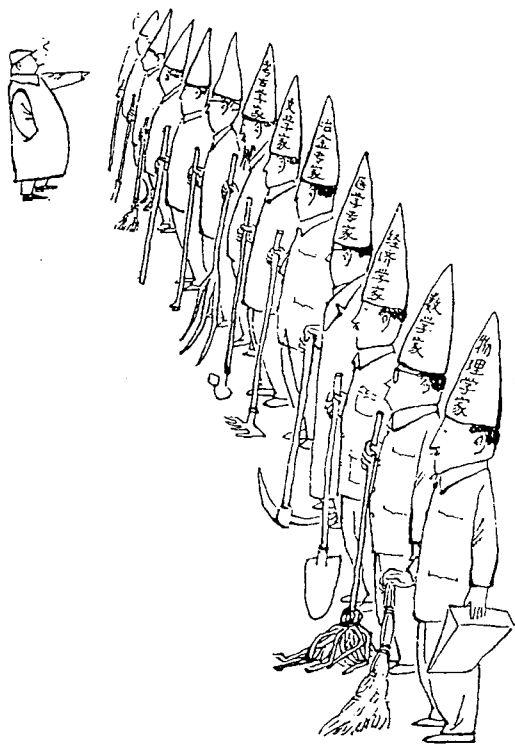
纪晓岚官职不小，当然富裕；但是，乾隆曾对他说，在皇帝眼里，他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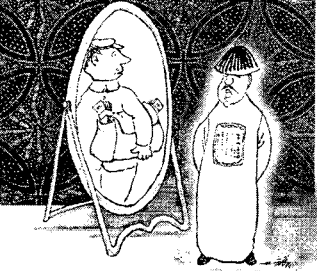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过是娼优一流(比乞丐高两级),也是贱民。

你神气什么?





窃贼种种

纪晓岚记下一个关于贼的笑话供人一乐：长者戈某，吃完饭后坐在台阶下赏菊，忽听见“有贼！有贼！”的喊声，瓮声瓮气，像老牛在水缸里吼叫。全家人被吓得不轻。定下神来，又听见连喊数声，才发现那是从灶坑里发出的。于是赶紧报警，打开灶坑，从那里拽出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家伙。他磕头求饶说：前两天，我趁着天黑跑进院子来，藏在灶坑里，打算夜深人静时出来偷点什么。不料下起雨来，女主人让人把两缸腌菜压在坑盖上。这一来，我就出不来了。后来天晴了，缸却没挪开。饿得我够呛。心想让人臭打一顿，也比饿死在坑里强，这才大叫起来。求老爷饶命！

这故事确让人好笑。由此又联想到好些个好笑的关于贼的故事。

一类属蠢贼。崇明港沿镇有一惯偷袁发明，曾因盗窃而被判刑劳改过，释放后重操旧业，又作案十余次。因为是惯偷，他往往在被盗对象家吃一顿、睡一觉才走。一天，该镇齐乐村妇女袁某回家，发觉楼上有可疑的呼噜声，惊恐之余，赶紧报告派出所。那结果是仍在四楼呼呼大睡的袁发明当场被抓获。这种事，不单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且不止一个。德国基尔市一位梁上君子，进入一幢教学楼后，翻箱倒柜，忙了几个小时却一无所获。他累得躺在地板上，想歇一会再找，殊不知竟酣然入梦，一睡不醒。天亮后，清洁工在隔壁用吸尘器搞卫生的声音也没把他吵醒，一直睡到警察把他喊醒。约旦有一个窃贼，他从医院的通风系统潜入药房，可能是太紧张了，他在药房里找到并服下三片安眠药。没料到药力发作很快很强，行窃得手后，来不及

逃离医院，就在医院走廊地板上睡着了。

一类属送上门去的笨贼。德国图林根州耶那地区一位男子走进银行，把身份证交给银行小姐，说是要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在小姐帮他填表时，他拔出匕首要银行给他钱，在得到 700 马克后扬长而去。他刚进家，警察就根据小姐抄下的姓名、地址找上门来了。还有一位正在服兵役的达尔尼，身穿便服，持枪从银行小姐那里抢走了 4759 美元。回兵营后，他老觉得这笔钱不知藏在哪儿好。考虑来考虑去，他决定将整笔钱存入原来那家银行。银行小姐认出了他，按响警铃，叫来了警察。

一类姑且归入倒楣的贼。美国南达科它州一位叫特奥多尔的，头上蒙着女士裤袜，带着枪到存车场收款处，逼收款员交出所有现金。正要离开，一位根本不知他是贼的老太太客气地问他：“现在几点了？”他不想表现得太没修养，却又因蒙面看不清手表，于是拉掉裤袜，告诉老太太几点。他万万没料到，这一下摄像机已经看清他的“尊容”。一位西班牙的高度近视眼者想学别人那样去银行抢钱，但又怕戴着那么厚厚的镜片会被人认出，于是决定作案时不戴眼镜。他拔出手枪呼叫着向收款处冲去，可是因为他根本看不清，马上撞倒好几把椅子和烟灰缸架。银行职员按响警铃，这位近视眼贼还没来得及看清钱的模样，就成了阶下囚。

更特别的是竟有一个“自豪型”的窃贼。此人出在江西南昌。他专门偷小皮包，而且居然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展览馆”，将多年来所偷的各类皮包一一陈列。他作案失手后，民警到他家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展览馆”里，摆着一擦擦偷来的明信片、名片、记事本，各种偷来的挎包、夹包、公文包，

不同时期流行的茶具等等,分门别类摆放得井井有条。民警共搜出各类皮包 22 件,记事本 12 册,工作证 2 本,身份证 8 张,茶杯 12 只,现金 6000 元,手机 5 部,BP 机 3 台,存单、银行卡 9 张,金银首饰若干,还有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讲话稿数份。

此外,还有一类可称之为文明贼。新加坡有两个蒙面大盗闯入一套公寓行窃,主人是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六旬老夫妇。他们进门后,说明来意,连声致歉,然后捆绑老人,开始翻箱倒柜。女主人说自己头晕,想用水服药。贼人照办如仪,还把药丸掰成两半给她服下去。最后,窃贼只拿走 1000 新加坡元走了,珠宝、古董及名表均原封未动。澳大利亚一个窃贼更妙。他从阳台爬进一位老太太家里后,老太太没有害怕,反而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她先给他倒了一杯果汁,又给他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唠唠叨叨地教他学好,竟一连讲了七个小时。不知道是受不了她的唠叨,还是真的受到教育,这个窃贼终于投降。当警察将他带走时,他还回过头来对老太太说了一声“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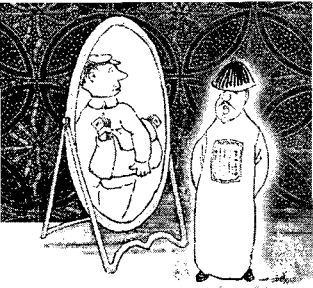
每一种“职业”都需要有专业知识,以上几种失手的窃贼,包括那位彬彬有礼的小偷,最根本一点是缺乏小偷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智商,亟应“补课”,特别希望他们向那些偷出一个或一窝贪官来的那种窃贼学习。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在贪污分子里,同样也有笨贪、蠢贪。胡长清假如找个借口光明正大地去广州替情妇办事,又何致引起怀疑?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长随的笔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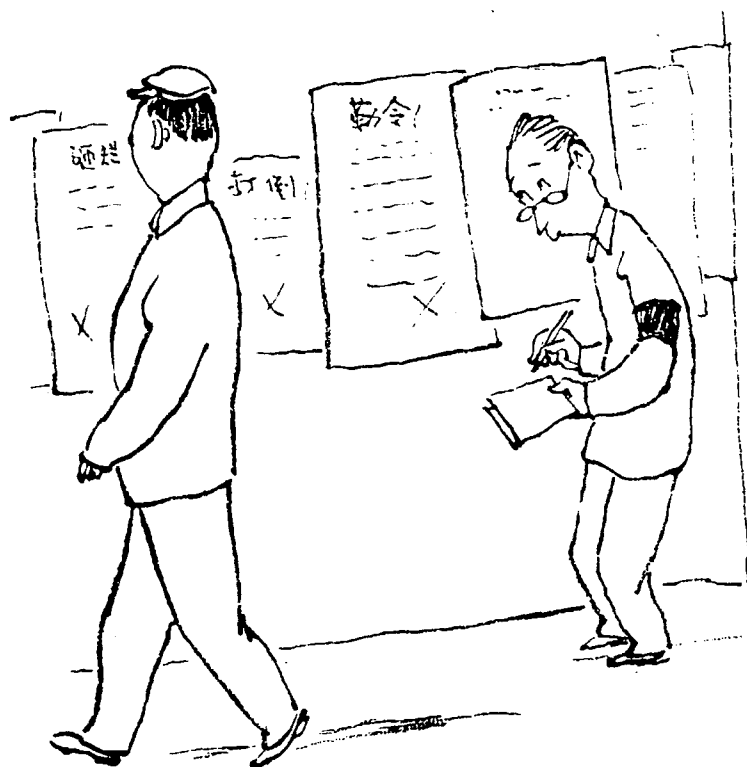
一位当过长随的，生了一种怪病，从脚趾开始，一寸寸地逐渐向上溃烂，一直烂到胸膈才穿孔而死。他死后，人们检查他的行李，发现有一小本，上面详细记载他所跟随过的 17 位官员干坏事的隐私，并附有此事发生在何时何地、何人参与、何人可作旁证以及往来书信和有关文件等等。知他根底的人说，他用这种办法来挟制过好几位官员。他老婆也是他盗窃来的某官的侍婢。走前他留下字条，该官员看了就不敢再追究他。他得这种怪病而死，估计多半是上天的报应。

对于此人此事，有一位霍先生说：养这种人有如养鹰，不能给它吃得太饱，还要学会如何驾驭它。如果麻痹大意，把他当做心腹，没有不遭反戈一击的。这种人不值得责备，应受责备的是那 17 位官员。纪晓岚的父亲说：霍先生这话没说到根本。假如这 17 位根本没有干什么亏心事，这种人哪怕天天背着一口袋笔，也没什么可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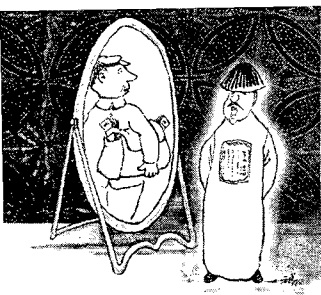
以上二位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毕竟见识有限。他们竟没有见到过有那么一种“长随”，必要的时候，有本事把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的长官，根据笔记本记下的一言一行，稍做改动，上纲上线地“揭发”一番，使该官员有口难辩，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弄得呜呼哀哉的。对这种“长随”的报应往往是长官的家属拒绝他参加在长官平反后开的追悼会，虽略有尴尬却不致夺命，其中一些人还摇身一变又投靠了新的主子。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2006.10



法官的梦

纪晓岚父亲姚安公在刑部当官时，同事王守坤说：“我在梦中见一人浑身是血，站在我面前。我并不认识此人，他干吗来呢？”

陈作梅说：“这是由于你老担心误判误杀人，心里惴惴不安，老觉得欠人什么似的，所以才生出这种幻象来。本来没有这个鬼，你又怎能认出他是谁呢？何况咱们七八个人一起判案，为什么只你一个人在梦中看见？”佛伦说：“恐怕不然。咱们共同办案，众人就是一体。给他一人托梦，就等于众人都被托。我们这些断案的人，应当关注每个案犯的命运。如果光凭一纸口供来断生死，怎能了解案犯的真实情况？你应在这方面有所警惕，我们大家也应该同样警惕才好。”姚安公说：“我认为佛公说的对。”

这番议论，很有现实意义。

“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此营私舞弊，强奸法律，让法律服从权或钱的审判官，咱们听闻的冤假错判已经不少。一百万买了好人的一条命，一百万救了坏人一条命，何止一桩两桩。这类法官，宜有一厉鬼狠咬致毙才好。另外，一些虽然没收别人钱财，但却光凭口供（其中多少是公安局或什么人刑讯逼供甚至干脆替犯人写下的作品）来断案的，也十分可怕。云南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妻子被杀，他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拘留，在严刑拷打下，只好招供杀人，法院仅仅根据他的口供，不听申诉，硬是判了他死刑。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还没执行。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真正的杀人凶手落网并供认不讳。要多玄有多玄。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已杀的，枪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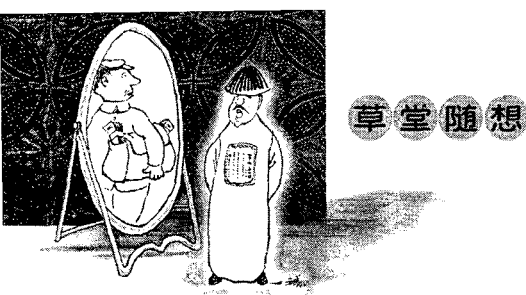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四分钟被上头命令“刀下留人”而获救的，一案一故事，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

王守坤能做这种梦，说明他仍有人性，有良心，比搞逼供信的某些执法人员和视人命如草芥的法院审判官好。此人难得！





盗泉可饮

沧州人刘果实，为人襟怀宽广，性情旷达，有晋人狂傲不羁的风度。他晚年退休回家，靠教书自给；但他脾气很怪，不是孤贫人家的子弟不收。这一来，能收到的学费就很少。他过着清贫生活，有时还不免饿肚子，刘先生泰然处之。一次，他买了一斗多米，放在米缸里，吃了一个多月竟没有吃完。他觉得太奇怪了。正在纳闷时，从屋檐传来话语：“在下是天狐，衷心仰慕先生的高雅情操，所以弄了点米来帮你的忙，请别大惊小怪。”刘先生说：“你当然是好意，但是你不曾耕田，米从哪儿来的？《淮南子》说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我怎能吃你弄来的米呢？以后别来这一套了。”天狐只好叹息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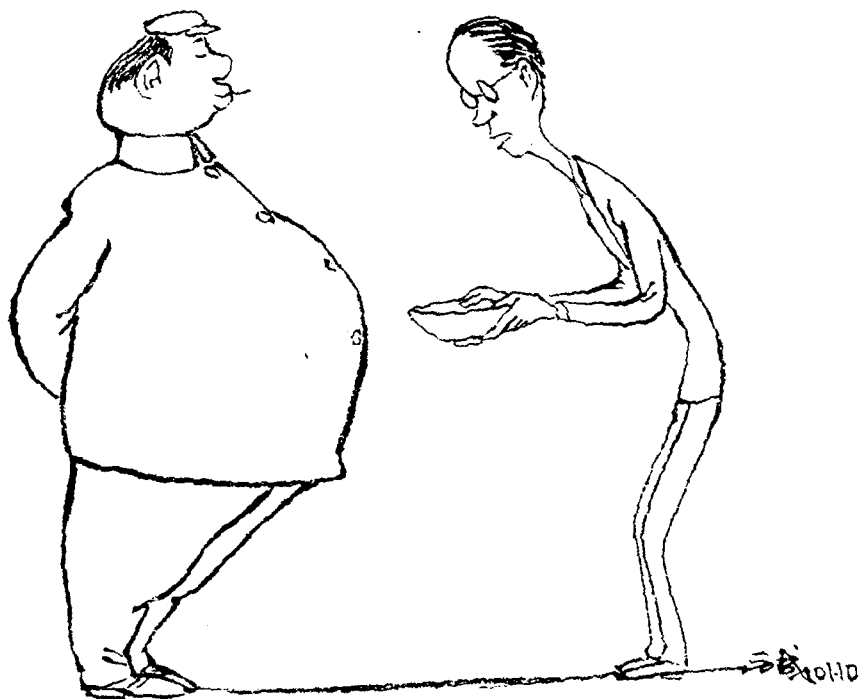
曾看过一出川剧，也是个教书先生，过年了却没米下锅，只好到地里偷红薯。他笨手笨脚，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看守红薯地的主人起初以为是小偷，想逮他。后来发现居然是人人敬仰的穷先生，于是让儿子帮忙先生“偷”。戏极逗人而且很有人情味，可见穷得响丁当的乡村教书先生，一直是穷苦老百姓崇敬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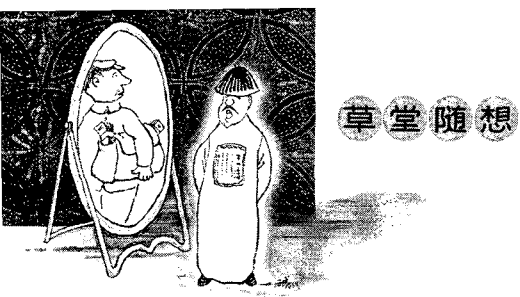
读纪晓岚讲的故事，除了想起这出川剧外，还替天狐设想出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来：这些米，是去长期扣着你的工资去歌厅消费掉的那位镇长家里偷来的。《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有《徐朝山告状》一文。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练村镇全国优秀教师徐朝山，组织了61名教师状告镇政府拖欠他们一年多工资达十七万余元。镇政府有些人威吓他，法院不受理。为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打官司,徐老师已经欠了一屁股债。天狐老兄,刘果实拒绝你的好意,你何不去帮帮练村镇挨饿的穷教师?





为盗之“道”

《水浒》里的菜园子张青，在十字坡开了个人肉包子铺，干的是谋财害命兼卖人肉包子的勾当。但他立下规矩不准杀三种人：一是云游僧道，二是行院妓女，三是流放罪人。为何不杀，张青还有一套说法。是对是错，讨论起来话长；但强盗也应当有所不杀这一点还是对的。

《阅微草堂笔记》则倡六可抢的理论：贪官污吏，靠严刑逼弄来的钱可抢；神奸巨蠹，巧取豪夺来的财富可抢；父子兄弟之间，靠隐匿偏私得来的财富可抢；朋友亲戚之间，用威逼诱骗手段弄来的财富可抢；巨商富室用重利剥削得来的财富可抢；一切用刻薄手段、损人利己手法弄来的不义之财，取之无害。其中罪恶重大的，哪怕杀了他也可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天理难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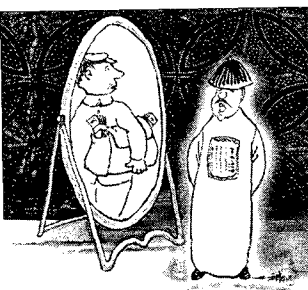
据说这是某大盗梦中告诫他父亲的。听到此说后，纪晓岚父亲说，这也是盗亦有道。应该是庄子盗亦有道论的一种补充或曰发展。

盗，当然是犯法的罪恶行为。但是，有道之盗与无道之盗却仍有原则差别。前些天报上披露，河南焦作有盗将刚从歌舞厅玩够回家的处长柴本福绑架，勒索赎金五十万。柴家赶紧送上一张五十四万的存折，盗说要现金，于是又马上送上五十万现金。柴本福保住了命，但他被绑票并付出五十万赎金的事终于传播开来，那张五十四万的存折也在绑匪去银行取钱时被扣下，于是发现柴本福乃一百万巨贪。我颇不以报上这个“巨”字为然：现如今行情，贪污不到两百万，能称“巨”吗？但是，盗而能揪出此贪，仍可谓有道。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没人信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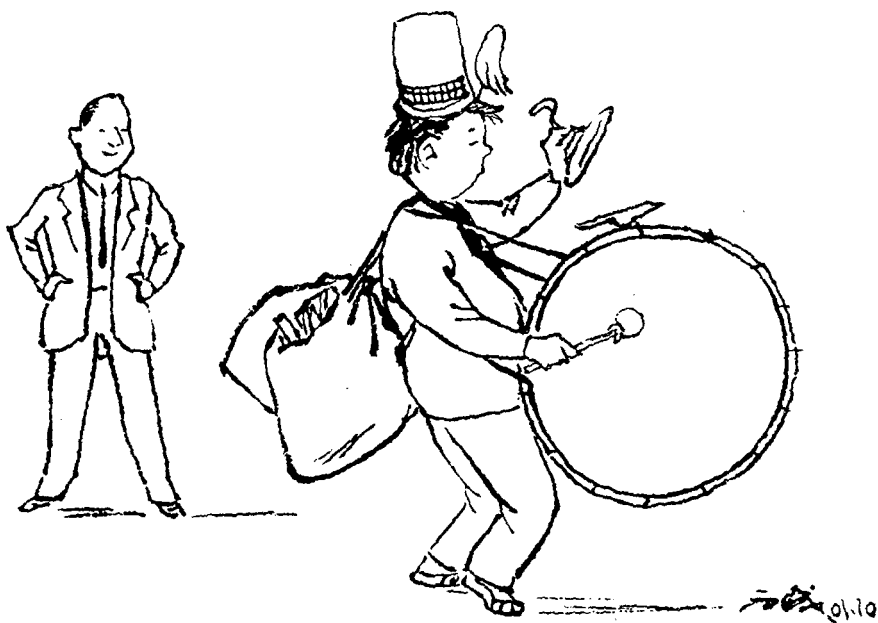
这其实是一则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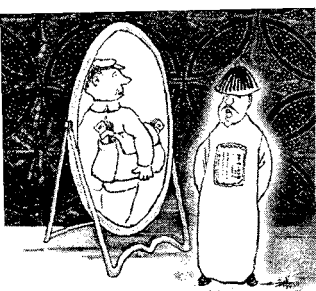
鄞县一书生很有文才,但仕途却极不顺。一次他得了病,梦中到了一处衙门,看样子是冥司。这时,来了一位吏员,是老相识。他问朋友:自己会不会病死。冥官说:你的寿数未尽,但禄数尽了,恐怕不久就得来这儿报到。书生说,我平生全靠教书糊口,没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怎么禄数却先尽了?冥官叹了一口气说:正因为你当教师却对学生的学业品德放任不管,冥司认为你无功受禄,等于偷吃和浪费,所以扣除你应得的俸禄来弥补这种浪费和超支,结果是你寿未尽而禄已尽了。为人师表的,享有崇高的荣誉。吃教育饭却误人子弟,该受到的谴责也最重。有官禄的减官禄,没官禄的则减去食禄,一分一毫也要算得清清楚楚。世上常见一些有才学的人,或者贫困,或者早夭,人们往往抱怨天道不公平。他哪里知道,全是他们自己惹下的祸,才落到这个地步。书生听罢,怅然而醒。后来,果然病死了。临死前他把此梦告诉亲朋好友,劝他们以此为戒。于是,这个故事得以流传下来。

如今个别学校之个别校长老师,如果仅仅对学生的学业放松不管,而不去强迫他们交这个费那个费,不组织他们去给某长官家的葬礼作吹鼓手仪仗队,不派遣学生在高考中替考作弊,就算是好校长、好老师了。他们笃信唯物主义,知道鬼神报应之类全是骗人的鬼话,纪晓岚编的这段警世寓言可谓白费心机。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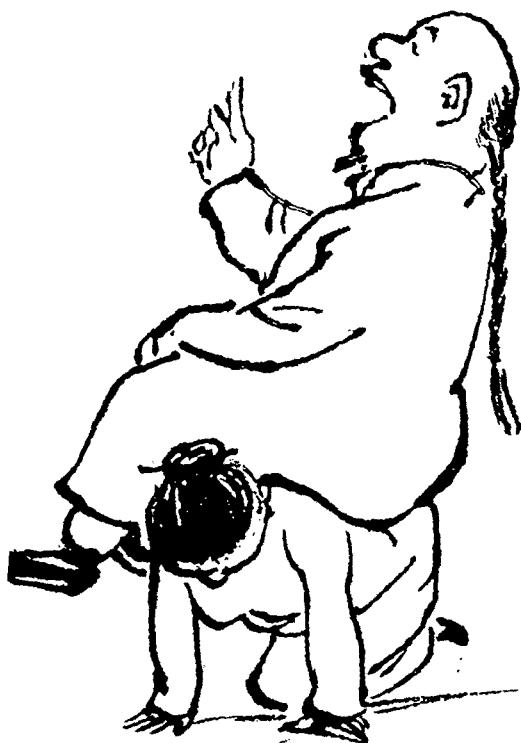
吹毛求疵

一位蒙古妇女，结婚没几年就守寡，生活凄苦。她是位漂亮的少妇，于是不少人给她做媒，让她改嫁。她说：“我肯定得改嫁；但是，丈夫死了，又没有儿子。公公年迈，我嫁后他靠谁？让我把公公养老送终后再说吧。”有人愿入赘她家当养老女婿，她辞谢说：“男人的脾气很难摸准，万一他同公公闹别扭，我后悔都来不及。”她苦心操劳，侍奉公公。老人过得比他儿子在世时还要强。六七年后，公公去世了。她葬毕公公，在墓前痛哭一场，然后穿上鲜艳的衣服，登车改嫁去了。

对于这位妇女，有人很惋惜她没有终身守节，却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孝妇。内阁大学士永公当时镇守乌鲁木齐，听闻此人此事后叹息说：“这就是所谓品质好而学识不足啊。”这些议论，反映出中国文化不把人当人，又特别不把女人当人的反人性。一个妇女，做到这样仍遭非议，所谓“学识”，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就不说自明了。要求妇女为“礼”而牺牲一切，不外是一种吃人哲学。咱们的“驯服工具论”，乃是从此衍生而来的。它使人想起，鲁迅《牺牲谟》里那位“同志老爷”。他竟要求自己的“同志”在牺牲前使出最后一分力气，努力爬到他家门口，把自己身上那条裤子保留好并提供给他家的号房，以便供他丫头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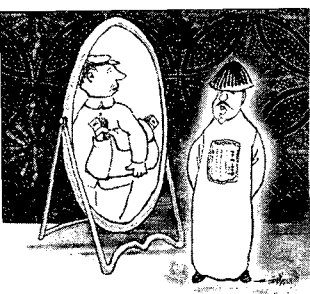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骑着
说着
话不
腰疼

之(2011)



此盗之道可疑

某人为了想当贵州一县令，向一位陕西籍商人借钱买官。这位商人趁机来一个重利剥削。官迷眼看行贿的期限已近，反复求情，最后仍不得不写下极不平等的债据。债据上写的借钱一百两，实得银还不足三十两。商人走后，他把银两放入保险柜，一个人坐在那儿叹气。这时，忽从房脊上传来有人说话声：“世间还不曾有过这样不公平的事，你老兄也太柔儒了，让人义愤填膺。我本想到你这儿来偷钱；但我不偷了。我得去惩罚一下那位商人，为天下的穷官出口鸟气。”某人被吓得不敢答话，只听见房脊上窸窣有声，那贼已走了。第二天传来陕西商人被盗的信息，连他保险柜里的新旧债券都被一卷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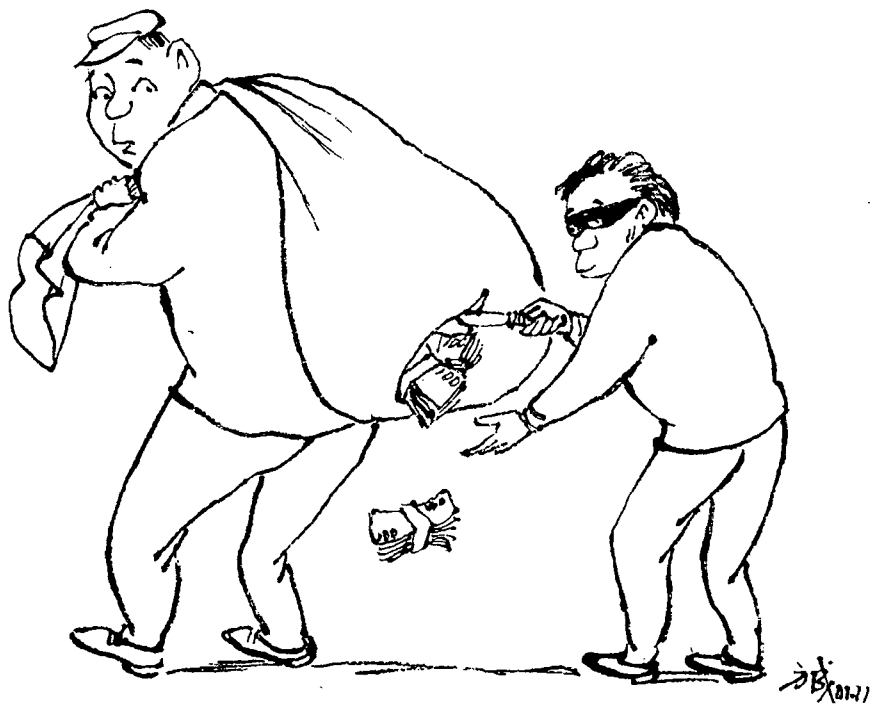
纪晓岚称赞这个强盗有侠气，认为那商人做得实在过分，活该落个如此下场。此说似乎有理，其实不然。买官的某人，虽然下了血本，但最终还不是平民百姓替他还债？此盗偷走了他的借据，他可以不还债了；但他绝不会因此少刮一点“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地皮。明朝余继登《典故记闻》说，有一个强盗抢了都御史李纲的行李包，正想打开取钱，听说是出名的清廉官员李纲的，根本不打开就送了回去。这个强盗才是有见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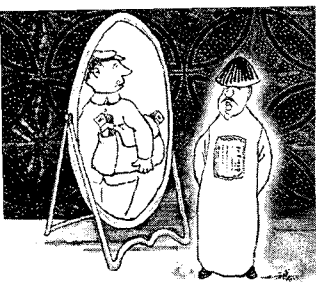
纪晓岚后面讲到另外一个故事：一位葛朗台式的举人，明明家里有钱，却抵赖说自己无钱，硬是不肯借钱给揭不开锅、从几十里外跑来求他帮忙的妹妹。晚上，一位小贼进举人家里偷掉他一大笔钱。因为他叫穷不肯借钱给妹妹名声在外，他竟不敢报官；后来小偷在别处落网，供出在举人家偷了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巨款,他也不敢去认领。这样的小偷,才使人拍掌称快。如今贪官污吏也特别怕小偷的光临,小偷的“功绩”有时甚至超过一个检察官。





王法与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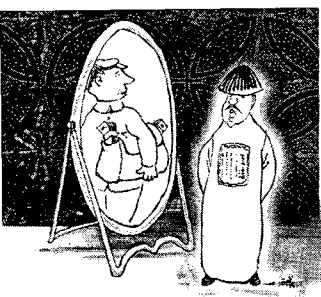
在虞乡县当幕僚的杨研耕面临一桩长拖未了的案子：两亲兄弟斗殴，哥哥被打死了。杨研耕夜间阅读案卷，审批完毕，觉得很困，于是来不及熄灭蜡烛便睡了。忽然听见床上的蚊帐钩丁当作响，蚊帐被风微微吹起。他以为是刮风。过了一会儿，蚊帐钩又响，蚊帐竟被掀到钩上。床前跪着一位白须老人，向他叩头。杨研耕断喝一声，老者就不见了。再过一会儿，听到桌上翻动纸的声音，他赶紧起来一看，被翻开来的案卷，正是他刚刚处理过的，弟弟殴杀兄长一案所拟的那份文稿。于是，他又反复审核，认定此案罪证确凿，依法只能如此办事；但是，这一家是四代单传，到了罪犯父亲才生了两个儿子。如今，两兄弟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依法判处死刑。这么一来，这一家就从此绝了后。杨研耕反复考虑，下决心又毁掉所拟的定案稿，仍然以疑案存查。

纪晓岚对此案的评论是：以王法论，弟弟杀死兄长是灭伦，肯定该判死罪；以人情论，断子绝孙也着实可怜。在这个问题上，生与杀、仁与义实在相碍相触。如果严正点，必须杀人偿命，以申被杀者的冤死；为了申一个人的冤死而绝了家族之后，死去的兄长地下有知，恐怕也不愿意这样处理。如果当兄长的居然愿意，说明他毫无人性，不给他抵命也不算冤枉。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人情只是关系一人一家，维护法律的尊严却关系到天下大事。如果可怜他家绝后而不依法惩处杀人凶手，为了争夺家产而杀死哥哥的人多着，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正法纪又符人伦？看来，这类案子实在很

难办。纪晓岚此说，似乎很讲人情，其实未必。能动手毆杀哥哥的，还有什么人性？如果人情大于王法，那么，那些独苗单传的贪官污吏，那些杀害无辜者的独子，岂不是也得从轻发落了吗？此例一开，权势者保护自己的儿子和亲信（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岂不是又增加了一个借口？

在一个光讲人治而不讲法治的专制社会，才会产生这样一种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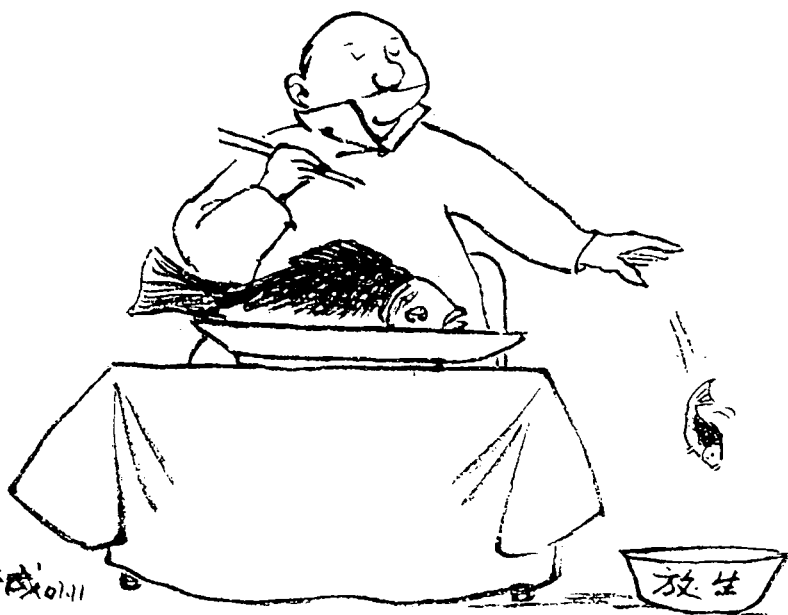
吃斋与放生

一大官在农历四月初八那天去佛寺拜佛同时放生。他散步时遇见一位游僧，对方向他合掌施礼问道：“老爷来这里做什么？”答曰：“做好事。”“为什么今天做好事？”“佛爷的生日嘛。”“佛爷生日才做好事，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三百五十九天就不该做好事啦？你今天放生，是眼见的功德；你家厨房每年所杀牲口的数字，怎能同今天放生的数字相比？”大官被问得答不出话来。搞公关的僧人呵斥游僧说：“大官人光临寒寺，维护佛法，为佛门三宝增光。穷和尚别胡说八道！”游僧边走边说：“紫衣和尚不说，穷和尚才不得不说嘛。”本寺一和尚目睹此情此景，私下叹息说：“这位游僧不懂规矩，过于冒失；但是，他所说的确实振聋发聩。”纪晓岚接着写道：五台山明玉和尚曾说：“一心一意念佛，就不会产生恶念；并不是每天念几声佛，就是做功德了。天天吃斋，就会消除杀生的念头；不是一个月吃几天斋就算功德了。吃香喝辣，满嘴流油，仅仅某月某日不食肉，竟称为善人。就如那些贪官污吏，宣布某天不收礼，能说这样的人是清官吗？”明玉和尚这番话，同那位游僧互相印合。

吃肉与否同贪污受贿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贪污受贿，哪怕一年只干一次、只收一笔，那也是犯罪。在正常情况下，当官的不贪污，是正常现象，必须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不吃肉只吃斋，仅仅是佛家的一种信仰所要求的。诚如纪晓岚又引李杏浦所说：“吃斋要求士大夫终生吃素，势必行不通。”岂止士大夫，这种要求，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当了和尚的鲁智深尚

且吃狗肉。于是产生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每餐大鱼大肉，初一十五吃斋；富裕点的，还选择一个日子搞什么放生，从市场上买回一些猎物，例如鱼龟鸟兽之类，放它们回归大自然。说穿了，这不过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作秀。假如他不是贪官，吃的不用公款开支，不是小民送的礼，不是有损环境保护的野生动物，根本无需吃斋。相反，假如他不仅是贪官，而且是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哪怕他天天吃斋，甚至极端到菜也只吃菜叶而不吃菜心（有一位绝对的反杀生者认为这也是生命，实在可笑。大米白面等粮食不也是生命吗？），他也修不成什么正果，活该下十八层地狱。这位选择四月初八到佛寺放生的大官，八九成是个贪官，他大概是作秀，同时也用这一手来自欺欺人。游僧的批评，可惜还没有击中要害。但是，仅仅这样就被呵斥了。再讲得透些，不把他抓起来才怪呢！

草堂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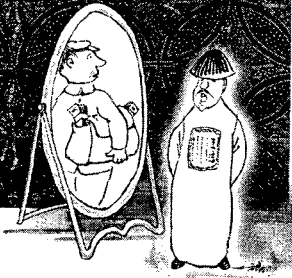


“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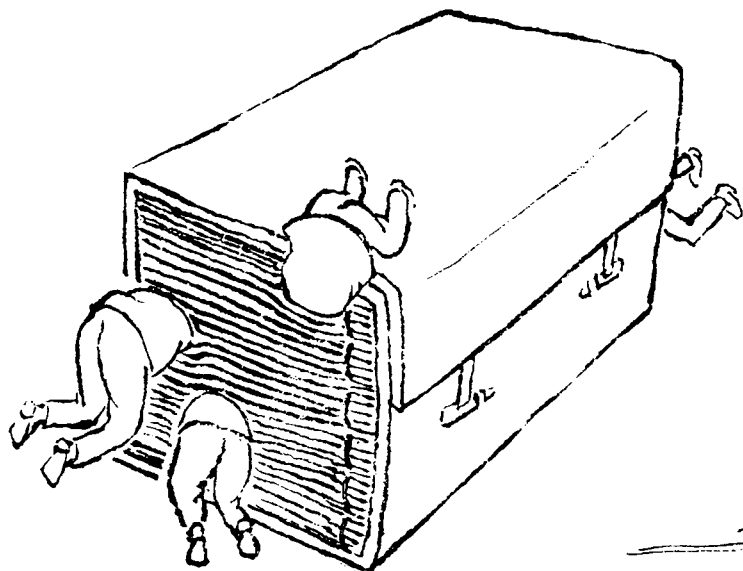
纪晓岚坚信有狐仙，于是引经据典地对有关狐仙的历史和他们的规章制度做了近千字的考证。他认为，从《史记·陈涉世家》记有起义农民在篝火旁扮狐叫“大楚兴，陈胜王”开始，证明在那时已有狐仙的出现。他还根据《西京杂记》证明狐能幻化成人形。《朝野僉载》更记有“无狐魅，不成村”的谚语。而《太平广记》关于狐怪的记录就有十二卷之多，如此等等。狐中的白狐从何而来，约束狐类的禁令及奖惩制度由谁来掌管，为什么只有狐女给人生儿子而没听说过女人给狐生儿子……他也引刘师退同一位狐仙的“详谈”，有鼻子有眼睛地一一介绍。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狐仙，而纪晓岚居然引经据典地把狐仙的历史源流和狐社会的概况考证得如此详细，可谓白费精神，这里也懒得去一一介绍和批驳他。读到这里，我联想到的是，如今有一些学者作家也在从事同纪晓岚同样道路的考证。仅以《红楼梦》研究为例，从蔡元培的索隐派开始，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可怜无补白费精神的“研究成果”，如果按字数计，估计是《红楼梦》的几百倍乃至上千倍。一个名字隐含的意义就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一句诗的真伪又打过成年的笔墨官司。而光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段，恐怕就有上百万字的“成果”。一本小说（小说啊！）竟然有此遭遇，不知是曹雪芹的荣幸还是悲哀！

这也叫学问？



草堂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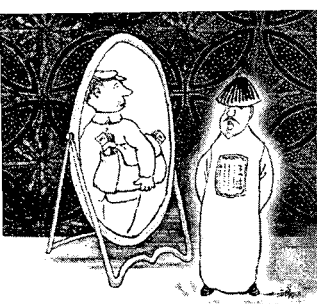
之成外

权威讲假话

康熙年间西洋人送给中国一头狮子。身居馆阁的进士们为此写过不少诗词歌颂。礼部侍郎阿礼稗是一位被誉为当代顾（恺之）陆（探微）的画家，也为这头狮子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先是由收藏家博晰斋所有，后来卖给了纪晓岚。纪晓岚找来一位书画鉴赏家请他题签。当初，阿礼稗并未在画上题签。因为元朝也有过西洋人给中国送狮子的事，鉴赏家大笔一挥，题上“元人狮子真形图”七个字。博晰斋说：“阿礼稗的绘画艺术，本来不在元人之下，这位鉴赏家并没有错。”

活脱一对马屁精。此画的来历，纪晓岚完全清楚。历史上，收藏和鉴赏古文物的专家被骗被开涮的故事不少。古金石、古书、古字画的赝品骗去自称“家”者不少的钱（沈从文的文章没少为此叹息）。但是，这位是否犯了知识性错误，我很怀疑。他即使一下子判断不出，只要问一问纪晓岚便完全明白画的来历。硬是把这幅画“增龄”三百年，多半是出于讨好纪晓岚的动机。如果说这仅仅是“可能如此”的话，那么，博晰斋则绝对无疑是为了讨好纪晓岚。马屁精是最让人厌恶的一种动物。

权威的话，未必都可信。



都 糊 涂

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有个白城村，村里有座糊涂神祠。村里人对“糊涂神”敬奉得很认真，都说如果侍候不好就会遭大风冰雹之类天灾；但却不知这位神产生于哪个年代，也不知为什么竟起了这个名号。后来纪晓岚查《通志》，才知它原来叫狐突祠，是元朝中统三年（1262）奉旨敕建的，全名是“利应狐突神庙”，村人把“狐突”读成“糊涂”，慢慢就以讹传讹了。这让纪晓岚想起把杜拾遗（甫）庙误称为“杜十姨”的故事。

《聊斋》也提到“杜十姨”的故事，当地村民不仅把杜甫的神像塑成女人，而且把两尊神像搬到一块，拉郎配地让“她”“嫁”给伍子胥。

在生活中，这类按照字音改成别的称呼的事不止一起。北京不少胡同的名字原本并不“雅”，福绥境胡同原来叫苦水井胡同，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礼士胡同原名驴市胡同，等等均是。纪晓岚在另一则笔记里记下这类改名的事：“人字汪”变成了“银子娃”，“狼儿口”叫成了“辣口”。有的是图个吉利，有的是叫来叫去自己也搞错了。

纪晓岚编（或曰记录）了不少鬼神报应之类故事。这个“狐突祠”讹成“糊涂祠”的故事，实际上等于自打嘴巴。——要是鬼神果真存在，如此称呼，他不把肺都气炸了才怪呢！他老老实实在地任人糊糊涂涂地乱叫这样一个极不雅、极不敬的名字，能让村人享受风调雨顺的幸福吗？不会“显灵”警告一下真正糊涂的善男信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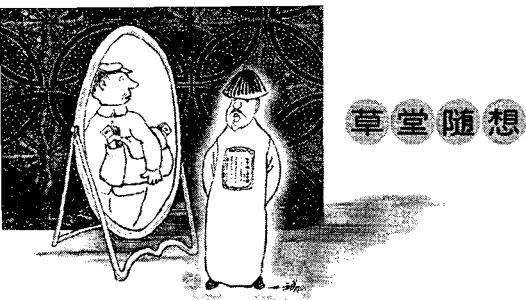
纪晓岚也难免糊涂。

纪氏论造反有理

在纪晓岚笔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完全合乎天意,与某种肯定造反有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接近。

一位和尚对纪晓岚的曾祖父谈及明末的流寇。当时,有人认为明末这一难是在劫难逃,和尚持反对态度说:依我看来,劫数是人而不是天决定的。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杀戮淫掠之惨,使得唐朝末年黄巢的流血三千里也是小菜一碟。那原因,是明朝中叶以后,官吏个个贪婪残暴,士绅横行,社会风气也跟着败坏到奸盗诈伪,无所不至。于是,下层百姓心中埋伏了怨毒,上界的天神也怒火中烧。上百年的冤愤之气一旦喷发,那些遭罪最深重的,都是平时作恶多端的人。这能叫做“劫数”吗?那时我在造反军中,亲眼看见他们逮住一个世家子弟。他们让他跪在军帐前,自己则搂着他的妻妾饮酒作乐,而且还问他:“你敢怒吗?”“不敢。”“你愿意当差吗?”“愿。”于是释放他,让他一旁斟酒侍候。在旁看热闹的,有人觉得太残忍,一位当了俘虏的老人说:他祖父经常调戏玩弄仆人的妻子。奴仆中有不顺从的,就毒打一顿,然后把他绑在槐树那儿,让他看着妻子跟别人睡觉。光是这一件,就可见其他。这就是因果报应。

这番造反有理论,尽管支持的是对清皇朝入主中国有利的李自成、张献忠,毕竟也是对农民造反的一种肯定。而且,除去报应之类外,明朝皇帝的昏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欺压平民,也可以算是一个“因”,于是结成天下大乱这个“果”。但是,在和尚这番议论中,并无恶行的平民百姓在战乱



中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这又符合哪一家的因果？为了惩罚一个坏人、恶人、敌人，哪怕赔上一百个好人、良民、人民，也仍然上算。这种算盘的打法，可惜不仅仅是纪晓岚的统计法，于是，黄巢也好，李自成、张献忠也好，等等等等也好，都一床锦被遮盖了。

可怕的“优秀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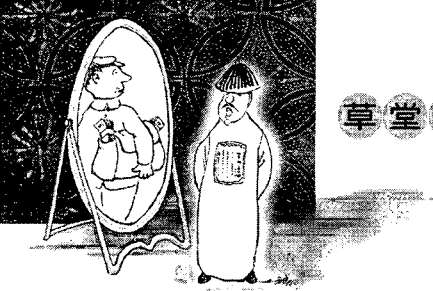
但是，有一条得紧记：在纪晓岚心目中，颠覆清王朝的造反是绝对禁止的。



拆穿伪科学

汪旭初对纪晓岚讲过一段往事：他曾见一位扶乩的，下坛的乩仙自称是张紫阳。张紫阳是《悟真篇》的作者，可关于这本书，乩仙根本回答不出什么，只说“金丹大道，不能轻易传人”而已。刚好有一仆人的妻子偷钱后逃跑了，仆人问他是否可以追捕。乩仙说：你上辈子用钱财去诱骗人，买了别人的妻子，引诱他饮酒赌钱，又把钱骗了回来。这人和你今世相遇，拐骗了你老婆，是对你上辈子做那些事的报应，追捕不回来了，不如罢手。汪旭初说：“真正的仙人不会瞎说；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会变成凡奸盗都可以推到前世种下什么因、如今得到什么果上，都不追捕，岂不是变成干坏事推波助澜了？”乩仙答不出来。有人由是产生怀疑说：“这个扶乩人常同一些狡獪的流氓恶少来往，会不会是有人把你妻子隐藏起来，让他拿这番话蒙你？”这位仆人暗中派人侦察，果然在一条小巷一家屋脊上偷看到一伙人正在屋里饮酒赌博，那位仆人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那儿劝酒。这一来，罪犯们一个个都俯首被擒。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的好处是有闻必录。他本人相信乩扶这一套伪科学，但却录下这则揭穿扶乩者捣鬼的故事。他只是认为，乩扶者中，混入了流氓奸诈之徒，巫师、巫婆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对于乩扶者之流，玩玩取乐则可，用它来卜问吉凶就有可能上当。这种看法的局限性很清楚：巫仙者流，没有一个不是骗子，其区别仅仅在于大骗、小骗而已。今天的“特异功能”，也是这类货色。纪晓岚可以看不穿，今天一些要员乃至科学家也居然相信，离唯物主义要多远有多远。



第廿五孝

纪晓岚听他的堂孙说，韩店史某穷得丁当响，他父亲病得将死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件棉袍，史某准备用棉袍来装殓父亲。他母亲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如拿它去换点米，一家人还可以多活个把月，何必把它在土中沤烂呢！史某不忍心这样做，终于用棉袍装殓了父亲。这时，有一家丢了一副银手镯，怎么也找不出来。一天，史某倒粪，竟在粪堆里发现了银手镯。人们说：这是老天爷偿还你的棉袍，旌表你这个孝子呀。丢失手镯的用六千钱赎回它，恰好等于一件棉袍的价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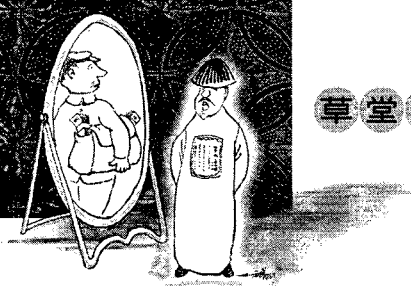
有人说：“这纯属偶然。”纪晓岚驳斥说：“如果把这说成偶然，那么，王祥卧冰就得不到鱼，孟宗怎么哭也出不来笋。幽明之间的互相感应，常常通过一件事来显示玄机。你们哪能懂得。”在本书18卷，他又记录下一个类似的故事：山东济南大火，一家六口人为了从火中抢救出老母亲的灵柩，怎么劝也宁死不肯离开那里。大火把这一带的房子都烧光，人们认为这家人必死无疑。殊不知独独这三间草房仍保留着：神灵保佑他们，刮一阵风把火引向别处了。

以前一直以为，廿四孝的故事只能骗骗没有文化的穷人，纪晓岚这番正儿八经的话，证明即使《四库全书》总编辑这样的读书人，居然也相信孝子王祥躺在河流的冰块上会感动得鲤鱼跳出来这类分明骗人的瞎话。可惜他已是有钱人，要不然，让他照郭巨的样子，挖个坑埋掉儿子，看看是否真的从地里挖出一坛银子来。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纪晓岚说的这类故事,倒是可以列入廿四孝之后,名之曰廿五孝、廿六孝。不过,恐怕没有谁肯试一试。



礼法培养出畸人

某举人在未曾考得功名之前，生活聊倒放荡，经常去泡妓院。那些妓女们都看不起这个落魄的穷小子，只有一位人们戏称为“椒树”的妓女赏识他，说：“这位郎君岂能老是贫贱下去的人？”经常邀请他来吃玩，并且把自己的卖身钱拿出来供他读书。等到大考了，又花钱为他整治行装，为他家里买好了足够的柴米油盐。举人感动得很，拉着她的手说：“我如果考上了，一定娶你。”椒树对此深致谢意，说：“我所以看重你，原因是姐妹们只对那些富贵人家感兴趣。我要让她们明白，在我们这些女人中，也有慧眼识高人的。至于白头偕老的承诺，我不敢当。我们这种女人性情淫荡，当不了良家妇女。如果我嫁给了你，仍然留恋风月生涯，你怎么受得了？如果把我关在深闺中，有如坐牢，我又怎么受得了？与其欢欢喜喜结婚，终于只好分手，倒不如保留这份深厚的情谊，甜蜜的记忆呢！”后来举人当了县令，几次请她，她都不去。中年以后，椒树的客人渐渐少了，她仍然不曾去过一次县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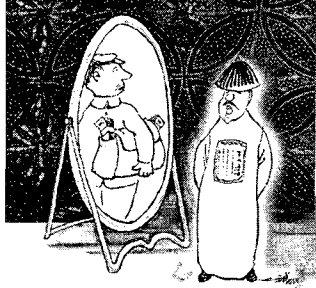
纪晓岚说，此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奇女子了。假如当年淮阴侯韩信明白其中意思，哪会有“飞鸟尽，良弓藏”的叹息呢！

据说纪晓岚所记的都是真人真事。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这位椒树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奇”女子，只不过“奇”应写为“畸”。她是不把人当人，更不把女人当人的吃人礼教熏陶下的产物，对男人（当然是她看中的有出息的男人）无条件地鞠躬尽瘁。不仅免费提供性服务，为他解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闷，而且补贴学费，对方发达后马上功成身退，绝不玷污对方的名声。哪一个“举人”不希望碰上一位椒树呢？纪晓岚用为刘邦打天下的韩信最终以“反革命”罪处决时的叹息为例，褒椒树而贬韩信，非常清楚地表明，这套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法完全符合大流氓刘邦也符合所有专制者的口味。



刑讯有罪

刑讯逼供，古已有之。纪晓岚在一则笔记中说，按照清朝的法律，凡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受伤的，都得替被打伤者治疗。如果此人治好了，打人者以伤人论罪；如果治不好，死了，打人的得论罪抵偿。接着他还介绍了一种医治殴打、使之不会发展成破伤风的药方。

纪晓岚的重点在介绍药方。这使我想起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也是郑重其事地给读者介绍治健忘症的两种特效药方。但是，邓拓写该文的目的，其实是有感于某些人政治健忘症的流行，一犯再犯。纪晓岚此文，使我们感兴趣的也是，在杀人不眨眼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刑讯逼供竟然被宣布有罪！

我怀疑是否果真如此。难道“异族”的统治者竟有如此善心？

我希望果真有一天端的如此。小民居然可以有免除刑讯逼供的权力，暂时做稳了奴隶，三生有幸矣！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谬哉此论

霸州有位老先生，是一位在乡里挺有威望的读书人。他家里忽然闹起狐仙来。老先生在家时，狐仙老实得静幽幽地不闹事，老先生一出门，家里就窗和门乒乒摇晃，坛坛罐罐被打得稀巴烂，地上扔满了脏东西。于是，老先生很少敢离开家，只在家里读书度日。那时，霸州一批知识分子，打算告知州在修河工程中贪污受贿，约好在学宫集会，并推选老先生当头头。这位老先生因为家里闹狐仙而没有去，于是他们改选了一位姓王的人。后来，王某竟以聚众搞动乱罪被砍了头，老先生因为没出席而幸免。从此之后，他家的狐仙也不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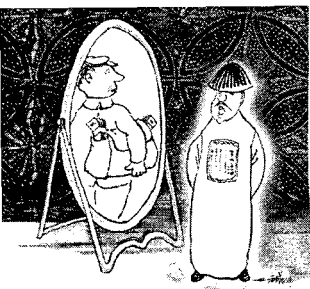
纪晓岚听了这个故事后发表议论说：狐仙这一闹，分明有目的。在小人那里，出不了什么好兆头，如果出了好兆头，也是上天故意弄出来让他没个好结果。相反，君子家里也不会闹妖怪，如果闹了什么妖怪，肯定是老天故意向他发出警告。

谬哉此论！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知州有没有在修河工程中贪污吃回扣。如果知州是个贪官（按常情，肯定没错），老先生因为家里狐仙而免祸，能说这闹鬼的狐仙是好心正派人吗？这位老先生知道真情后，会感谢狐仙救他一命吗？他应当为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才是。如果这狐仙是好样的，他为什么不去贪官污吏知州家里闹得他人仰马翻，家破人亡？不顾大是大非，奢谈什么个人的祸福，纪晓岚的境界实在低得可怜！看来，他对金圣叹因反贪污而被康熙皇帝杀头，肯定认为过错属于金圣叹这个“小人”。

鬼均居住面积

给纪晓岚当幕僚的俞君祺曾经在姚巡抚那儿当过小职员。那时，他独自租住在一间小屋里，发现小屋有着一位粗使丫鬟的鬼魂。她总是等人睡着了才敢偷偷地出来，睡着的人一翻身她立马缩入墙角。俞君祺猜想这一定是个屈死鬼，她既不能离开此屋，又不敢近人，处境够凄苦的。于是想：她并没有作祟害人，我又何必搞得她不安呢？不如搬走。刚有这个念头，那女鬼就向他遥遥拜谢了。第二天，他借故搬出这间小屋。因为怕惊吓房东，他不敢把有鬼的事说穿。当俞君祺向纪晓岚讲完这段往事的时候，纪晓岚说：“你不把闹鬼的事公开，以后难免再有人搬进去。这一来，你岂不是辜负了女鬼的拜谢了？”

全是鬼话连篇。我读后的想法却是，那时一个小职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租到房子，已是多么幸福。住着一大套院子的纪晓岚，又居然打算给鬼魂专门留下一间若干个平方空着的住房，在今天的小民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按照他这套规矩，人们都得为鬼神准备一间间住房（用纸糊成的那些小别墅，看来在阴间并不作数）。认真一算，咱们该盖多少房子才能达到鬼均面积哪怕十个平方米？昨天去游泳，路过修缮一新的北皇城根马路，从经装修后显得典雅古朴的大门向里面瞧，却是挤满了二十多年前地震时居民临时搭建的凌乱不堪的厨房、仓库，要他们给鬼魂留下哪怕鬼均一平方米也是个大难题啊！纪晓岚这一手，非把人人都急白了头不可。



又一位麻旦旦

一位姓焦的姑娘，已经许配了人家；可是，有人（此人不用问必是富人恶人）想讨她做小老婆，便故意散布谣言，说焦姑娘不贞洁。婆婆家信以为真，提出解除婚约。焦姑娘的父亲气得告到官府。由于造谣者所布下的阴谋诡计已经深入人心，不但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居然找来了承认自己同焦姑娘通奸的证明人。焦家的官司显然得输。焦姑娘见情况紧急，就拜托邻居大妈，将她带到婆婆家。拜见婆婆后说：“婆婆明鉴。姑娘的身子同媳妇大不一样，可以检验出来。我与其在官媒面前受验出丑，不如就在婆婆面前献丑！”说罢，请走了闲人，关闭了门户，脱下了内裤，请婆婆检验。这一来，验明焦姑娘仍是处女，恢复了婚约，官司也甬打了。

但是，按照皇权专制社会的那套礼法来衡量，焦姑娘这种做法实属严重“越礼”，对于泼在她头上的脏水，她惟一可以做的是自杀以明志。于是少不了一些伪道学的信徒们在旁边说三道四。纪晓岚批评讲闲话的人太不通人情。他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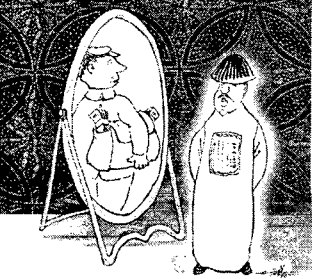
由此我又想到那位可怜的麻旦旦。她光天化日之下，在一间美容美发店看电视，身边根本没有男人，却被民警硬说她卖淫，然后又裁决她“嫖娼”。为了证明自己清白，麻旦旦两次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都是她处女膜完整，说明她不曾卖淫，更无法“嫖娼”。要说出丑，麻旦旦比焦姑娘狼狈多了。但是，麻旦旦没有招来伪理学家的非议，而且得到 70 多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元的“巨额”赔偿，这种幸福，是焦姑娘享受不到的。继麻旦旦之后，山东东营又发生了打工女张旦被警察硬诬卖淫的事。张旦被警察又踢又打又撞墙，并罚款 5000 元。幸亏张旦仍保留有处女膜，医院证明她仍是处女，于是，又荣幸地得到“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的“大团圆”结局。

这就是进步？



说 诚 信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一位狐仙迷住一位少女，做父亲的逮住一只小狐崽子，同狐仙谈判：“你放过我女儿，我释放你的小崽子。”狐仙满口答应；但是，小狐崽子被释后，狐仙仍缠着少女不放。当父亲的气得痛斥狐仙背信弃义，狐仙说：“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互相诳骗的事情还少吗？你却见怪不见，干嘛只责怪我们狐辈？”当父亲的被这番话噎住了；但心里更恨对方。于是设法用砒霜酒让狐仙中毒而现了原形。这一来，群狐上门闹事，声言要这家给那只被毒死的狐狸偿命。当父亲的站出来，大声地把事情的头头尾尾讲给众狐听。众狐这才渐渐安静下来，其中一位老狐狸说：“太可悲了！这个家伙光看见人世间人诳人那套就去学坏，却不懂得天道循环，恶有恶报。善于欺骗别人的人，自己总会有被欺骗的一天。这位主人生性耿直，同他作对大不吉利，你们跟我一起撤吧！”话刚说完，就寂静无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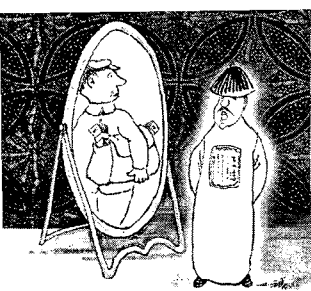
纪晓岚通过老狐的口又宣扬了一次因果报应的谬论，谁信谁犯傻；但是，狐仙和老狐的话对我们却极有教育意义。人间的背信弃义，多得不胜枚举。光要求别人讲诚信，而自己根本无诚信可言的人，外国有，中国也不少，而且几乎无处不有，无时不有。读此文时，恰逢南京冠生园用陈馅做月饼的事曝光，诸报纷纷声讨。我亦甚以为然。冠生园从此关门大吉，也是罪有应得。如果人们从此事件得到教训，官员也好，平民也好，从政的也好，从商的也好，都不再干那种诳人的缺德事，一家名牌老店垮台的代价还是很值得的。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但是,我又想起两句伟人说过的话。一句是“积习难返”,一句是“改也难”。





论谏墓词

李玉典给纪晓岚讲了一件人见鬼的奇事：一位世家子弟，迷路中避入一个岩洞，在那里见到了分明已去世的长辈。他害怕，但那长辈却主动同他打招呼。他只好施礼拜见。叙旧闲聊之后，年轻人问老人家：“你的佳城（坟墓）不是在某地吗？何以独自游到这儿来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过失；读书只不过为了谋生，做官也仅仅是遵循本分，没有什么建树。没料到，在我下葬几年后，墓前忽然竖了一巨碑。碑上所叙述我的事迹，有的我根本不知道，有的同我稍微有些关系，却又言过其实。我这个人一生朴拙，心里本来就不安，加上游人路过时，边读边议，加以评论。到了夜间，鬼魅们聚在那里，更是讽刺挖苦。我受不了这种聒噪，只好躲到这儿来图个清静。”年轻人安慰老人：“做子孙的为了显孝心，觉得不这样做不行。古人如蔡中郎、韩吏部都写过这类文字，你何必耿耿于怀呢？”老人正色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众人心里都有个谱。别人可以用你的身世去讹人，自己却应问心有愧。何况公论摆在那儿，讹骗又有什么用处？光宗耀祖也要实事求是，何必用假话去招来批评？想不到你这位读书明理的年轻人，竟持有这种陈旧的观点！”说罢，拂袖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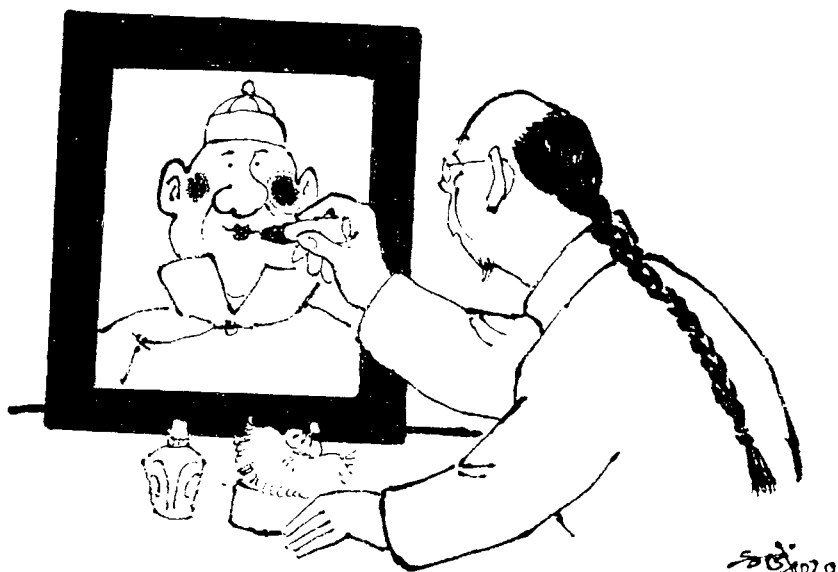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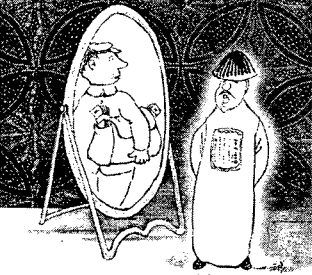
纪晓岚评论说，这是一则寓言。李玉典的岳父田白岩先生说，故事不一定真有，它所反映的观点却绝不可没有。田白岩此论甚是。对死人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对名人、伟人又特别需要如此。死者因此挨说几句闲话是次要又次的问题，问题是，如果为尊者讳，文过饰非，将极不利于后人总结经验

教训,继续前进。

老人很可敬。他反对别人哪怕出于好心的吹捧,他当然更不会堕落到自吹自擂。近日读某画家一篇肉麻当有趣的奇文,满是写自己如何了不起的豪言壮语。其中竟有“自信白描在国画界无过其右者”,“我的艺术终于遍列全球,为天下瞩目”之类的话。此人的画如何,艺术界、文化界早有议论。更让略知内情的人为之脸红的是,他竟好意思在文中不避忌沈从文这个名字,引用了一句别人夸他的话:“平生所见刻苦者,惟沈从文与君耳。”人们都知道,沈从文曾经痛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表现,他能不读过沈从文那篇文章吗?可见他连起码的自我批评都不肯做。这类人当然不止一个。喜欢别人吹捧,自我炒作,自己干过什么丑事自己固然躲躲闪闪,一见别人揭老底的文字就上火,上纲上线地斥责批评者与盗版者合伙靠他赚钱。这类人要多恶心就多恶心。

老人的话很对: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众人心里都有个谱,瞒和骗绝对不能持久。写各色墓志铭和广告文学的作者,以及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更需要懂得这一点,别身后留下骂名。

草堂随想



“四陪”小姐

人们大都知道“三陪”小姐，殊不知还有“三陪”之外加一陪的，是谓“四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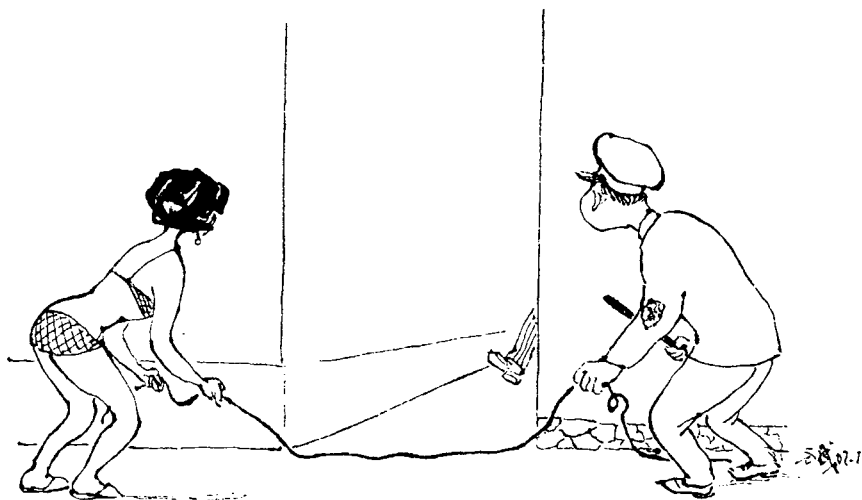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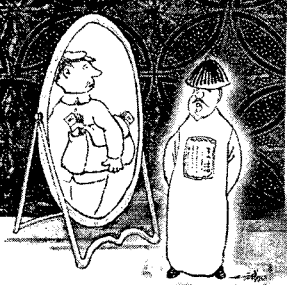
纪晓岚讲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乾隆丁卯（1747）年秋，一位京官的少爷被暗娼引诱，进了她家。半夜里，妓女的“丈夫”突然归来。在胁迫之下，这位少爷交出了包括衣服鞋袜在内的随身财物，给赶到门外的乱葬岗里。少爷没辙，只好大呼见鬼，让人告诉家里带着衣服来把他接回家。

一个是，在泰山，有一位妓女同她的一位情人一起去进香。他们走到没游人的地方拥抱接吻，没想到，两个人的嘴唇像粘上万能胶似的，怎么使劲也分不开了。别人帮忙拉扯，他们痛得叫救命。众人急忙到神佛面前为他们忏悔求情，才慢慢分开了。知情人说，这位妓女实际上是庙祝的托儿，她要弄这套来让众人信奉神佛的灵验，多多赞助香火钱，借此增收。

如今有“三陪”小姐，同个别干警合伙，让嫖娼者被干警逮于床上，小姐干警同增收。原先以为是他们的新发明，读《阅微草堂笔记》后，才知道“三陪”之外还有陪骗，它的师傅最少三百年前就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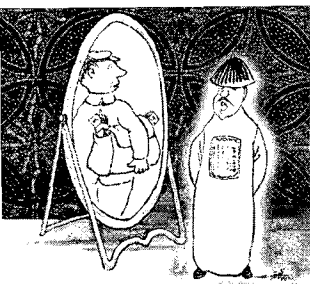
草堂随想



论微服私访

我曾在《明公案》中说到的明晟，曾经当过太平府知府。他为一宗疑案微服私访，偶然来到一座小庙准备休息一下。庙里一位八十多岁的和尚出来迎接。只见他合掌肃立，令僧徒献茶。那徒弟却站得远远的说：“太守大人就要来了，师傅还不请客人到别屋暂坐。”老和尚说：“太守已经到了，还不献上茶来！”明晟大惊：“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老和尚说：“你是一郡之主，一举一动全郡都知道，何止老衲我一人？”明晟又问：“你何以识得是我？”“你不可能认识全郡的人，全郡的人哪能不识你？”明晟问和尚是否知道他为何事出来，老和尚说：“不就是为某案来的吗？其实，当事双方早已把他们的党羽散布在各处。他们只是装作不认识你罢了。”明晟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假装呢？”老和尚跪下磕头说：“死罪死罪！我就等着你问我这句呢！你是一郡之长，政绩不亚于汉朝的龚遂、黄霸。但是，老百姓对你略有意见的就是你喜欢微服私访。那些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往往利用你的私访预先设下蛊惑你的奸计。就是那些小百姓，也有个亲疏恩怨。你访问到甲党，他必然说甲对乙错；访问到乙党，就必然是甲错乙对。访问到同他有仇的，他绝不会给仇家讲好话；访问到对他有恩的，他肯定会给恩人讲好话……”如此等等，剖析一番，明晟觉得老和尚的话有理，不再私访了。

纪晓岚记录下他父亲对此事的评论：“凡是断案，必须虚心研究，仔细考察，才可能分清真伪。轻信别人带来的弊病，老和尚讲得已很清楚了。自以为是的弊病，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希望再有一位老和尚给我们现身



草堂随想

说法。”

以上这番道理，讲起来比较容易，真正执行起来却不那么简单，于是不知产生了多少冤狱。读此文时，报上刊出根本无罪的警察杜培武差一点被处决，终于宣告无罪释放的新闻，读后更觉得老和尚和纪老先生言之有理。拘捕和审讯杜培武的公安局属于自以为是这一方。他们用刑讯逼供的手法（公安局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事，这种“大公无私”太可怕了），硬逼杜培武按照他们推论招供杀人。而法院一方则属于轻信别人的一类，他们只看口供，根本听不进辩护律师指出的疑点，甚至荒唐地命令“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这种轻信口供、有罪推定的法官，怎能不冤枉好人呢？

这则故事说的，仅仅是司法公正的最简单的一面。至于那种在钱或权的指挥下，硬把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的，跟他们说这套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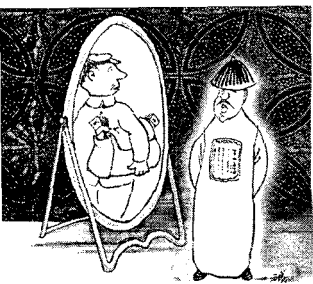
再说一句题外话。微服私访不好，事先通知的大串车队招摇过市就很好吗？我少年时代在广西读小学，一大早就奉命集队到大广场去欢迎李宗仁、白崇禧。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又饿又渴地直等到下午三点，这两位“大首长”才前呼后拥地乘敞篷车到达。站在车上对我们训话约半小时，然后又前呼后拥地呼啸而去。我们这才终于可以回家吃饭，可谓劳民；至于如何伤财，小民们哪能知道？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专制统治下，受苦吃亏的肯定是没有民主权利的老百姓，哪种“访”法都一样。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官官调调





谁狗屁不通？

《红楼梦》里，贾宝玉同林黛玉或薛宝钗结婚，都是违背科学原理的近亲繁殖，根本不宜提倡，而且须严格禁止。只因为它是小说，故事又写得那么缠绵动人，红学家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这个毛病。由此亦可见，至少在清代，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有待普及。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根据真人真事记下的一则悲剧，同样反映出这种反科学的顽固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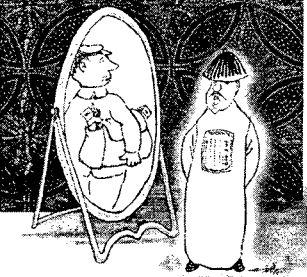
故事相当曲折。长话短说，农民二牛和他的妹妹各生了一儿一女，二牛的儿子取名三宝，妹妹的女儿取名四宝。还在襁褓之中，兄妹就给他们订下了亲事。两个小孩青梅竹马，也很合得来。由于连年或旱或涝，他们都逃荒到外面去当奴仆。经过艰辛的奋斗，当父母的攒下一笔钱，从北京赎回三宝、四宝，准备给他们完婚。他们的主人郑家很同情他们，好心地打算帮助二牛兄妹为儿女完婚。这时，郑家的私塾老师严某站出来反对，认为中表结婚不合礼法，违反了的会遭到上天的惩罚。郑老板当然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我们读书人应当把纠正风化的责任担当起来，不能见悖理乱伦的行为不加制止。这一来，郑家没了主意，二牛是乡下人，没文化，听严某这样一说，吓得不敢坚持这桩婚事了。三宝四宝终于离散。二人的下场十分不幸。四宝被卖给在京的一位候补官当小老婆，没几个月就死了；三宝发疯狂走，不知所终。

纪晓岚批评严某假道学，狗屁不通，不理解如今的世道人情。他甚至相信一种说法：严某居心叵测，觊觎上了四宝的美色，妄想占为己有。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并且诅咒严某不得好死，死后得进十八层地狱。其实最狗屁不通的，正是纪晓岚自己。幸亏严某并不曾在纪晓岚统治下生活，要不然，反科学的愚昧加上根本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在未入地狱前，严某肯定以邪教罪抓进监狱了。



狐怕狐？

一狐仙在某藏书家当了个义务图书管理员，十分称职，超过专门的藏书家。他不显形却可同人谈话。每当主人宴客，总要在座中虚留一席请他参加。他出席应酬，谈话谈恬典雅，切中时弊，令座中人倾倒。

一天在宴会上，定出的酒令是：每人说出一样自己所怕的人或物，说得无理的要罚酒，不是自己独怕的也要罚酒。有说怕伪道学的，有说怕马屁精的，有说怕谦虚过分反而显得虚伪的，有说怕烦琐礼法的，有说怕谨小慎微欲言又止的。最后轮到狐，他说：“我怕狐。”众人大笑说：“要说人怕狐还有点谱，你是狐，怎能说怕狐呢？罚上一大杯！”

狐用讥讽的口吻说：“天下最可怕的是同类。南方人不会同北方人争地，打鱼的不会同陆上的车马争路。因为他们不是一类人。凡争家产的，必是同父之子；争宠的，都是同夫之妇；争权的，必是同僚之官；争利的，都是同一市场的人。因为他们势利接近肯定会互相妨碍，互相倾轧。凡是施反间计，打入内部的，必与被反者是一类人，才能投其所好，乘虚而入。各位想想，狐怎能不怕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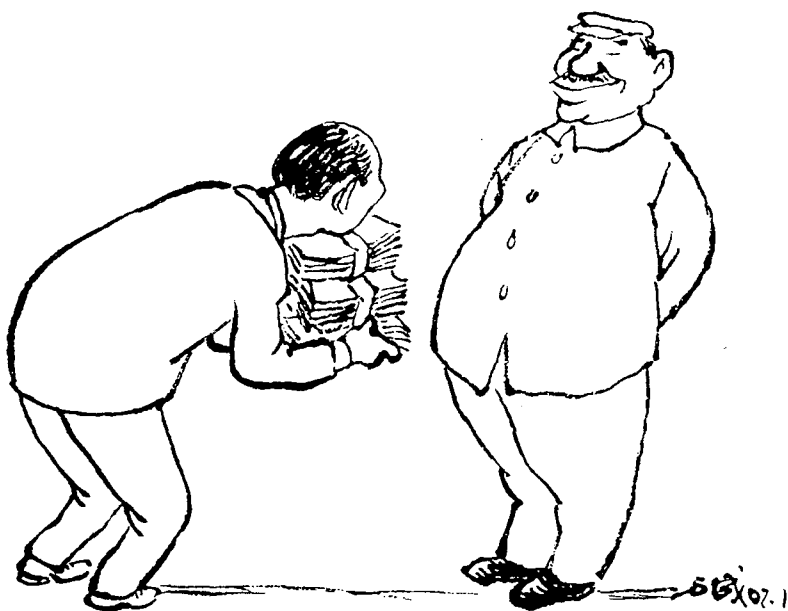
在座的都以为狐说得有理，只有一人说：“你讲得固然在理，但狐不是你一人所独怕，还是得罚一大杯。”狐仙认罚，大家哄笑散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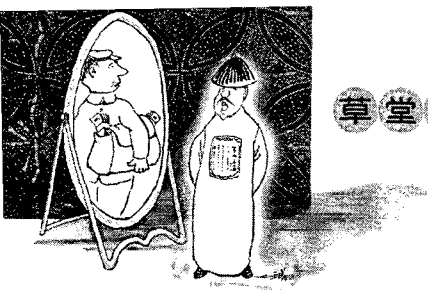
作为玩笑，罚一杯酒不必计较；但是，狐仙能用不少事例说明狐性实则人性丑恶的一面，其实比前面那众位的答案来得更深刻。狐毕竟是狐！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对一些问题还来不及发现。他说南方人不会同北方人争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地，乃是他活在乾隆时代，还没有领教过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的妄图吞灭中国。他说争利的只有同一市场的商人，却忽略了这些互相争利的商人又都得向有权势的官员进贡送红包。包二奶、第三者出现，对他那只有同夫之妇的女人才去争宠一说也提出了挑战。人们都说最狡猾的是狐狸，细细想来，即使成了仙的狐，在勾心斗角方面的体验，仍远远不如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





联想到潘金莲

某甲买了一个妾，没过两个月就逃跑了。她的父亲认为这是某甲家里妻妾之间争宠导致他女儿被杀并遭焚尸灭迹，告到官府。恰好这位当官的也同某甲一样，有过小老婆逃跑反而吃官司的遭遇，于是一口断定原告将女儿转卖他处反而无理先告状。原告虽受重刑逼供，仍坚决不承认。于是此案只好不了了之。一次，某甲的妻子回娘家，听说弟弟纳了妾，想见她一面。殊不知这位女人却紧关房门拒绝见面。当弟弟的下不来台，一怒之下闯进屋里，把女人揪了出来。那女人原来就是某甲的逃妾。这一来，某甲和他的小舅子都不肯要这个女人了。某甲领她回家后，赏她一百鞭子，把她配给一个年老的奴才。

纪晓岚接着还讲了一个“恶奴”们变成螃蟹被活活蒸死的故事，两个故事说明，他顽固地站在主子的立场来看问题。某甲妾为什么逃走，他不追究（某甲妾父告他，看来很可能有他女儿不止一次被欺凌的情况在前）；反而说这个故事表明造物主的安排非常巧妙，天网恢恢，逃妾终于又落到某甲手上，并且得到重惩。他对此十分高兴，一点也不觉得有失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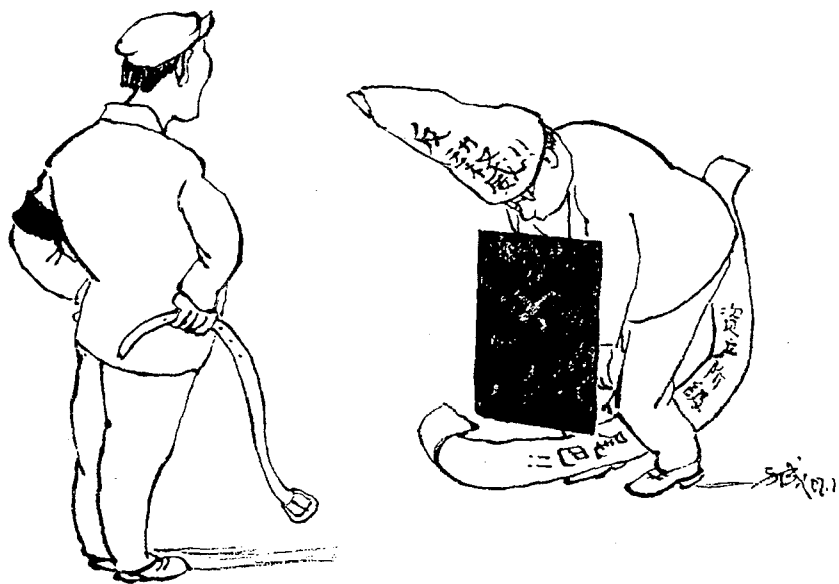
由此我想到《水浒》里那个潘金莲。她本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为那个大户老纠缠她，她只好告诉主人婆，表示不肯依从。那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倒赔嫁妆，不要一文钱，把她送给“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当老婆。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潘金莲心理上、生理上都得不到满足，以致使别人有机可乘，演出了被西门庆勾引，最后毒杀武大郎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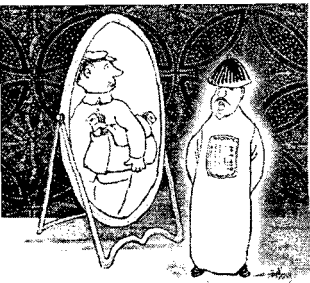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潘金莲杀人理当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那个不把人当人的大户，那个大户得以报复的专制社会，那个潘金莲要求丈夫给她一纸休书而不可得的礼教，不是更罪大恶极吗？

不把人当人，更不把下人(或阶级敌人)当人的中国文化，是该诅咒的。





两种历史观

一位年轻人在寺庙的院子里撒尿，挨了一砖头，并传来骂声，斥他当着姑娘们的面小便。这当然又是狐鬼之类了。随即又传来一位老狐的道歉声，说她家的丫头片子无礼。纪晓岚就此议论开来，说有的人总是护着自己的下属，把帮忙下属斗赢别人当成光荣，反而不如这位老狐那样克己让人。他有一位下属就有这种毛病。他曾对这位下属开玩笑说“我们死后，都会有一个墓志铭，作为盖棺论定。如果上面写着：此公秉正不阿，下属犯法照样依法惩处，人们会引以为荣。你也不例外。假如写的是：此公喜欢庇护下属，即使他们贪赃枉法，也总是为之开脱，人们会引以为耻。估计你也会如此。何以你现在却以耻为荣、以荣为耻呢？”纪晓岚并记下他老师董文恪的一句话：凡是不能写进个人历史的事，断断不能干。他认为这话很有分量。

按理说，此话不错；但只适用于君子而对小人无效，只适用于明主而对昏君暴君无效。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刘邦的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的杀人不眨眼……到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萨达姆在科威特的奸淫掳掠，哪一桩、哪一件史册都得记清清楚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有谁学纪晓岚那样喋喋不休地在一旁说教，那结果肯定是气得对方再多杀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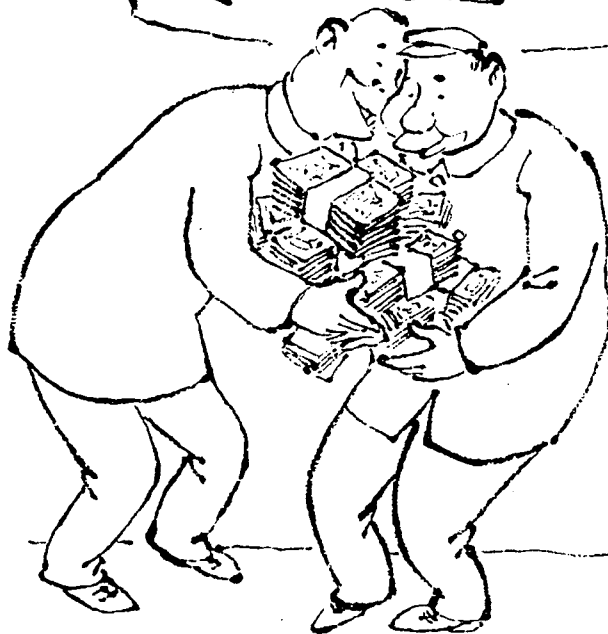
刘少奇沉痛地说过：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

胡长清厚颜地说过：“我是被判死刑的最大的官。”意思无非是说，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君子与小人之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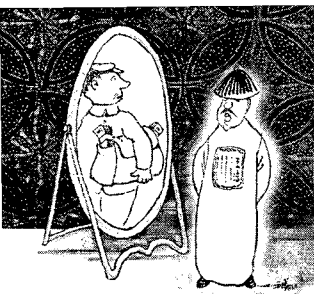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全心全意为人民



2002.4



可以闭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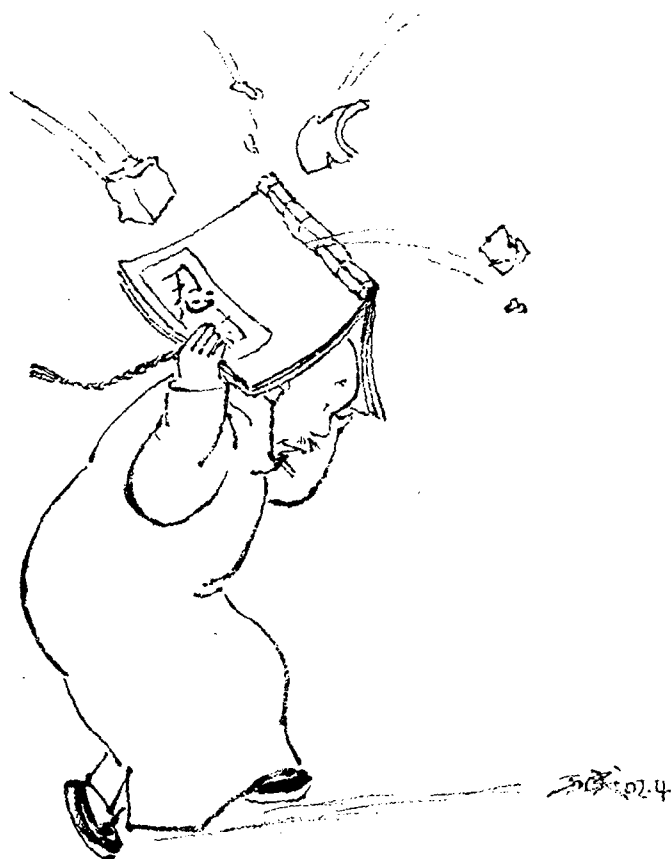
一农民一天夜里忽听见屋外有兵杖格斗声，全家都给吓醒了。爬上墙头看，却只见打斗声而不见人影，于是知道是群鬼斗殴。第二天夜里，又是照样打斗。农民被闹得烦了，气得拿出猎枪来朝墙外打了一枪，格斗总算平息下来。可是，屋外却传来鬼们的骂声：他们抢了我们的女人，我们也抢了他们的女人，告到土地爷那儿，土地爷劝我们两家把女人互相抵偿算了。我们都不服，在这儿决个胜负，关你什么事？你竟用猎枪打我们。现在我们两家人都来了，看你怎么打法！你举起枪来我们就躲开，你放下枪我们继续闹，你能夜夜都没完没了地开枪吗？这一来把农民吓得只好求饶送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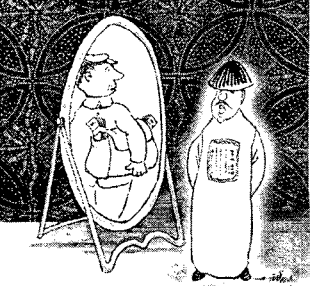
分明是鬼在那里搞得人家夜夜不得休息，纪晓岚却把“不是”派给了农民。说什么鬼并没有侵犯人，人却主动去侵犯鬼，让鬼有理由找上门来，等于开门揖盗。他还引用孟子的话说，乡邻之间的斗殴，不问清楚就去干涉的，是傻瓜，应当关起门来不理这类闲事。按纪晓岚的观点，农民应当关门闭户，装聋扮哑，任由鬼们天天晚上在外头斗得天翻地覆。他真可谓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痛。应当组织群鬼到阅微草堂院子里闹他三天三夜，让他也尝尝睡不好觉的滋味。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欺善怕恶的鬼，给他个铁坛子做胆，也不敢去惊动纪大人。这也是纪晓岚站在他们一边说风凉话的原因。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对着韩信说党进

多半又是一个站在主子立场编的故事：一富贵人家的家奴，因游手好闲被逐，于是造谣说主人家家庭生活淫乱。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根有据，很快就传布开来。主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求神保佑。一天，这位家奴突然死了，死后还被狗从墓里扒出来吃光，这是对负心人的报应。说此故事的佛伦先生还说，宋朝人党进听人说评话，说的是韩信如何如何。党进一听就来气，把说书人赶走。人们问他为什么，答曰：“他对我说韩信，肯定会在韩信那里说我。很多人都说党进昏聩，其实这才是最大聪明。那些只爱听别人对我说韩信，没想到他会对韩信说我的，才是真的昏聩。”纪晓岚说，佛伦先生这番话很有见解。

党进这段关公战秦琼的笑话，笔记中确有。佛伦如此理解，确属“独到”；但是，党进连韩信是汉朝人也不知道，反而疑心宋朝的说书人会对死去上千年的韩信说党进如何如何，只能是昏聩透顶，何来聪明？按照这套逻辑，所有的历史书作者都得挨党进一顿鞭子才是：你对我谈秦始皇如何坏，肯定会对秦始皇说我！这样一来，凡是有毛病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得下一道禁令，这个不准谈，那个不准谈。遗憾的是，持此类见解的“党进”不少。上纲上线大批判别人借古讽今，设下不准谈这段历史、不准谈那段历史的那类人，大抵都属党进一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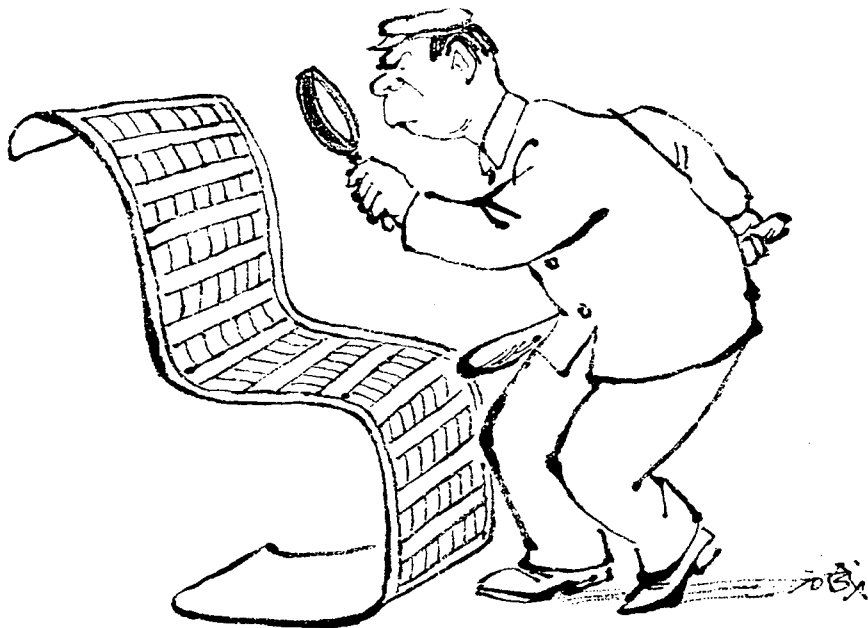
再说那位被派成造谣诬蔑的“负心”家奴，我颇怀疑是否果属造谣者。如果你家里一切正常，脚正哪怕鞋歪？何况法律大都袒护统治阶级，你有权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有势，竟连诉诸法律也不敢，这又是什么原因？

编这个故事只有一个目的：言论不得自由，“下人”更不得说三道四议论主子影响安定团结，破坏大好形势。敢违犯者，红牌一亮，通通完蛋。



屈死莫告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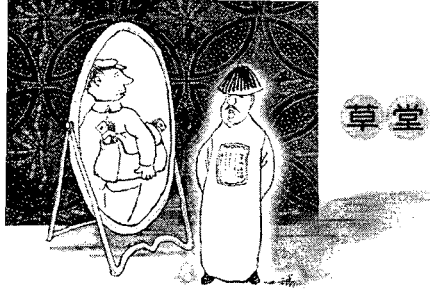
纪晓岚讲了一个包揽诉讼的秀才被狐仙教训的故事：这位狐仙，原先同秀才的父亲是好朋友，来往密切，从不捣乱。可是，这位秀才在当塾师的同时还帮别人打官司，干的是相当律师那种活。狐仙因此惩罚他：凡是给他修改的作业本，都整齐地放着没人动；凡是他为别人打官司写的状子，往往或丢失或毁坏。有时，狐仙还故意从他写状子的手中把笔抽走，弄得他一手墨。他教学收的学费，一文不短；他当律师赚来的钱，怎么也锁不住藏不了，总会被人偷去。学生来请教学问安然无事，人们找他讨论打官司的事则往往被打得头破血流。秀才被激怒了，请了个道士来擒拿狐仙。狐仙对道士说明了他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不外是秀才不肖，自败家声，作为他先父的挚友，不能坐视不管之类。那道士听后非常感动，说：“如果我死去的朋友有这样的儿子，我也没法子这样管他；愿意这样管又管得了的人，一千人中也未必有一两个。可敬的是，你们狐类竟能这样做！”道士不再理会秀才，叹息而去。秀才也因此羞愧得从此再也不敢替别人打官司。

这个故事反映出人治社会人们（特别是小民）对打官司的观点。过去有屈死莫告状一说。因为“官”字两个口，官司的输赢不在谁有理谁无理，而在于谁有权有钱，同官府的关系如何。当律师的，往往向着有权有钱的人，把没理的说成有理。即使该判死刑的，他们也有办法疏通官府，减刑甚至变成无罪。在这种情况下，打官司被视为老虎口中拔牙，帮助别人打官司的律师被称之为讼棍。这位秀才，因此也被认为干的是丧尽天良的坏事。其实，即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使在专制社会,如果依法办事,本来应当让有理的打赢官司。不是还有执法公正的包青天之类大官吗?帮助别人打官司的,照理也会有主持正义的类如戏台上《四进士》中那位为受害人杨素贞不惜挨板子的宋士杰。但是,这类人毕竟太少太少,甚至只能出现在舞台上。在民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专惩治坏人恶人,保护好人善人,打官司理应不如纪晓岚时期那样可怕,律师理应不如纪晓岚时期那样可恶。不止一起平民百姓通过打官司依靠法律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事件,说明人们对法律观念的觉醒。非常不幸的是,“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这类歌谣流行于民间,说明执法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两天电视台上开始播出《大法官》,说的也是这类问题。

但愿纪晓岚时期早日结束,秀才被狐仙惩罚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



业 镜

一个偶然的机，朱介如莫名其妙地到了阴曹地府，躲在一个地方偷看阎王审讯一批新鬼。其中一位在庭讯中昂起脑袋同阎王争辩，根本不服罪。这时，阎王把袖子一挥，大殿左边出现了一面一丈多宽的大圆镜。镜中呈现出一位被反绑着双手的妇女被人鞭挞，接着似乎电光一闪，镜中又呈现一位蓬头散发，被剥得一丝不挂躺在那儿的妇女。那个不服罪的人看见后，马上叩头说：“我认罪服罪。”阎王于是命令将他拉下去。朱介如从一位已死的朋友那里得知，这面大镜子，就是“业镜”。人们曾经干过什么坏事，有过什么坏念头，业镜上一目了然。阴曹断案，靠的就是这种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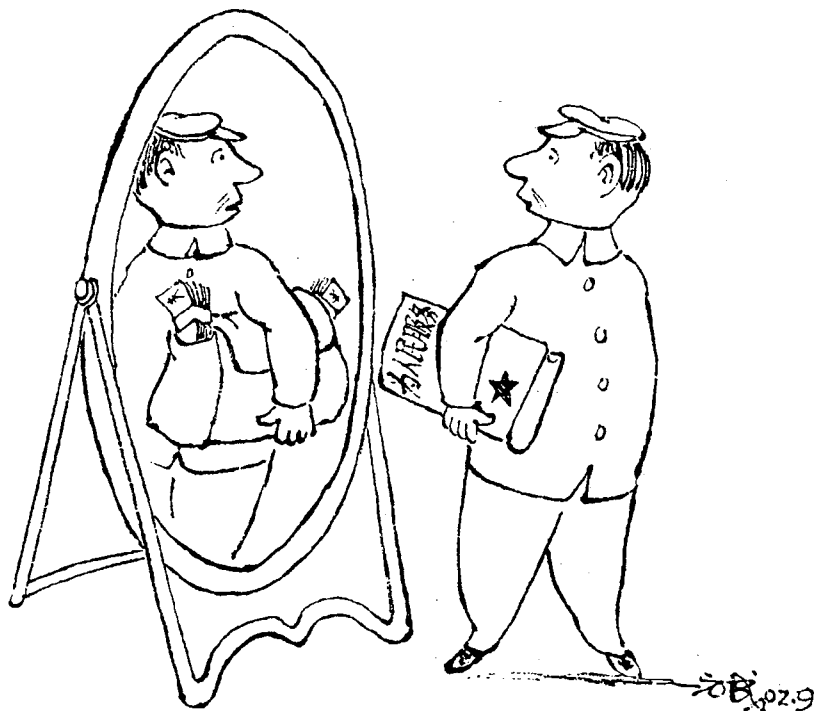
如果端的如此，可谓人不如鬼矣。在阳间，本来应当靠真材实料的人证物证（包括录音、录像）审案；但是，在没有真材实料的证据时，或虽有真材实料的证据但由于种种可以想象的原因审讯人根本不予理会时，“个别”审案人并不排除诱供、逼供甚至严刑拷打对方的手段，把本来没有杀人的“审”成杀人犯，把贪污犯从轻发落甚至轻轻放过。这类事情，报上揭露的已不止一桩，生活中当然更多。假如能用上“业镜”，让真有罪的人从镜上看见自己的罪行于是只好服罪，还无罪的人以清白，该是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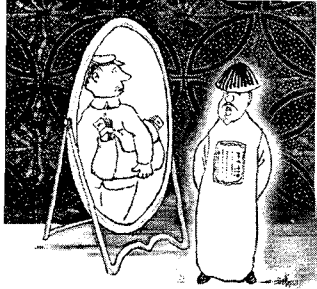
扩而言之，每隔一段时间，让某些“公仆”们在业镜面前看一看自己的“光辉形象”（最好也频频上电视让人们参观参观），如何说的一套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做的一套，如何以权谋私，如何瞎指挥，如何作秀出丑，如何大讲“伟大的空话”……我相信可能比一百吨的条例、文件更顶事。可惜这一切只是阴曹地府才有。





大骗子与小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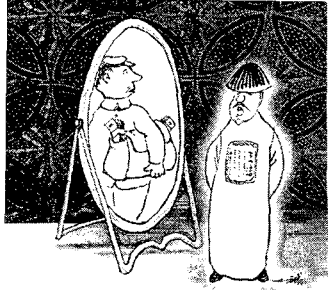
一位广东大款养了几十个方士即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互相吹捧，时不时搞点表演，搞得这位大款更加迷信他们。一天，来了一位道士，虽然衣帽破旧，然而神态却如独鹤孤松，谈吐更是妙语惊人。大款求他表演一下法术。他很随便就能驱鬼役神，呼风唤雨。松江的鲈鱼，台州的鲜蘑，吴越的橙橘，福建的荔枝，顺手就拿了出来。呼唤天上的宫娥来弹琴吹竽，仙女来唱歌跳舞，也易于反掌。手持他的仙符，可以神游十洲三岛；一粒小米大小的仙丹，能点石成金。这一来，不仅大款惊骇倾倒，方士们也纷纷给道士磕头，求他收为门徒，教他们成仙。道士同意了。在设坛拜师那天，他首先指出，他玩的也是法术，不是什么仙道。他还说，要真正得道，得处世淡漠，不能掺杂乌七八糟的想法。而如今道家的虚伪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十分可恶。他指着方士们说，比如你自称可以长期不吃饭，实际上偷吃辟谷丸（一种压缩食品）；你自称可以事先知道有鬼没鬼，不就是靠门口立着的桃木人吗？你说有什么仙丹，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壮阳药；你导人入冥司，只不过是用药荆根汁麻醉人；你的所谓召仙，不过是摄使鬼魂，幻化成形；……你表演的飞升，其实是魔术杂技。你们玩的这套把戏，要不是妖术就是骗术。说完，就要离去。众方士磕头牵衣认罪，求他超度。道士说：你们见过以炫耀法术来骗钱的人能成仙的吗？接着再说了一番只有积功积德，才能名列仙籍的宏论，霹雳一声，不知到哪儿去了。

纪晓岚郑重其事地花了成千字来记叙此事，对道士显然持肯定态度。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其实,只不过是一群小骗子碰上了一位大骗子而已。道士玩弄的那套所谓法术,说到底,仍不过是杂技魔术。谜底如何,得由我的朋友司马南来拆穿。我知道的是,这位道士料想从已养了那么多方士的大款那里捞不到多少油水,于是玩弄一通这类把戏,作为投奔某首长家中当宾客的台阶,靠权势来大捞特捞,弄它几百万美金然后去美国当寓公。



盲婚之苦

福建有一位女青年，未曾出嫁就死掉并埋葬了。一年多之后，她家一位亲戚在外县见到一位相貌十分像这位女青年的女子，声音体态也一样。这一切，使亲戚疑心越来越重，于是出其不意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女青年果然回过头来。亲戚回村后，马上把这桩奇遇告诉女青年父母。她父母发现，棺材里果然是空的。于是跟踪追击，找到自己的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女青年早就同邻居一位男青年相爱了，她父母却做主替她找了一位女婿。为了逃避盲婚，她服下一种可以使人假死一天的茉莉花根泡酒。下葬之后，男朋友把她从坟墓里挖救出来，一同逃走。

要求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诗经里就收集有他们或为他们写的诗，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更是变成戏文；但是，说归说，做归做，一些家庭的父母，总是把这种自由恋爱当成绝对不能接受的“禽兽”行为。于是，福建又发生了这起冒着生命危险（饮茉莉花根泡酒过量不能救活，躺在棺材里埋在地下又是一大险着）追求婚姻自由的事件。故事的结局是悲剧，那位男青年被以拐骗私逃罪论处。

刚刚收到的《山西文学》有一篇采访徐兰花的访谈纪录《永远与伊犁河作伴》，其中说到她被迫嫁给一位比她大 19 岁的老红军后的坎坷遭遇，很使人同情。前不久，电视屏幕上播放了一部歌颂这类婚姻的连续剧，一个文工团员嫁给她开始很讨厌的团长，我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十分反感地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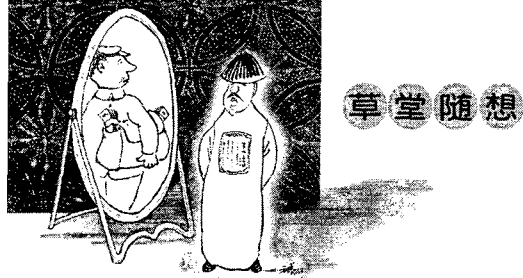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台。历史要求某些女人做出牺牲,我们只好认了;让人极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还把它当成美来歌颂?

但愿福建女青年这类故事永远绝迹。





级别拜物教

明朝杨继盛是一位出名的大忠臣。他当兵部员外郎时,坚决反对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对俺答的投降主义政策,被贬为狄道典史。后来仇鸾奸情暴露,杨继盛得以平反,一年内先后当过知县、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严嵩想收买他,又升他当兵部武选司。但是,杨继盛认为严嵩比仇鸾还要坏,不吃他那套,上书揭发严嵩。严嵩利用职权杀了他。七年后,严嵩完蛋了,隆庆皇帝给杨继盛平了反,在保定给他修了一个旌忠祠。

对于杨继盛,知识分子大都十分崇敬,把他当作学习榜样。一次,一群人游旌忠祠,众人都纷纷向杨公的塑像叩拜行礼,有一个人却不拜,仅仅作揖。有人问他为何不拜,答曰:“杨公是员外郎,我也是员外郎,一样级别,没有参拜他的道理。”有人说:“杨公可是位大忠臣。”那人不以为然地反驳:“难道我是奸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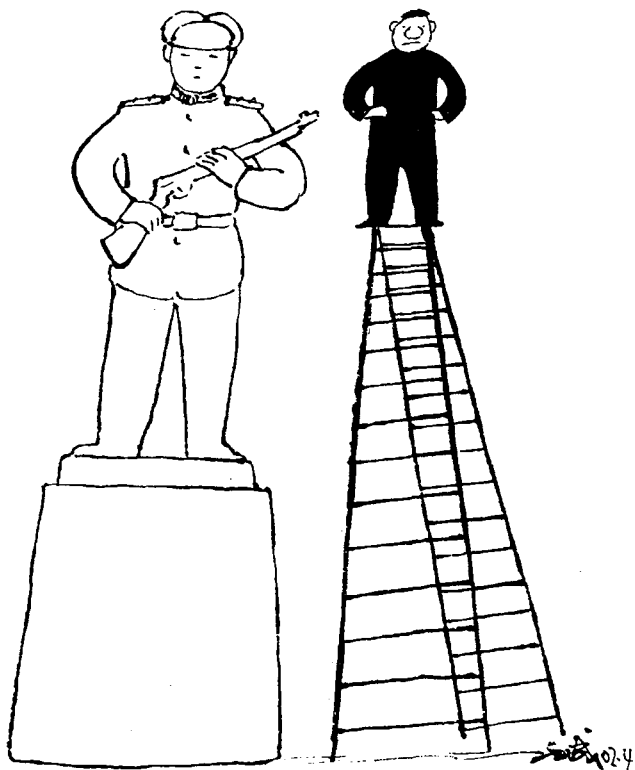
纪晓岚说,面对这种人,你只好没脾气。他并引田白岩的话说:“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遇见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要使这种人觉悟过来,比把一团乱麻理清楚还要困难。”此话有理。对于硬说三乘八等于二十七的昏蛋,你就得让他一辈子认定三乘八确实等于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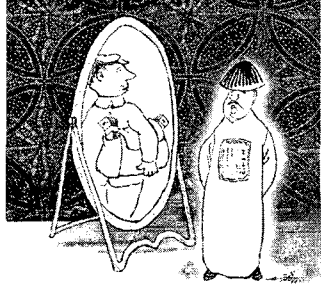
有一点是纪晓岚、田白岩体会不到的,那就是此人除了昏聩之外,还中了极深的等级拜物教之毒。员外郎就不该拜员外郎,就是等级拜物教的铁教规。曾经听说,《林海雪原》中那位杨子荣原型牺牲后的坟墓,就曾因规格超过级别而遭非议甚至力主刨去。按这套教规,仅仅是个班级的雷锋,只有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士兵才能向他行礼，否则就是越“礼”。吃瓜子吃出虾米来，这种“仁”(人)有的是。





瞎 编

纪晓岚说，昌平县有位养鸡谋生的老太太，只卖鸡蛋不卖鸡，即使有人肯出高于常价十倍的价钱买她的鸡吃，她也不肯卖。于是，她家满山满谷都是鸡，多得不计其数。这一来出现了奇迹：一天，她把打回来的麦子晒在院子外面的场地上，她家千百只鸡一齐奔拥来啄食她晾晒的麦子。老太太一个人赶不及，呼喊家中男女全出动来帮忙驱赶。大家正在忙得团团转时，只听轰地一声巨响，她家的五间房全倒塌了。群鸡也被吓得飞入山去。纪晓岚说，鸡群显然是受鬼神指挥来救全家人的命。

这个故事应当是《阅微草堂笔记》中最蹩脚的故事之一。养鸡只卖蛋不卖鸡，那么，老得不下蛋的母鸡也得像离退休者那样继续养着？养过鸡的人都知道，孵一窝鸡出来，小公鸡的数量总是超过繁衍的需要。那么，这些小公鸡也得一直养着，养到给它送终？这样算来，老太太的鸡蛋成本肯定比别人高，她在市场中怎么竞争？只有当官做老爷，光会吃鸡不知养鸡甚至没见过鸡走路的人，才相信而且当劝世文记下这类不合情理的故事。

“禽鸟得气之先”，某些动物对自然界的变化的预兆如即将发生地震之类，比人类可能早一些感觉到。但是，在纪晓岚笔下，这群鸡简直是有计划地救人了，完全有悖于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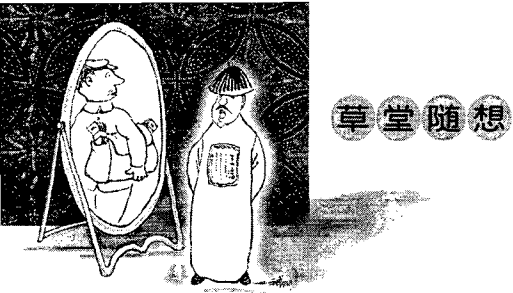
纪晓岚应下放到干校养鸡三年。

无异食人生番

英武殿大学士温福说，他在新疆乌什率兵打仗时，有一位骁骑校腹部被刺了好几刀，军医没法为伤员缝合。正在这时，押来几个被俘的回族妇女。医生说：“有办法了！”他选择一位年壮肥白的妇女，活活地割下她的肚皮，捂在伤员的伤口上，用布缠裹起来，把伤员救活了。这位伤员痊愈后，补上去的皮肤同伤员的皮肤合而为一，知痛知痒。温福说：如果不是打仗，就不会有这样的伤员；不是打仗，也没有这种治伤的药。纪晓岚说，此话有理。按照法律，叛徒逆党理当处死，不剥她的皮，也得杀她的头。用她的皮肤去救忠义之士，跟用杀人的办法来救人不是一回事。

这种医术是否可信，姑且勿论。可恶的是纪晓岚的这番剥皮有理的谬论。回族妇女是“叛徒逆党”还是“叛徒逆党”的家属，根本没有说清楚，这是一。“叛徒逆党”是否都该杀，应不应分别对待俘虏，这是二。更荒唐的是，即使此妇该杀，也应按照法律将她处死，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把她当药使，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剥去肚皮，让她被折磨得在痛苦中死去。

纪晓岚这种惨无人道的“废物利用”论不是他的个人独创，而是中国文化中不把人当人的反人道主义传统的“活学活用”。说出这种话和干出这种事的人，无异于食人生番。温福和纪晓岚是该被诅咒的。可怕的是，温福和纪晓岚这一套仍后继有人。记得在一本书里曾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过从押赴刑场的、活生生的“反革命”（其实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学生）死囚身上取出器官来，供“首长”使用的可怕事例。



重在表现

某财主家来了强盗企图打劫。眼看着他家的门楼就要被攻下来,强盗们举着火把,持着利刃,恐吓财主家人说:“谁敢叫喊就杀谁!那么大风,你们喊也没人听得见,等于白白送死!”财主家全被吓得不敢出声。他们家一位十五六岁专司烧火做饭的丫头,就睡在厨房里。她带着火种,悄悄地爬行到后院,把一垛柴禾点着。霎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全村的居民被惊起,几里内的邻村也赶来救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加上人多势众,强盗们哪里是对手,终于被擒送官府。

财主因此对丫头的行为很感动,想把她娶作儿媳妇。他儿子也同意,说:她足智多谋,一定是治家好手,虽然是做饭丫头又有什么关系?!财主大喜,马上置办衣服首饰,当夜就举行婚礼。“迟了,就会有人讲尊卑,论良贱,生出许多是是非非来,反而办不成了。”

刚刚读完蓝英年翻译的苏联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小说中有一位爱称娜塔莎的年轻打字员。她工作勤快,是出版社最好的打字员,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她关心政治,每天都把《真理报》从头到尾看一遍……;但是,因为她的父亲是旧军官,她始终入不了团,在出版社的地位比工作极糟的打字员还要低。诸如此类的阶级警惕性,使“重在表现”变成遥遥无期的“考验”。两者一比,财主家的丫头实在走运极了。

财主让儿子马上同丫头结婚,说明他也明白那种“唯成分论”的压力非同小可,同时也说明“唯成分论”(可以是另一种叫法如“门当户对”之类)在中国的源远流长。“重在表现”,话一句耳。

包二奶与妓女

一位士人恋上一位妓女，爱得要死要活，难舍难分。他提出要花钱为妓女脱籍从良，当他的老婆。妓女坚决不同意。士人再加码，许愿给她买一套宅院单独过日子，而且像对待正房妻子那样对待她，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包二奶”，她更加坚决拒绝。士人奇怪，问她为什么这样不肯领情。妓女叹了一口气说：“你抛弃了结发妻子来同我好，这样的人，能作为终身寄托吗？”

纪晓岚认为这位妓女很有见识，其实大谬。按照这套理论，除非碰到《卖油郎独占花魁》那位秦卖油秦重，妓女只好一辈子当妓女。可是秦重这个人分明是说书人编出来的，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十全十美又那么痴心的完人；妓女这个行业吃的是青春饭，人老珠黄之时又怎么办？碰上那样一位肯把她当包二奶（那时叫“两头大”）供起来的人，却去考虑可否终身寄托，实属不切实际。君不见那位据传同厦门走私大案的小赖子亲属订了同居三年婚约的女歌星乎？人家靠青春吃饭，一纸婚约，一场结果还未达三年的“恋爱”，就捞来一幢小别墅，一辆小轿车，外加一辈子也未必花得光的银子。她压根儿不曾想过把终身寄托在赖某人身，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抽身重返歌坛，“扭扭屁股就来钱”。有了房子、车子、银子，再找一位小白脸易于反掌。钱是最最可靠的终身依托。

纪晓岚保守僵化，小姐们千万别上他的当。

草堂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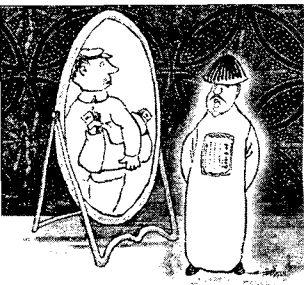


向苏小小取点经

有人在西湖扶乩，乩仙下坛写出一首七言诗。从诗的内容看得出来，这位写诗的仙姑是当年钱塘名妓苏小小。一位客人提出疑问：仙姑是南齐时代的人（按：有两位苏小小，均钱塘名妓。另一位生于宋，纪晓岚说的是六朝时南齐的名歌妓），那时候还没有七言律诗，你何以也能写出七律来？仙姑回答说：阴间同阳间一样，时代潮流总是不断变化发展。只要不是愚昧的蠢人，就得与时俱进。孔夫子当年只识大篆，你们写祝词时何以用隶书？释迦牟尼不识汉语，他的经书的注疏何以用骈体文？由此可见，千年以前的人，性灵仍在，就会理解今人的语言，精通今人的文字。接着还说了好些例子，又写了四首永明体的仿《子夜歌》五言诗。

苏小小女士这番高论并不孤立，《儒林外史》那位马二先生就曾说过类似的与时俱进论。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只不过举业的途径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战国的举业是游说，汉是贤良方正，唐是做诗，宋是理学，本（明）朝是时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否则，哪个给你官做？

毛头小子余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硬是揪住石一歌老账不放，分明是坏别人的买卖。其罪过与抓住“名人”大作的错别字不放的“苍蝇”同。该罚读《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十七遍，如背不出苏小小、马二的有关言论，掌手心二十。



批评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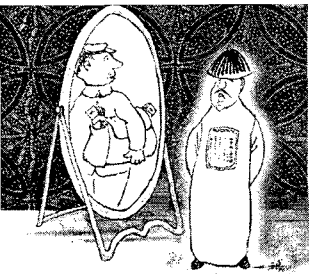
《新齐谐》有此一说：冥间榜文上公布吕留良的罪是批判佛家太过火了。纪晓岚认为，吕留良的罪过是又吃清皇朝的饭（《清稗类钞》说他“誓不仕。郡守以隐逸荐之，乃削发为僧”。孰是孰非，暂且勿议），又写文章毁谤皇上。吕留良批判佛家，仅仅是因为他把同朱熹有分歧的陆九渊、王守仁当成佛家来批。由此他并对批判佛家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

五台山和尚明玉对纪晓岚说，在批判佛家方面，宋代的儒家比唐代的韩愈要深刻细致。纪晓岚在同意这种说法后补充，其实和尚尼姑们怕韩愈而不怕宋儒，恨韩愈而不恨宋儒。道理很简单，韩愈批的是靠布施而过活的佛门之徒，他的文章是写给盲目信佛的愚夫愚妇们看的；宋儒批的是明人心、见性灵的佛教理论，他们的读者是士大夫阶层。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世上士大夫少而愚夫愚妇多；和尚尼姑们得来的布施也多来自愚夫愚妇，士大夫提供的是少数。如果韩愈的批评深入人心，其后果是寺院的厨房就会断了烟火，和尚尼姑们失去了活路。僧徒们即使端的修行到家，也不可能空着肚子露宿街头去宣扬佛法。这就有如打仗时切断了对方的粮道，使它不攻自溃。假如宋儒的批评得胜，其后果只不过是批你的，我干我的，谁也不必服从谁。因此，唐以前儒者的言论有用可行，到了宋代，儒者们的批判对佛家并无损伤，不过是瞎起哄。吕留良的批佛，属于后一种，说他有罪，未免抬举他了。

难怪纪晓岚对吕留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吕留良可是雍正朝大名鼎鼎

的反革命曾静的黑后台,光这一点就注定他“永世不得翻身”。何况,诚如纪晓岚所说,从理论上深批佛家,其效果肯定不如把和尚尼姑们的丑行谬论一件件揭示给一般老百姓强。从效果看,韩愈的批判胜于宋儒的批判。《三言二拍》中那些暴露和尚尼姑丑行的小说,可以说其效果又胜于韩愈的文章:不必识字的人,也可以从小说故事中接受反迷信的教育。

但是,纪晓岚的说法,站在普及与提高的角度看,则未必全对。儒家对佛家的批评,固然有空对空瞎起哄的,但总会有批判到佛家唯心主义的要害的。不能说这种批判对佛教学说也毫无损伤。当然,如果这类高论写得玄之又玄,即使士大夫也读不懂,那就另当别论。



四救四不救

《阅微草堂笔记》介绍了官场中当幕僚的应当熟悉的口诀：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

持此观点的官吏们认为，在办理案件时，死的已经死了，再也无法把他救活，而活着的人还有一条命。如果判活人杀人偿命，岂不是又死一个人？因此，宁可不顾死者的冤屈，也得设法把活人救下来。这就叫救生不救死。

什么是救官不救民呢？小民告官，如果上告的小民的冤枉得到申雪，当官的下场就很难预料。如果上告者输了，那下场了不得也只是流放充军。至于官员们是否冤枉好人，就不必较真。

所谓救大不救小，即是谁官大谁有理。据说如果同样有罪，权势愈大的惩罚愈重，受牵连的人肯定会很多；而如果把罪责推在小官身上，他所受的惩罚要轻，受牵连的人也会比较少。至于小官是否端的有罪，应该不必过多考虑。

在旧官已经卸任的时候，有些牵连旧官的案子还没了结。这时，为了让他走得快，就得只眼开只眼闭地设法把案子了结，好让新官得心应手地接班。

这个所谓四救四不救，纯属混蛋逻辑。表面上看来，他们在处理案件中，不曾受贿，不是奸诈取巧，不是公报私仇，而仅仅是想当个“忠厚长者”。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罪恶不下于贪赃枉法，甚至比贪赃枉法更贪赃枉法。纪晓岚编的这个故事里，执行四救四不救原则的，在阴司里都得到报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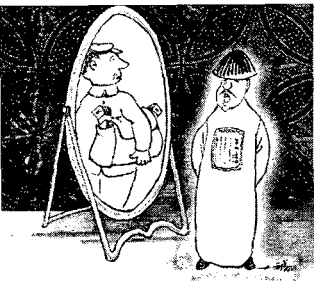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应,当然大快人心,其实仍纯属“放屁安狗心”的骗局,应当让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接受法律制裁。

四救四不救,难道仅仅皇权专制社会才会有吗?未必。可怕的是,在法制失踪,人治代替一切的时候,有的人虽然没有明确的纲领,干的却仍是不分是非的“四救四不救”,或根据这个原则起哄助声势。



官老爷办案——打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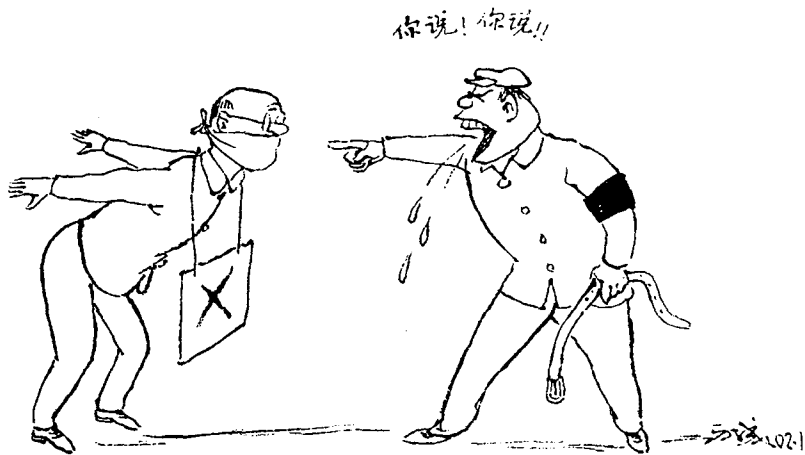
“官”字两个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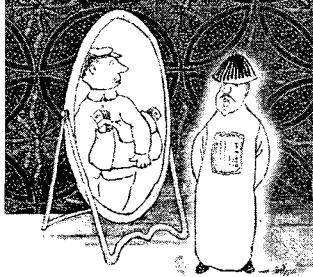
几位书生去参加乡试，夜间在一座破祠堂的台阶前歇脚，听见两个鬼说话。甲鬼问：“先生从哪儿来？”乙鬼说：“我同邻家争地界，到土地爷那里告他。先生当过多年幕僚，见多识广，你看这场官司有打胜的希望不？”这一问，引起甲鬼的一番教诲和议论。

甲鬼说：“老兄你真是个书呆子。打官司胜负哪能说得准的？如果想让被告赢，审案的可以对原告说：‘他不告你你告他，是你侵犯了他的地界，自知理亏，无理先告状。’如果想让原告赢，就对被告说：‘他告你你不告他，可见是你侵犯了他的地界，自知理亏，不敢打官司。’如果想让后占地界的赢，可以对先占地界的说：‘你是先下手为强，想造成既成事实。’如果想让先占地界的赢，可以对后占地界的说：‘地界早就划好，有案可查，你是无事生非，故意找岔。’如果想让富家赢，可以对贫家说：‘你这个无赖，明明想敲竹杠发横财！’如果想让贫家赢，就对有钱的说：‘你为富不仁，仗着有钱有势，没完没了地侵占别人的地方。’如果想让有权势那家赢，可以对没权势一方说：‘人情总是同情弱者，你不过想靠这种同情心来取胜，法律可是讲道理不讲人情的！’如果想让没权势一方赢，可以对有权势那方说：‘天下只有强欺弱，不曾有弱欺强的。如果他不是真的有委屈，敢同你打官司吗？’让打官司的双方妥协不再争吵下去的办法也有。……可见要怎么判都行。”

纪晓岚评论说，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老于幕府”，即吃惯了法律饭经验丰富的师爷也。由此可见皇权专制社会的法律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或曰

法律是如何被执法者不顾事实随意玩弄,因而使得国人常有“气死莫告状”一说。此说很可以为“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爱好者作参考,固然不在话下。窃以为还可以补充一点是:明乎此,可以得大批判之精髓矣!大批判者,从刺刀丛中杀出的官论也。人们如果把大批判家各个不同时期的文章搜集到一起,就可以窥见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却又无不“言之成理”的“说法”。惟一不同的是,大批判家笔下,总是他这个原告对,权势对;即使被告对,也是其时被告已翻身成了原告。人嘴两张皮,再加上官字两个口,这也是大批判家和师爷们稳操胜券的关键所在。





与盗和平共处

一财主家遭劫，全家主仆群起追捕强盗。他们人多势众，强盗一看形势不妙，扔掉所掠财物逃窜。这家人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他们家祖坟地的森林中。天黑，家人不敢摸进森林里，强盗也不敢出来。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人们被吹得睁不开眼睛，强盗于是趁机溜走。

第二天，主人在梦中见到祖先。祖先说：“如果强盗抢走了钱财，当然得追捕；他们弃物而走，就可以别追了。你们追上他们，互相格斗，万一被他们伤了人，损失岂不更大？即使你们人多势众可以打赢他们，若是杀死了强盗，就得报官。假如官府不谅解你们，说你们不该杀人，损失岂不更严重？再说，你那班追贼的都是乌合之众，而强盗个个是亡命之徒；他们可以每天每夜随时来算计你们，你们却不能夜夜防盗。跟这种人结下怨仇，可真是后患无穷啊！那旋风是我刮起的，为的就是帮你解开这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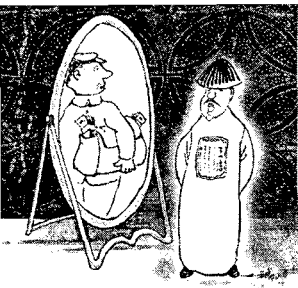
纪晓岚完全赞同这位“祖先”的教诲，让做梦的财主长叹一声说：“我这才知道，稳重老成深思熟虑的处世方法，要比少年气盛逞强的做法高明得多！”影响所及，直到今天，咱们仍不少见仗义抓住小偷或打伤强盗的好人，硬是找不到失主或苦主站出来证明他确是见义勇为这类让人气馁的丧气事。前几天读到一则报道说，在搭公共汽车途中，售票员向大家发出警告：小偷即将在下一站上车，请乘客们看好自己的钱包。小偷果然如预报那样上了车，又因大家有备无所收获而下了车。乘客们问售票员：“为什么不抓住证据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售票员说：“送去派出所，没几天就放了。他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们会报复的。”有读者写信到报上说,他在公共汽车上抓住扒手,要求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让他去报案,司机不理,居然听任扒手下车从容而去。更加可怕的是,中学生钱龙在公交车上抓住扒手,众乘客不予支持,反而对钱龙被扒手毒打无动于衷。诸如此类的咄咄怪事,说明纪晓岚这一套仍很有市场。为了一己的私利,竟逃避对邪恶的斗争,社会风气败坏得真是可以了。





鬼差的“工作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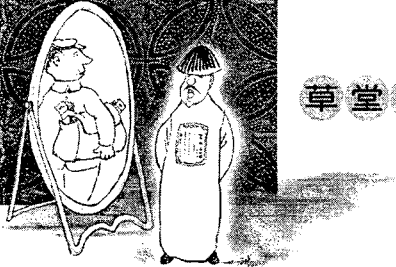
迷信鬼神的纪晓岚记下前辈赵鹿泉讲的一个关于鬼的故事。

孙先生曾当过家庭教师。在主人家母亲病危的一天，侍候他的小童给他送晚餐来。孙先生正忙着，让小童把饭菜放在另一间房屋的茶几上。等到孙先生打算吃饭时，发现有一位穿着白衣服的人已坐在那里。他感到很奇怪。这时，一位穿着黑衣服的矮个子也溜了进去。接着，这两位竟在茶几上对坐并大吃大嚼起来。孙先生很生气，对他们严加斥责。白衣人夺门逃掉了，黑衣人却被堵住逃不掉。孙先生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看黑衣人如何收场。这时，主人踉踉跄跄过来对孙先生说：刚才病人用鬼的腔调说，有两位阴间的捕吏奉命来捉她，其中一位被先生扣押了。这样下去，耽误了时限，亡故者会得罪的。我不晓得真假，特意来你这儿看看。听他这么一说，孙先生只好挪到别处去坐。他仿佛见黑衣人溜了出去，接着就传来内宅一片哭声：主人家母亲去世了。

纪晓岚当然相信这是实有其事。他说，阴司的刑律非常严，谁干了什么坏事都隐瞒不了；可是，这两位摄魂的鬼差，竟抢夺病人家的酒食，由此看来，对于人世间的差役，得更严格监督才是。

鬼差云云，纯属迷信；而纪晓岚听来的故事实在缺乏想象，把鬼差说过分老实甚至窝囊。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把牛头马面露出来，书呆子孙某不吓得魂飞魄散，还敢堵在门口不让对方走？使我感兴趣的是，一份供家庭教师吃的工作餐，就够他们两个鬼吃，也实在过分菲薄。果真如此，阴间的鬼

差比阳间的差役良善多了。且看《水浒》，即使是柴进府上，宋江庄里，只要是来执行公务的差人，哪一个不得酒肉侍候，外加“好看钱”若干两？嗤嗤小民更不必说了。于是，一个村招待上头来人的伙食开销，一个月可以高达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阴间有如此廉洁的鬼差，实在是鬼们的幸福。写到此处，一友人见了笑曰：如果阴间的差吏也同阳间的董超、薛霸一样狠毒，小民们不仅活不成，而且还得加上死不起了。正因为阴间的日子比阳间好过，所以只见阳间的人自杀，却从来没有死人从阴间逃回阳间来的记录。一笑。



臭男人总有理

小丫头柳青，被主人指名配给小奴益寿当未婚妻。这位益寿却好赌，输得躲债出逃，长年没消息。这时，主人动了歹念，要柳青当他的老婆。柳青恪守礼教，既不肯另嫁别人，更不同意当姨太太。这时，媒婆式的人物上场了。她肯定柳青一心守着益寿无比正确，又劝她暂时依从主人。“他答应设法替你找益寿，还同意益寿回来后把你还给他。你如果不依，他把你卖到远处，你一辈子也休想再见到益寿。”于是，柳青只好认命当了小老婆。几年后，益寿终于回来了。主人没有失言，把柳青还给益寿；但是，主人仍企图继续玩弄柳青，并且用钱买通益寿，让益寿逼她就范。柳青誓死反抗，结果是主人把益寿夫妇逐出家门。柳青临走时交给女主人一个小箱子，里面全是她依附主人那几年得到的赏赐，一分一厘都没有少。离去后，柳青同丈夫一起靠劳动过着艰苦拮据的日子。

这家主人是纪晓岚的亲戚，他还见过当小贩的益寿。这位《四库全书》的总编辑记下这个故事，提出一个他认为根本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对柳青如何评价？能说她不贞也不淫吗？能说她既贞且淫吗？他要求读者帮他解答。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前提是从根本上否定那种不把穷人当人，更不把穷女人当人的礼教，从根本上否定那种站在臭男人一边的歪理邪说，把柳青们解放出来。

纪晓岚的糊涂尚情有可原，可悲的是，支配着纪晓岚的这一套，直到今天仍有市场。只不过稍微变了一下花样，披上一件红色的华丽外衣。更可怕的是，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其地位比柳青们更不如。

奴隶的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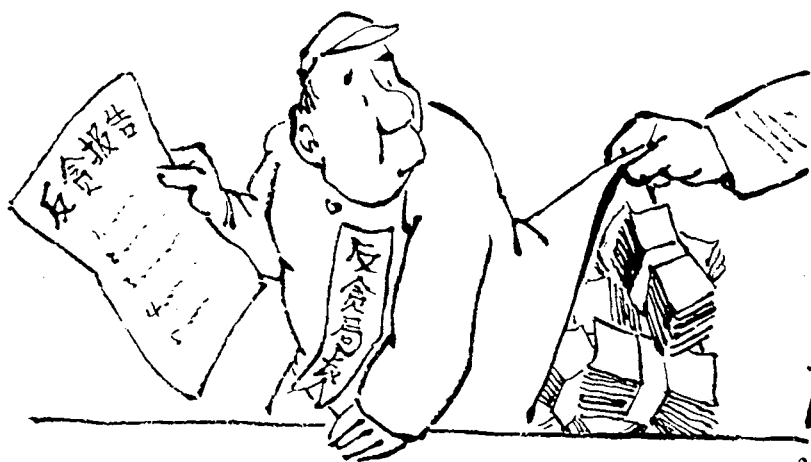
某公用棍棒打死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仆人。仆人死不瞑目，灵魂附在他家一个痴呆的丫环身上，跟某公辩理说：我营私舞弊，论罪当死。但是，你打死我，我却不能服气。你在朝廷高官厚禄，不比我享受的待遇更好吗？可是你卖官鬻爵，捞得万贯家财，不比我的营私舞弊更厉害吗？在某某案件上，你颠倒是非，出人生入死，所玩弄的权术不比我更猖狂吗？你可以背恩负国，有什么资格责备我背负主子？你用这套理打杀我，我实在没法服气。

纪晓岚记下父执辈史松涛先生在他少年时对他父亲讲的这个故事，并记下他父亲听了这个故事后发出对某公有所微言、并认为应当从中受到教益的一番议论。

窃以为，这位奴隶的抗议确实很值得品味品味。首先它说明，这位奴隶虽有营私舞弊之事，但他敢于义正词严地同主人辩论，说明他还不至于堕落成奴才，这是可敬者一。他的这番言论，一句句都击中对方的要害，道出对方以大贪反小贪的丑陋面目，痛快淋漓，更是让人浮一大白。

但是，大贪官惩处小贪官，世情却又往往如此。驳回抗议。

草堂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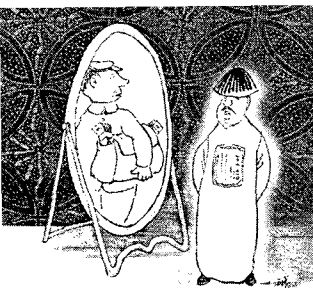
01.8

理学家之伪

一有机会就宣传女人“三从四德”的纪晓岚，给我们讲了一个批判卫道者的故事。

雍正年间闹大饥荒，农妇郭六的丈夫出门逃荒，把赡养疾病缠身的父母这副重担交给郭六。丈夫走后，有人见颇有姿色的郭六家缺衣少食，企图用金钱引诱她。她不理睬，坚决靠做手工活养活二老。终于有一天，日子熬不下去了。郭六请邻里集到一块叩头后说：“丈夫把父母托付给我，我现在确实挑不起这副担子了。如果不另找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各位如果能帮我一把，请帮帮忙。如果不行，我只好靠卖笑过日子。请大家不要因此笑话我。”邻里们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都散了。郭六痛哭一场，把情况禀告公婆，开始卖笑。她用卖笑所得的一部分积蓄买了一个女孩子，严格防范，不准她同外人见面。人们认为她准备养大这女孩子靠她赚一笔大钱，她不屑一辩。三年后，丈夫回来了。郭六拉着丈夫一起到公婆面前，对丈夫说：“父母健在，现在交返你。”又把那买来的女孩子引到丈夫面前说：“我的身子已经被玷污，不能忍着耻辱再来侍奉你了。我为你娶了一个媳妇，现在也交给你。”丈夫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郭六说：“我去给你做饭吧。”其实是到厨房自杀了。

县令来验尸，只见郭六两眼炯炯闪亮，死不瞑目。县令做出了可以将郭六葬于祖茔地，但将来不能同丈夫合葬的判决。郭六眼睛仍不肯闭上。做公婆的哭着抗辩道：“她本来是个贞洁的妇人，为养活我二人才



草堂随想

走出这一步。当儿子的不能养父母，反而拒绝替他养活父母的人？身为男子汉，养活不了父母而逃走，把重担交给一个少妇，到底是谁该拒绝谁呢？至于她是不是同我儿子合葬，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官长不必过问。”这时，郭六才闭上眼睛。当时，乡里人议论纷纷，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纪晓岚的祖父说：“论理，‘节’与‘孝’应当并重，但有时却‘节’、‘孝’难两全。这件事的是非，只有圣人才能判断，我不敢多嘴。”

从全文看，纪晓岚显然是站在同情郭六这一方的。可恶的是那位县令，竟做出了如此不合情理的判决。由此可见理学家不把人当人，特别不把女人当人的狰狞面目。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肯定，这位道貌岸然的县令，肯定有过用公款或根本不付款到歌舞厅找三陪小姐“娱乐娱乐”的事情。他们往往都是在理论上反对女人卖淫，却又在实践中帮助女人实现卖淫。也正因此，他才“左”得出奇，实则“形左实右”地做出对郭六极不公正的判决。

理学家老给女人提出诸如此类的难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下一个同郭六的做法相反的女人：一女子同父母一起被强盗抓住，强迫女子接受奸污，答应在他的兽欲被满足之后释放她父母。在父母受不了严刑命她顺从盗贼之时，女子仍坚决不肯，于是同父母一起被杀。理学家们这时认为，女子应当执行“未嫁从父”这一条，不该为了维护自己的贞节而坐视父母受刑。还是女子不对。郭六为了养活公婆卖身错了，某女子不肯让强盗奸污累及父母也不对。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使人想起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羊脂球的不幸。对她们的指责，全属站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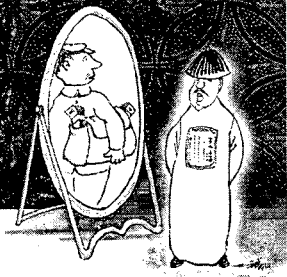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着说话不腰痛，反正总是他们有理。

仅此二例，伪道学之伪，不难发现。纪晓岚看不惯这类伪君子，说明他还有点人性。



理学家



怕的是没权监督

一位学会茅山法术的道士特能治妖鬼，灵验得很。一家人被狐仙作祟，出银子请他驱除。他整理行装准备起程时，有一位他熟悉的老先生对他说：我长期同一位狐仙交朋友，他求我对你说一句话：狐仙并没有得罪你，你也没有什么同狐仙过不去的仇。你只不过是收了他家的钱，于是帮他们办事。听说你们谈好，事成之后给你二十四两银子酬金；现在，狐仙愿出十倍的银子给你，先生能否不接这个活？说完，把一包银子放在案上。这位道士一向贪财，他收下了银子，对请他治狐仙的人说，我的法术只能治一般的狐，昨天我召神将去你家侦察过，发现在你家作祟的是天狐，这种狐我可治不了，抱歉抱歉。

白捞了这笔银子，道士十分高兴。转而又想，狐仙们手里有的是金银财宝，完全可以用这种办法弄到手。于是用法术召集各处的狐仙，以雷击火焚相要挟，要他们缴纳贿金。没完没了地逼索，搞得狐仙们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共同合谋盗走了道士的符印和法器，使他无术可施。道士最后被一位狐仙缠住，搞得他癫狂号叫，投河而死。狐仙们又把他盘剥的金银财宝全部夺回，一个子都没留下。

纪晓岚从这个人妖较量的故事中得出的结论是，上天的报应迟早要来到。咱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道士的贪得无厌，根本的原因是他拥有镇妖驱鬼（在人间，这种被镇的“妖”就是嗤嗤小民）的法术，却没有什么力量来监督他如何使用这种法术。有如一位官员，他拥有这种权、那种权，却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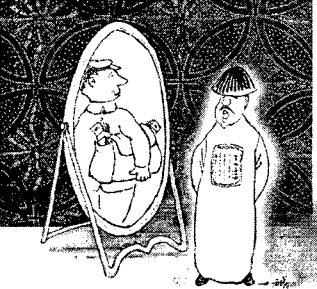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有什么力量可以监督、检察他,于是他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自己的私利,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贪官们数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贪污巨款,占地上千亩的大庄园内有几千平方米大别墅的建筑群,不就是这样到手的吗?对待他们,想靠上天来给他报应纯属“做梦娶媳妇”,惟一的办法就是众“狐仙”们采取的措施:把他的符印和法器也即是发号施令的权力限制在可以监督的范围内,这才能使他们乖乖就范。

没有理由捆住“狐仙”(实则小民)们的手脚。



从拔房扯到评奖

从大道理来说,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不是为主考官取门生结党营私制造机会。据纪晓岚介绍,因为有了这层考虑,于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分送到各房考官录取的名额有定量,各考官评选试卷优劣的标准又很不一样,能否真的做到择优录取有一定的局限。于是加以改进,实行拔房制。所谓拔房,即各考房将自己认为优秀的试卷,送其他房重阅复评。经过反复品评,然后择优录取。这种做法,同今天的评奖的制度有点相似。评奖时,一般均有初评,从许多评奖对象中选拔出优秀者,然后复评,最后由评委投票决定得奖者。

纪晓岚举了不少考官们认真严格评阅试卷的例子。杨农评选出的优秀试卷,有七成是别房拨入的。他说:“这些试卷确实比初分到我房的那些强,我不敢存心偏私,颠倒黑白。”闻静儒在本房评为头一名的试卷,拿到其他房评比,竟落得个第二十名。如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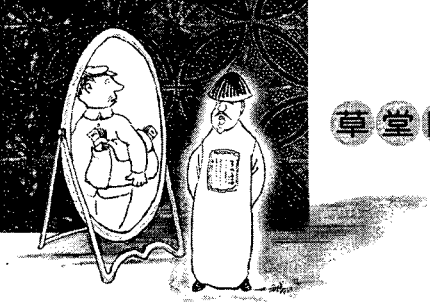
如果仅仅读了他这一段笔记,人们会得出科举考试完全符合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的结论。其实,凡有考试必有作弊,这几乎是规律。考生考试时可以作弊,考官评卷时也可以作弊,发榜前五分钟仍可以搞点名堂。这类事情,多如恒河沙数。清朝顺治年间发生过一桩丁酉科江南乡试主考出卖关节一案,闹得沸沸扬扬。士子们愤怒地在贡院前张贴对联曰,“赵子龙一身是胆,左丘明有目无珠”,把贡院的“贡”字改成“卖”字,用纸把“院”字的偏旁贴掉,变成“完”字,“贡院”变成“卖完”,可为一例。随着科学的发达,作弊

的现代化更是跑在前面。而发榜之后仍可以用冒名顶替等办法作弊,则更是纪晓岚时代梦也梦不到的。

作为一种制度,拨房也确是更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但是,如果缺乏公开,缺乏监督,也禁不住发生舞弊现象。你拨来卷子,我根本不看,全予否决,不就行了吗?上头某权势来了必取某人的条子,你敢不买账吗?评奖时也是如此。初评时的优秀者,复评时全换成别人,一点都不出奇。前些时某奖闹得沸沸扬扬,臭不可闻。仅从报上隐隐约约揭露,评奖时被评者送大礼买票者大有人在;即使用钱买来不少选票,也未必奖杯到手,因为谁得奖早经“上头”决定了。更离奇的是,钦定的“考官”,其水平远远在考生之下,连秀才也未必考得上的也有,他读不读得懂别人的试卷还是个大问题,让他去选“举人”、“进士”,拨房又如何?

谣曰:严严肃肃搞评奖,认认真真走过场。作弊者一身是胆,评委们有目无珠。

草堂随想



世态炎凉今与昔

《红楼梦》里当了奴才总管的赖大，“托主子的洪福”，“蒙主子的恩典”，儿子赖尚荣弄了个州县官儿当当。纪晓岚家也有一位门人有此荣幸。他只带一个儿子和一个书童，出任云南省某县县令。官儿虽小，但也是个处级七品官了。于是，亲友们都陆续亲近此人留在河北老家的家属。有送钱的，有送礼的，有攀亲的，有争着借钱给他家的。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那位县官留在家里的儿子成了必不可少的座上客。

乐极生悲，家里突然接到被县令带去云南当官的家童来信，说主人到任之后，父子相继染病去世，两具棺材暂时寄放在佛寺里，希望家人尽快筹款迎柩还乡。这一来，邻里亲戚马上180度大转变，躲得远远的，就像同他们素不相识一样，上门来的只有追讨债务的人。门庭冷落，凄凄惨惨。

不久，这位县官却托人从云南捎来1200两银子，并嘱家属到云南任所团聚。原来，上一封报丧信是一个被县令杖责后的仆从为报复而伪造的。于是，不仅全家转悲为喜，那些疏远了他们家的亲友又像苍蝇似的围着他们家嗡嗡叫了。

纪晓岚借这位县令之口叹息了一番世态炎凉的让人心寒，似乎这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其实纪晓岚见识仍浅。这些亲友只是得知县令死讯后疏远他们家而已，并没有进一步同他们家“划清界限”，上纲上线地揭发他们家仗势欺人、收受贿赂（不是有人送钱送礼吗？）的罪行，要求有关部门惩处；更没有人勒令他们家人揭发交代这位原县令如何贪污渎

草堂随想

职、以权谋私，把材料转到云南有关单位；虽冷淡却仍然有欠“彻底革命”精神。

这方面，我们肯定比纪晓岚见多识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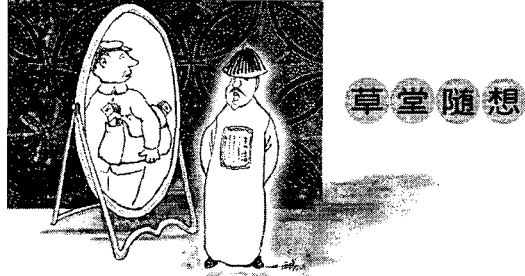
岂止远庖厨

迷信鬼神报应之类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了一大筐诸如此类没踪没影的故事。其中讲到一个上辈子当过猪的和尚，过屠门而泪流满面的故事。

为什么和尚过屠门大哭？原来他前两辈子曾经当过屠夫，只活到30岁就死了。因为杀生罪孽深重，被判投胎成猪。他（不知该不该写成“它”？）经历了猪理应接受的又脏又臭的种种折磨，到头来还挨了屠夫的一刀。由于前生虽当屠夫仍做过一些善事，这只猪死后被阎王恩准托生为人，成了和尚。和尚如今眼见猪们身受屠戮，于是联想到自己当猪时的苦难遭遇，又想到这位屠夫下一辈子仍难逃脱当猪受苦受难，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如此云云。

屠夫听罢和尚这番话，把屠刀扔到地上，改行卖菜去了。

纪晓岚接着还喋喋不休地讲了几个屠夫托生为猪的故事。他不仅不忌荤腥，而且出名馋肉。徐珂《清稗类钞》说他能一次吃下好几斤火腿；昭槁《嘯亭杂录》说他“日食肉数十斤”，记录惊人。他当大官，当然可以做远庖厨的君子；但他不满足于仅仅听不见杀猪声，还正儿八经地编出（或信而记录下）这串故事来做劝世文，可谓大大超过胡长清的“三讲”成绩。有一句俗谚说，不信没了张屠夫，就吃连毛猪！无非说，张屠夫改行卖菜，自有下岗待业的李屠夫、赵屠夫、钱屠夫顶上。想吃猪肉的人，根本不必发愁买不到把毛拔得干干净净的上好猪肉（是否灌过



水别论)。如果全世界的屠夫都从纪晓岚的劝世文中得到教诲，无一例外地放下屠刀，那结果是恐怕连带毛猪也买不到、吃不上。在下当过猪倌，做过屠夫的下手，非常了解屠猪的全过程。如果没有屠夫那熟练的一刀，休想将猪杀死，遑论去毛？又猛吃猪肉，又劝别人不干杀猪这一行，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有一以偏概全、把个别现象夸大的反动民谣《四大虚》云：领导的肾，三讲的稿，小姐的感情，统计局的表。此谣绝不可信；但把“纪晓岚的稿”代替“三讲的稿”，却是贴切非常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可惜无法让已死多年的老纪答复：杀猪的下辈子变猪，按此逻辑，杀人吃人肉，下辈子只好让他仍变为人吧？

食文化的“兽化”

纪晓岚本人并不吃斋，但他又往往劝人少杀生。这岂不矛盾？既然你也吃肉，他也吃肉，少杀云云，数量如何控制？此说显然不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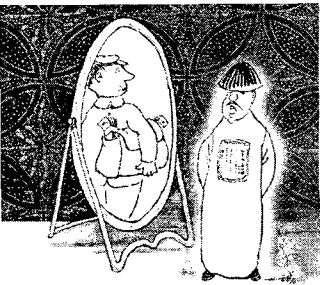
但是，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到两种可怕的杀生法，却的确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是：福建有位贵妇人爱吃猫肉。她处置猫的办法是，先在坛子里放进生石灰，然后把活猫塞进去，再加上开水。这样一折腾，猫毛全部脱光，不需动手；再加上猫血全归于脏腑，猫肉晶莹洁白，那味道比嫩鸡肉鲜美十倍。云云。

还有一个是卖毛驴肉的奇特办法：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在坑上铺上一块木板，木板凿有四个可以放下驴脚的洞，把驴脚插入洞中。有人买驴肉，屠夫根据顾客需要多少，用开水浇到驴身上，驴毛烫掉，驴肉半熟，才把这块驴肉割下来卖。据他说：这样处置的驴肉才鲜嫩好吃。他两天卖出一头驴。驴在没死之前，动弹不得，嘴被笼头箍住，叫不出声，但两眼怒突，好像两把火，惨不忍睹。

纪晓岚当然少不了说贵妇人和屠夫如何遭到报应之类屁话；我们看见的只是中国食文化的野蛮。

诸如此类的吃法不止这两种。传说中两广可怕的猴脑吃法是一种。曾记得，在一本野史笔记里，谈到盐商们如何大摆筵席时，也有一道菜需从十几头猪中各割取一小块肉才能炒成的描写。只是忘记出处了。刚



草堂随想

从报上看到，“首善之区”北京城出现了生吃活老鼠的特色菜，名曰“三叫”。此菜每碟（价格 998 元）有十只粉嘟嘟的小东西即刚生下来的活老鼠。吃法是：顾客用筷子夹住小老鼠，小老鼠“吱”的一声；再往酱碟里蘸，小老鼠又“吱”了一声；再送入口中一咬，小老鼠又“吱”了一声。这就是所谓的“三叫”。这种“三叫”，一家餐厅每天能卖出十多碟；这类餐馆，当然不止一家。

这也能叫“文化”吗？称之为“兽化”，野兽也会抗议。然而，圣贤书却说什么“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呢！

人啊，人！



食之地的兽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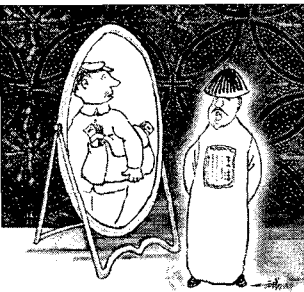
狗的友谊

一位读书人梦中被请到城隍庙作证。原告控诉被告友人某某做了有负原告的亏心事，城隍把案情告诉他，问他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读书人据实证明确有此事。城隍听罢点头说：他们这种人从来结党营私，互相利用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们爱和憎的标准取决于利害，又以爱和憎作为是非的标准。当他们势孤力弱的时候，互相勾结以求生存；当他们得势的时候，往往又窝里斗地互相排挤。所以，在他们的交往中，总是翻云覆雨，变来变去。他们的交情纯属小人的关系，哪能按照君子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内讧才是怪事。如今事情已经查明，你们把原告被告一起给我轰走吧！

城隍对读书人说，你会不会对我不惩罚负心人不以为然？常言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同果总是互相抵偿的。他对别人负心，还有负心人在后面等着他呢！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鬼神操心。

城隍这种做法和说法让人不解，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不分是非的糊涂官。按他这样说，只要都是小人，就不必分谁是谁非，一切都可以任其自然。这岂不是更乱套？更难明的是，既然明知原告被告都是小人，不值得分清谁是谁非，干吗还得把这位读书人拉来作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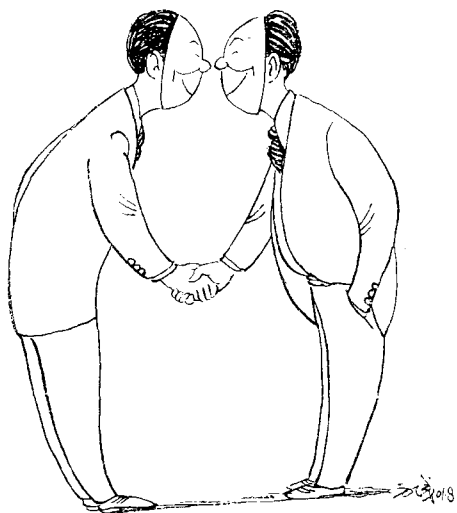
小人与小人之间的窝里斗不值得理睬，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则寓言说，两条狗称兄道弟，许愿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正在那里拥抱接吻以示亲密无间之时，突然从屋里扔出一根骨头来，



草堂随想

两只狗为了争夺这根骨头就撕咬开来了。这是小人最好的“标准相”。这类经不起一根骨头考验的“友谊”，不需找什么证人就可以作出判断。

可怕的是，在官场中，有一种伪装成君子所谓的“友谊”甚至“同志”。在大敌之前时，礼让谦虚，给对方以君子的印象。一旦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位“君子”把对方耍得团团转，用俗话说，是给他卖了仍帮他数钞票，给他弄死了临死前仍然把他看成恩人。这类事，鬼神当然管不了，因果报应也未必轮得上，他一直被视为好人甚至伟人。“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是这类政客的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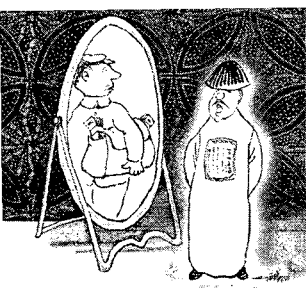


沧州老酒今何在？

纪晓岚不愧是个懂得穿衣吃饭的大官，他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详细介绍了沧州老酒的美妙和制造、保存、运输等等都得万分注意的事项。这些技艺，当然很重要；但是，在下感兴趣的是，沧州人为此酒立下的一条严格规矩。

为了防止官员们喝到正牌的沧州老酒后没完没了地索取，他们定了一条公约：谁也不准把真正的沧州老酒拿出来给官府里的人喝；哪怕是挨打得遍体鳞伤或有人出十倍的价钱，也不能把真酒交出来。因此，保阳府知府都得不到一滴喝，更甭说别人了。纪晓岚一位前辈长者董思任最好喝酒，他当沧州知州时，千方百计反复劝人家把好酒拿出来，却始终喝不到。后来，他罢官返乡，再到沧州做客，住在进士李锐巖家。李进士用沧州老酒招待他，他几乎把人家的家藏好酒给喝光了，说：“真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丢了这个州官！”宁愿舍官求酒，足见沧州老酒诱人。

年来打着孔子、曹雪芹等等名人名地招牌的白酒纷纷上了电视广告，却似乎始终不曾见有沧州老酒的广告。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沧州人仍然守着几百年前立下的公约，无论怎么大的利润也不肯把酒拿出来，生怕官员们喝上瘾后把整个沧州都喝光喝空喝穷？沧州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真的执行起来而又能坚持几百年，看着那么大一个市场也无动于衷，多半绝无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董思任这个先例一开，各路官员纷纷而来，差一点把沧州都踏平。这类客人实在太可怕，沧州人干脆自己也



草堂随想

不酿这种酒，祖传秘方早就失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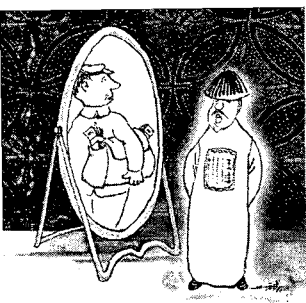
可怕的官祸。

阅 世

以篆刻为业的聂松岩曾住在纪晓岚北京家里，他说他家乡有一人同狐仙交朋友，每逢宴客时，狐友都被招来参加。狐仙谈笑风生，跟人毫无区别；但是，只能听其声，却无法见其形。于是，朋友们要求狐仙露面，要不然就不算真交朋友。狐仙说，交朋友贵在交心，而不是交他的外形和面貌。人心难测。有的人险恶如山川，阴谋诡计都隐藏在堂皇的仪表之下。诸位识不透他的心，一味以貌取人，把这种人当作亲密的朋友，反而疏远我这种只见心不见貌的朋友，不显得悖谬吗？

此狐确如纪晓岚一位朋友所说，是一位阅世很深的狐仙。

“阅世”二字，说起来只不过一开一合，写下来也只用几秒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积累，才多少品味出它那不亚千钧的分量。少年时代，在进步老师的教导下，一听见“三青团”这几个字就反感恶心，根本不理睬他们。进了大学之后，谁在集会场合被指出是三青团特务，来不及分辩，马上被与会者群起痛殴。至于他有无反动言行，会不会是白皮红心，根本无人计较。以貌取人到这个盲目的地步，会不会冤枉好人，放过坏人？只有天晓得。经过六十多年的阅世，终于知道，挂着“汉奸”头衔的如关露，实际上是被派遣去工作的好人。革命队伍里也并不纯洁。康生之流的大领导，道貌岸然，口口声声离不开“为人民服务”，写起文章来滴水不漏，其心却毒如蛇蝎。犹有进者，还有一些其貌可亲的大人物，竟可以干出在拥抱了张三之后转身就把张三送上刑场



草堂随想

的阴谋。至于台上讲廉政，誓死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私下却不断化公为私的人，更是多得反贪局抓不过来。世情太复杂，人心隔肚皮，这方面的学问，你就是一直到死也未必能“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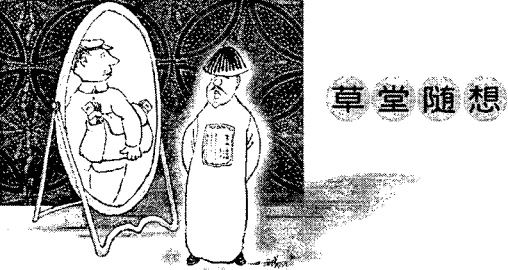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谈鲁迅，认为“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鲁迅本人也强调要“知人论世”，别“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鲁迅阅世比一般人深。曾卓在论及胡风时说：“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样，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由此可见阅世的重要性和难度之大。

狐仙根本不存在。如果按浪漫主义的角度说，狐而能成仙，起码得修炼好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此狐仙的阅世深度，我们这些凡人当然更是远远不及。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怪 问 题

纪晓岚当然是有学问的聪明人；但是，从《阅微草堂笔记》看，他有时也浅薄无知得可笑极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神狐仙这类物事，纪晓岚把他们编成寓言式的故事，有深有浅，也还罢了。要命的是，他确实确实由衷地相信鬼神狐仙的存在，于是往往钻牛角尖，正儿八经提出一些让人笑掉大牙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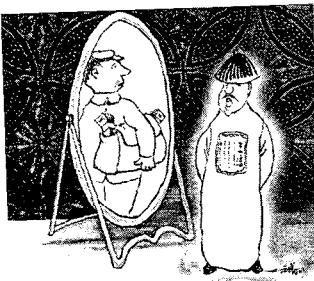
他曾自问自答地提出关于鬼的问题：人死为鬼，从古到今不知死了多少人，增加了多少鬼，那么多鬼，地下怎么容纳得了？有人说，人死为鬼，都要轮回转生，那么，世界上就一个鬼也不存在。可是，在荒郊旷野的坟地里，又往往能见到鬼，这些鬼当然是不轮回的了。这样一来，人死之后是不是全部轮回转生，哪些鬼才有资格轮回转生？

据宣传神鬼的道书上说，有两个能使孕妇难产的鬼，一个叫语忘，一个叫敬遗。有一位正乙真人能制催生符，那办法是禁止这两个鬼接近产妇。根据这一说法，纪晓岚又提出问题：全世界那么大（纪晓岚大概还不知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且不去说他），一天之内等待临产的妇女不计其数，只有语忘、敬遗两个难产鬼，他们忙得过来吗？假如说一个地方或一个家庭就有这么两个鬼，岂不是又会编制太大，他们大半闲得发闷？而且，由谁决定语忘、敬遗去哪一家执行任务？岂不是每家产妇都得派天兵天将去调查研究？这一来不更乱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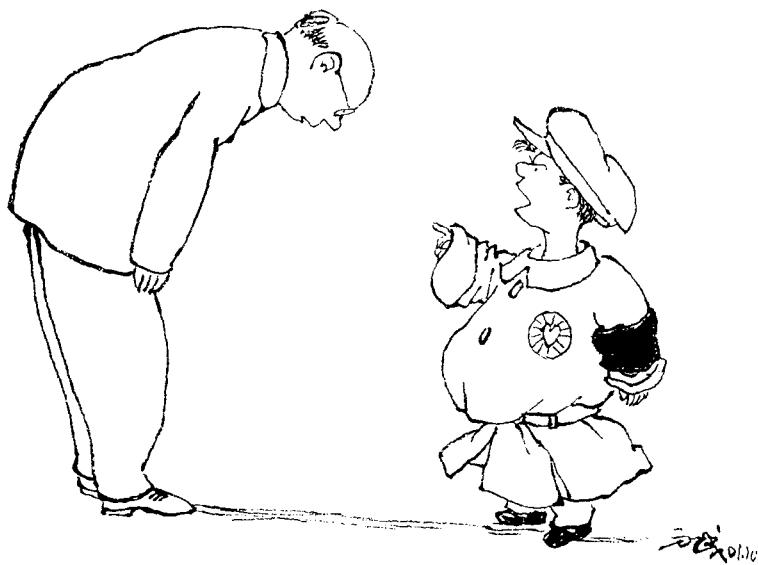
按照纪晓岚的思路，诸如此类“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一个针

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可以一直追问下去，无穷无尽。想不到身为《四库全书》总编辑，把和珅耍得团团转的风流才子，竟然有一堆如此弱智的问题提出来，而且写在书里。

纪晓岚这类问题无知可笑，但仅仅可笑而已，你根本可以不去理会他。要命的是一些你非回答不可的这类问题。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记下一些在抢救失足者中积极分子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那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延安发生的事，提问的积极分子连火车都没见过，问得怪诞荒谬但可以理解。印象极深的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清理阶级队伍”，一个个都得把自己的经历讲一遍。当我谈到 1948 年从广州逃到香港时，军代表一听到“香港”两个字，眼睛马上瞪得铜铃那么大。我一看不对路，马上说明，那时以方方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设在香港，给我们讲课的有乔冠华、周而复等名人，那铜铃大的眼睛才变得小些，但脸上仍挂满了问号。



草堂随想



草堂随想

杨义抬杠

这是一个挺逗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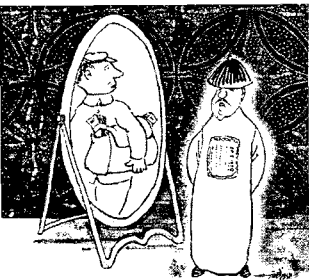
厨师杨义，多少识几个字，在云南纪家衙门干活。一天夜间，有两个鬼在杨义梦中持传票来逮捕他。逮捕证“杨义”这个“义”字是简体字。杨义抗辩说：我叫杨羲，不叫杨义，你们逮错人了。两个鬼说：“×字加上一点，就是简体字‘义’，没错。”杨义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写的‘义’字，看来当是×字，不小心点了一滴墨。”两个鬼辩他不过，只好嘟嘟囔囔地走了。

过了一段，纪晓岚的父亲任满返乡，杨义随他回家。路过平彝（云南东部），夜里，梦中又见那两个鬼来拘捕他。这回，逮捕证上的“义”端端正正写的是繁体字。杨义仍不服，说：“我已经调回北边，那地方属直隶的城隍管辖，你们云南城隍管得着我吗？”同屋的人又都听见他在梦中同人吵架，争辩了很久，又把他叫醒。醒后他对同伙说，那两个鬼非常恼火，似乎非完成任务不可。

果然，第二天行经滇南的胜境坊，杨义马失前蹄，摔死了。

这当然是鬼话连篇；但是，也很有意思。

在阳间，类似的官司也有过。前几年，一位名叫“信”（姓忘了）的人一笔汇款被别人冒领了。邮局说，来领款的人持有身份证，一切符合手续，邮局不能赔偿。这位阿信最后打赢了官司，因为那签名上的“信”字竟是人字旁一个“文”字。有人习惯把“信”字简化成那样；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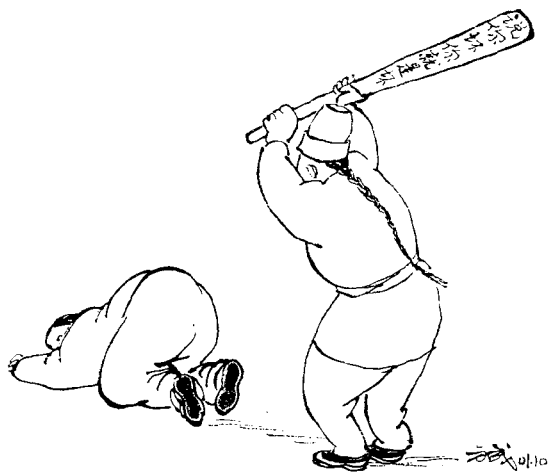


草堂随想

是，根据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文件，“信”字从来没有简化过。一个人焉有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之理？邮局办事人为什么连错字也分辨不出来？

再者，从这个故事看，阴间的差人，比阳间的个别干警讲理得多。假如在阳间，别说仅仅把繁体字写成简体字，就算有了错别字或干脆没有逮捕证，杨义都得乖乖就擒，否则就来个拳打脚踢揍你没商量。讲理？狡辩！瞎耽误了那么多功夫，让老子走了那么多路，住宾馆吃自助餐花了那么多钱，不让你加倍赔偿“为人民服务费”才怪呢！

杨义把户口转到直隶，真不如在阴间落户。杨义死得其所矣！



妙联一束

记不得在哪一本书见过一种说法，对联起于明朝，而且由朱元璋开的头。据说，他到了一家阉猪店，帮店家写了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纪晓岚则考证出，对联最早出现于唐末，并有后蜀大臣辛寅逊为蜀主孟昶写的对联为证。他是言之成理的。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谈到某某爱开玩笑的人，写出的对联引起被认为嘲讽了自己的朋友生气的故事。使我不禁联想起讽刺挖苦权贵的一些对联。

明臣黄道周被清军俘虏后，投降了清皇朝并当了大官的洪承畴去牢里看他。他闭目不见。洪出，黄举笔疾书一联：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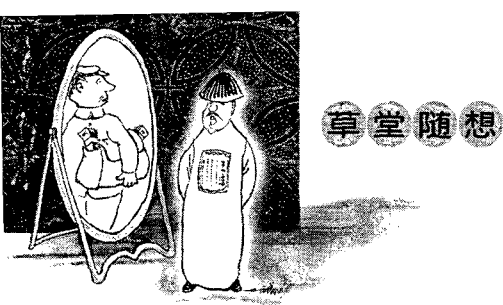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上联有“史可法”，下联有“洪成仇（承畴）”三字，一忠一奸，对得很有深意。

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章太炎写了副对联讽刺她：

今日幸颐和，明日幸海子，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

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数千里版图尽弃，



每逢万寿疆无

上下联末句，把“一人有庆，万寿无疆”颠倒用之，一语双关。

光绪年间，天灾人祸，死人无数。时合肥人李鸿章任宰相，常熟人翁同龢任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于是有人撰联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抗战胜利后，四川某土地庙有一副借土地公、土地婆的口吻讽刺蒋政府的对联：

夫人莫抹摩登红，谨防特务打主意

老爷不要剃胡子，免得保长抓壮丁

纪晓岚本人也很工对联。他曾说：“世间只要有上联，就必有我能对的下联。”他写过不少巧联，如分别集用杜甫《兵车行》、李商隐《马嵬》句，作一讽刺庸医之对联：

新鬼烦冤旧鬼哭

他生未卜此生休

孟浩然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句，他仅颠倒几个字，变成：

不明财主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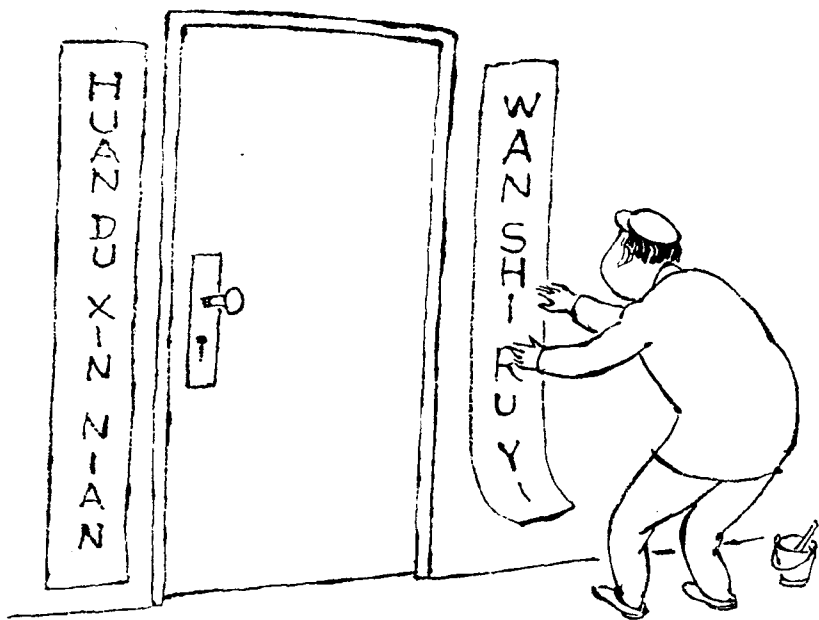
多故病人疏

也是讽刺庸医的。有一次，他同乾隆来到一小庙，神龛里供奉着财神和药王爷，乾隆让他给此庙撰一副对联，他马上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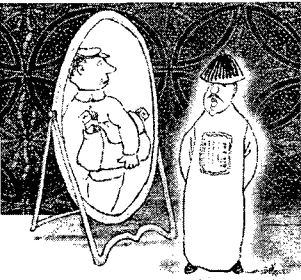
有钱难买命

无药可医贫

对联这种艺术，是方块字的特产。如果搞成拼音文字，真不知这对联怎么办？想到此处，不禁发愁。



—50岁02.5.



小人福君子论

“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这句文言文比较好懂。纪晓岚用两个例子来证明，中了小人阴谋诡计的人，终于得到好报，可见“此言似迂而实信”。他鼓吹的实际上是阿 Q 那套精神胜利法，甚至比阿 Q 那套更不可取。

他举的例子之一是，一个憨痴的书呆子，被小人骗去 120 两银子，当他从广东带着沉甸甸的几箱行李回家时，那几个箱子在船板上摔碎了。本想谋财害命的强盗发现，箱子里装的全是英德石和端砚，只有一包六七十两的银子，于是沮丧地离开了。免他这一劫的，显然是被他由于善良受骗而感动的神灵。神灵故意让箱子摔碎，使强盗知道这里没有油水可捞。

另一个例子是，在一场战斗中，一小人用诡计骗得一君子死守，小人乘机得以逃脱，君子则战死了。这位受骗牺牲的人，儿子因他的战功被提拔，他也名列忠良之中。

这就是“小人之谋”“福君子”的铁证?!

如果此论成立，岳飞被小人赵构、秦桧害了性命，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成了英雄，当然也得感谢小人赵构、秦桧的“福君子”才是。要不，最低限度，也得死而无憾，甘之如饴吧？咱们何必还跟赵构、秦桧们过不去，没完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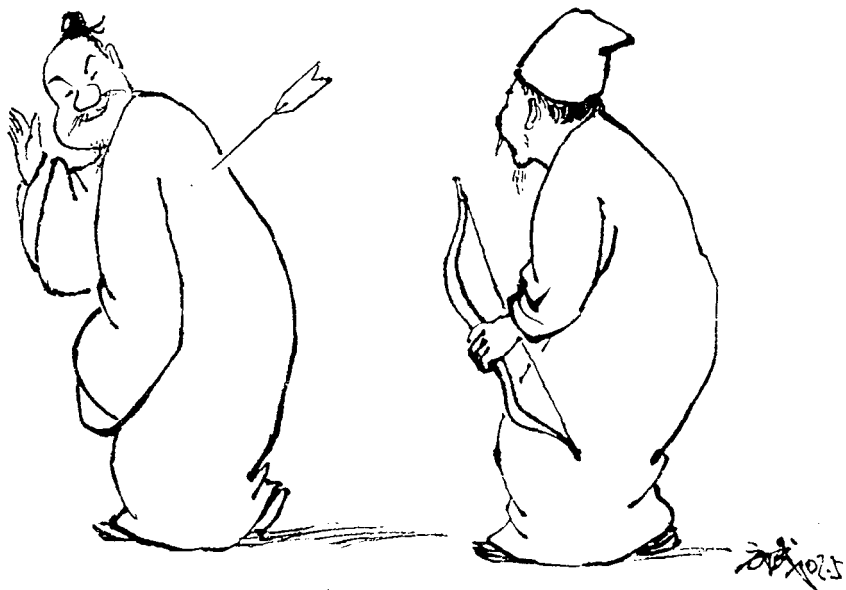
如果此论成立，当人们受到小人诈骗、欺弄甚至迫害的时候，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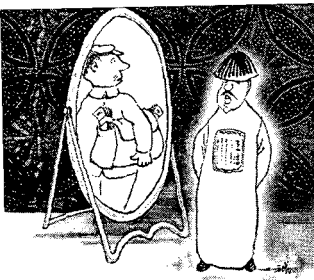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须反抗、揭穿他们，丧失了积阴德的机会呢？让贪官污吏们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吧，他们干的是“福君子”好事呢！

宣传这一套理论的，肯定是天字第一号小人。





恶作剧的狐

一位财主请一大画家在书房墙上画了一幅松树。此画的妙处是，你坐在书房似乎置身在松树的浓阴之下，阵阵清风袭来。财主大喜，宴请亲友共同欣赏。忽然有位朋友拍掌大笑。经他一指，大家也跟着哄堂大笑。原来在松树下还有一幅“两个妖精打架”的春宫图。两个人一丝不挂地搂抱着做爱的要死要活神态栩栩如生，床边还有两名也是裸体的丫环，一人挥扇为主人赶苍蝇，一人用手扶住妇人的枕头防它坠地。家人闻讯后也挤来观看，认出画中人就是财主两夫妇，两名丫环也一看就知道是画的谁，都忍不住掩口偷笑。原来这是一位狐仙的恶作剧。财主曾粗暴地骂过狐，狐故意来这一手，让财主领教领教。

这几天，台湾政界女名人璩美凤被人偷拍做爱录像一事，在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目的是把璩美凤搞臭搞垮，够恶毒的。此举堪与赖昌星在红楼的春宫录像媲美。但同赖昌星所作所为一比，台湾这位偷拍隐私的人纯属小儿科。人家录下的，“右倾”一点估计，如果没有三位数，两位数总会有吧？赖昌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财，因此隐而不发。他给那诸位留下点“面子”，却为查案人员留下了他们的罪证。这样一比，狐仙的恶作剧要善良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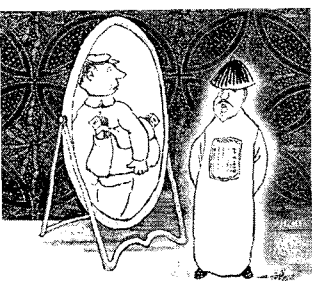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时听来一些造反派如何用先进科学手段诬陷好人的种种手法，其中之一是，用换头术把一张做爱的照片的男人头换成某“叛徒”的头，证明他在出访某国时有此丑行，被对方抓住把柄，于是当了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某国的特务，云云。可见，搞这种名堂用于政治，也不自台湾始。只不过随着科学发达，手段越来越完备罢了。

根本没有什么狐仙。狐的恶作剧，只不过是人的浮想。纪晓岚记下这则笑话，说明那时人们受时代的局限，显得比今人善良多矣。此狐在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撤去此画，另画了一幅非常棒的花卉，让那位原先为财主家画松的名画家也惊叹为丝毫看不出笔墨痕迹的神来之笔，佩服得五体投地。



人与兽的交流

纪晓岚讲了一个牛和马通人性的故事。此牛同牧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一次，牧童被盗贼用枣木棍打死，为了替主人报仇，牛用犄角把凶手的肚子戳穿，肠子都流了出来。那匹白马则见白马就停步注视，或奋力追赶，原来它在寻找自己的生母。

以前以为，公冶长通鸟语、牛马通人性等等，都是编出来的故事，后来才相信，最少狗确实与人相通。最近偶然读到一篇《奇人洛珠》，得知其奇，更是大开眼界。

洛珠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玉阿区七美一村的藏族牧民。他生于1979年，出生时就很怪。双手只有八根手指，且特别长；左脚像狮爪，右脚像马蹄。他三岁就能满场飞奔追赶牛羊，因为长年在森林中与野兽为伍，他学会了不少动物言语，能够从獐、盘羊、旱獭的叫声中，听懂它们说什么。不论是相互呼唤转移觅食还是发出警告，是求偶还是呼叫走失的野兽，他都知道。他对动物有依恋之情，对小动物如小兔之类更是如此。村民常见他独自和山羊、兔子一起玩耍交流，兔子主动跳上他的手臂任他抚摸，山羊在他身后安静地吃草。一次，一群学生同洛珠一起玩耍，只见洛珠突地腾空一跃，轻盈地攀援而上，一声哨叫，又是飘落下来，把学生们惊呆了。洛珠还当场做了用手指剪断树枝的绝活。除了与兽相通这一方面之外，洛珠并不排斥现代化生活。他会打麻将、看电视放光盘，还会使用照相机和电话手机，挺“新潮”的。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那些对“特异功能”倍感兴趣的科学家，倒不如认真研究一下洛珠，从他那里找出人与兽交流的科学途径。洛珠肯定不会让人受骗上当捞大笔美元出国当寓公。放手让他干这类事他也干不来。

勾心斗角

在纪晓岚那时，知县是个肥缺。肥到什么程度，从四个仆人勾心斗角争一个看门人的岗位可知一二。

先是某翰林被钦定放外任当知县的消息传回家时，原看门人正站在台阶上，他高兴得跳起来大喊：“这下子我可一步登天了！”不料这一跳让他踩空把脚脖子弄得骨折了。于是，两个仆人谋算补这个看门人的缺。他们不谋而合地从别人处找来一个招术，让自己的妻子去勾引主人以达到目的。就那么巧，两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捧着点心、香茶去讨好主人时，黑暗中竟在主人卧室门前撞了个满怀，互相大骂起来。主人为了掩盖丑事，干脆把两个仆人都辞退了。为什么那么巧？原来还有另一个仆人在后面捣鬼。两个仆人的馊主意，就是这个仆人给想出来的。这是他故意设下的圈套，让两个女人同时去勾引主子，他得以从中渔利。两个仆人被辞退后，这位剩下的对手就是现在居于劣势的原看门人了。他去巴结那位瘸子原看门人，邀瘸子一起去逛妓院。瘸子早看透他居心不良，假装顺从地说：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其实瘸子等他走后就报告主子。于是这位自以为得计的仆人，当然在妓院被抓住并立马被开除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纪晓岚记下的这个故事说明官场斗争的剧烈。一个小小的县官看门人这个肥缺，就引得四个人斗个你死我活。岂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县官可以捞到油水极多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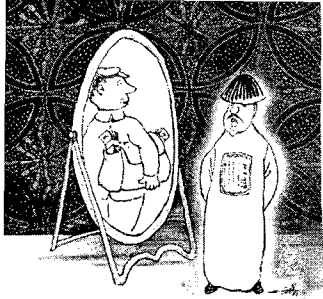
到底多少？只有天知道。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看到，为了完成罚款任务，山西某地有关部门竟强行扣押并扭开依法根本不准动的邮车，找出个题目罚别人巨款。后来讨价还价，向县官求情，才降价到四万元。这有关部门所作所为，使人想起劫皇杠的黄天霸。而他们这样做，又摆明是在县官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样的钱县官都敢要，还有什么钱他们不敢要？

看门人的肥，由此亦可见一斑。



至理名言

朱子青同一位狐仙交上了朋友。他同朋友们经常邀请狐仙举行诗文酒会，狐仙每次都来。狐仙能说会写，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一次，朋友请狐仙现形，让大家见识见识。狐仙说：“你们想见我的真形吗？我的真形怎能让你们看呢？你们想见我的幻形吗？既是幻形，见与不见又有什么不同？”大家还是缠着他。他说：“你们想象中，我是什么样子呢？”一人说：“应当是须眉皆白的长者。”话音刚落，大家马上见到一位皓首白眉的老人。一人说：“我想你该是一位仙风道骨的人。”于是老翁立刻变成道士。又一人说：“我看应当是星冠羽衣的仙人。”于是他又变成一位仙官。接着变成顽皮可爱的小孩，美如天仙的佳人……众人都给镇住了。一人说：“你变来变去，全是假的。能不能见见你的真形呢？”狐仙说：“在世界上，有谁肯把自己的真面目让别人看见呢？你们干吗这样逼我？”大笑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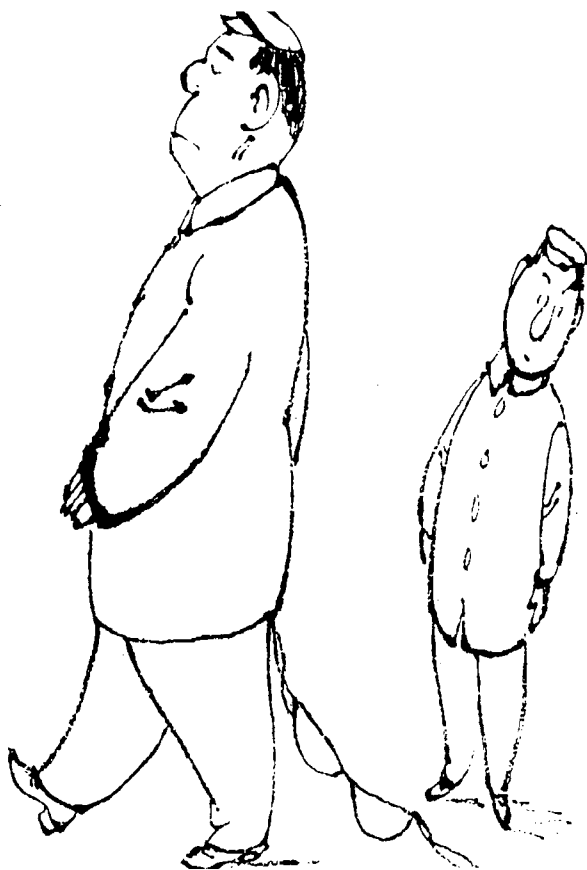
朱子青说：这位狐仙自称已有七百岁，他确实是一个阅历极深的家伙。

其实，要达到这种认识，未必需要七百年的阅历。从林彪、江青、康生到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之流，他们在被推上审判台之前，变来变去，总是装出一副革命得很的正人君子面孔，没完没了地在人们面前做秀，足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狐仙这句话确是至理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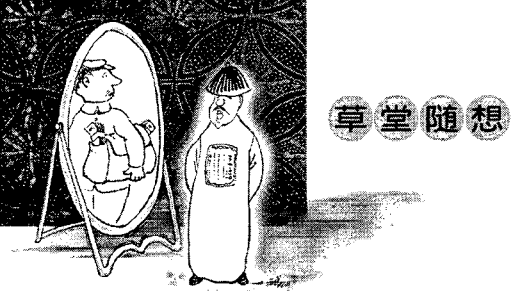
粤人有一歇后语云：三水佬看走马灯，陆续有来。谓予不信，下面肯定还有不少好戏可看。

YU JI XIAOLAN TANGU LUNJIN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纪晓岚



编 后 记

干校末期，革命群众纷纷以各种“理由”（特别逗的“理由”是得回北京帮助太太洗尿片）请假回北京，剩下我们这些受审查的难友（此时已不称为牛鬼蛇神，松动多了），加上个别整人有瘾的“积极分子”。人手少，农活干不成了，除了“等因奉此”的批判会外，剩下的大量时间基本用于读书。读《资治通鉴》，读二十四史，读野史笔记和可以到手的“封、资、修”。刚好又要批《水浒》，有几个受蒙蔽不明真相的中学教师，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到我这个人有油水可捞，硬奔上门来求我给他们谈《水浒》。于是，受宠若惊的我把几种版本的《水浒》再拿出来重读。也许由于自己早就把“三反分子”的帽子抛得远远的，心中坦然，加上对借《水浒》写出的大批判文章实在不以为然，我虽然未曾摆脱许多现在看来显然错误的旧观念，但也边读边“联系实际”地产生了蠢蠢欲动地写点什么的想法。金圣叹评点《水浒》时眉飞色舞的文字，此时对我又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更增加了我借《水浒》来发点怪论的想法。但是，也仅仅是想想而已。在那时，我根本无权发表哪怕一百字的文章，写它干什么？

但是，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真是见鬼！

说话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经过恩准恢复工作，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先是围绕着《水浒》、《红楼梦》写了一批学术论文，然后在吴有恒“司令”的敦促下重写杂文。终于有一天，下决心把十几年前想写未

写关于《水浒》的文字写了出来，成了一本杂文和文学评论杂交的《歪批水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写了《古经新说》、《闲侃聊斋》、《红楼醒梦》等书陆续出版。一些编辑朋友如张金丰等一边在报上发表这类文章，一边鼓励我继续一本本写下去。在他们的敦促下，我不断尝试。眼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草堂随想录》，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

关于这本书，既然已摆在读者面前，就不想也不必再说什么了。我得感谢读者和编辑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特别得感谢方成、韩羽两位大画家。他们在百忙中为我的这些文章配画。为了避免干扰，《草堂随想录》中的一些画，是方成老兄“逃”到一个人们找不到他的地方，躲起来给我画的。“谢谢”两字，完全不足以表达我这个“小牧”的感激之情。

读者朋友们，谢谢了！

牧惠

2002.9.17 讫

与纪晓岚 谈古论今

草堂随想



电视剧里那位同和绅斗来斗去的纪晓岚，竟提倡君子对于小人，谨慎防备就行了，无缘无故去触动他，很少有不失败的？

在电视剧里对女人敬重有加的纪晓岚，实际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频繁地表现出轻视妇女的观点；故牧惠认为：电视剧里的纪晓岚纯属戏说。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有权有势的纪晓岚竟承认厨师有罢工权，倒是至少有点民主意识！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张永齐 林小玲

版式设计 张永齐

责任技编 孔洁贞

ISBN 7-218-04346-1



9 787218 043463 >

ISBN 7-218-04346-1/I · 601

定价：18.00元